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東正教會在俄國公共外交所扮演的角色

The Role of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n Public Diplomacy

指導教授：林永芳 博士

Advisor: Dr. Yung-Fang Lin

研究生：李寧 撰

Graduate Student: Ning Lee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謝辭

總在生活點滴成為記憶部分的開始，方才意識到時間的飛逝，彷彿昨日才剛踏進政大研究所，如今卻即將步出校門，邁向人生新的里程。回憶起高中熱愛歷史又鍾情俄國的我，在老天刻意巧妙的安排下，能在淡江歷史輔系俄文的二年期間，同享魚與熊掌，也從此正式與俄羅斯這個神祕的國度開始結緣。但在俄文學習過程中，也曾因為艱深的文法學習障礙，一度有萌生退途的念頭，所幸適時自我調整心態，設法透過引起對其他俄文相關興趣的培養，像探索音樂、體育、文化習慣、甚至對政治等方面，作為持續支撐學習動機之所在。其後更有幸考上政大俄羅斯研究所，能持續邁向研究俄羅斯領域的道路上。在研究所短暫的這兩年歲月，透過老師們用心的引領及如醍醐灌頂般教導下，加上自我強烈的學習興緻及努力，對於俄羅斯政治、經濟及文化專業領域背景上的知識，能有些許的累積。

在俄研的學程中，一直懷抱著能有踏上俄羅斯國土，親臨揭開神秘面紗的機會，能實際感受文化的觸感，雖然在校內爭取獎學金出國的過程中斷羽，但仍沒有澆熄出國的決心。毅然決定休學透過申請順利前往莫斯科大學進行為期十個月的語言交換，完成初步心願。在俄羅斯的學習旅程中，實際體會到各方面與台灣天差地遠之別，有些生活習慣更令人匪夷所思，頓時令我想起 Федор Тютчев 於 1866 年的詩中寫道：「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 (用理智無法理解俄羅斯) Аршином общим не измерить: (以一般標準無法衡量她：) У ней особенная стать— (她有自身獨特的氣質—) 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 (只能信仰俄羅斯。)」更在與當地人實際生活與交流後，逐漸了解俄羅斯人的邏輯思維，不但改變我在許多國際觀點上的看法，也大大開啟我的國際視野，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非俄羅斯藝術文化莫屬，有著深厚藝術蘊底的俄羅斯，四處周遭被豐腴飽滿的

歷史文化包裹著，總讓人目不暇給；滿是博物館及歷史古蹟，也總每每令我流連忘返。我很肯定這些林林總總的收穫絕不是單在國內學習能輕易得到的，也對我爾後的論文觀點論述多有助益。

經過國內外的學習淬鍊後，即便心得滿滿，但對專業彙總的能力頗為不足，加上個性過動、粗枝大葉的我，整個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尤其要由衷的感謝指導教授林永芳老師的因材施教和用心引領，尤在我論文的方向引導及專業學術修辭上的應用，更在百忙當中不厭其煩撥允指正。口委郭昕宜老師在論文中的俄文文法修正以及資料來源的提供上給予我極大的協助。在專業領域享有權威的口委趙竹成教授，在論文關於東正教會細部的背景知識及方向的提點上，提供精闢而寶貴的研究建議，也是促成這本論文更為完整的重要關鍵。有幸能承蒙以上國內三位知名東正教會的專業學者授予論文指導，更是我人生無上的光榮。

古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感謝研究所兩位聰明又開朗的同窗摯友游箴與思嘉，作家席慕容云：「…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讓我們結一段塵緣…」，與你們相遇不但豐富我枯燥無味的研究生生活，許多方面也成為我學習的榜樣，你們的陪伴與鼓勵是我完成論文死忠的支持者；博士班就讀的好友旺聖更撥空前來參與我的口試論文的審查，之前並給予我寶貴的建議；高中同窗摯友承翰也在論文英文摘要上的校訂上也給予我莫大的協助；學弟明峻專程中部北上至口試現場給予支持打氣；另外特別感謝俄國好友 Андрей Лесь 及其女友 Арина Жердева，於俄羅斯留學期間的協助，以及俄文老師 Оля Макарова 在俄文學習上的教導。

最想感謝我的家人，非常重視邏輯思考的父親一直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而這本論文的初稿更是彼此不斷的激辯、爭論、指正甚至冷戰到

妥協下完成；母親更是不斷以安撫、調解、鼓勵乃至仲裁的身份參與其中，讓我安然而且順利地走過情緒低潮的階段，在我在學習上是源源不斷提供心靈資源的最重要的贊助者，讓我始終能做我想做的事。

最後，除了慶幸自己擁有最呵護忍受我的家人、最能指導引領我方向的師長們、最常支持陪伴我的摯友同儕們以及許多曾經給我協助的朋友們之外；以教徒的身份更感謝天主的庇佑和恩典，也因為這層信仰身分，激發我在論文題目發想上的許多連結。若以人的身份，因為俄文使我在這條學習的道路上結交許許多多的好友，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族繁不及備載，要謝就謝天吧！

李寧 謹誌於政治大學 俄羅斯研究所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摘要

俄羅斯東正教會在過往蘇聯時期長期遭受政府壓迫，直到 Mikhail Gorbachev 時期宗教改革政策的催化下，開啟重返民間社會舞台之濫觴。21 世紀政教關係密切，因此被俄羅斯外長 Sergey Lavrov 稱為夥伴關係。2000 年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為填補蘇聯瓦解後意識型態下的真空與國族認同問題，欲透過東正教會彰顯其所主張「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並作為俄羅斯民族精神、道德、文化及語言之守護者。

在國際衝突中，宗教因素時常成為一些國家獲取政權合法性支持度的手段之一，並運用在政治分裂的國家及地區，其中宗教價值觀則是國家「軟實力」組成的重要部分，藉此凸顯俄羅斯的傳統文化並爭取於國際社會上的話語權。

長期以來烏克蘭內部宗教派系持續紛擾，親俄派勢力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The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對抗國族派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The church of the Kyiv patriarchate)以及烏克蘭自治教會(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雙方為爭奪國內東正教會正統地位而不斷發生衝突。

本文欲透過以俄羅斯「公共外交」理論中「軟實力」的宗教視角來檢視其國際實踐，同時並探究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危機上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 公共外交、軟實力、東正教會、俄烏關係、烏克蘭危機



Abstract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ad been oppress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during the periods of Soviet Union regime. The reforming and revolutionary system of religion has not been activated and released until Mikhail Gorbachev's restructu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authority were getting closer when they moved the 21th century. As described by Sergey Lavrov, foreign ministry of Russia, called it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shows the facts. In order to fill the vacuum gap of ideology of national recognition by Soviet Union disintegrated to the Russian people, Vladimir Putin,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intended to state the idea of 「sovereign democracy」 through the operation influence of Orthodox Church to build the guardian image of the Russian in spiritual 、moral 、culture and language to the people.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religious factors were often to be used as excuses by powerful countries to legally obtain the regime which were politics-split areas or countries. The value of religion is always to be center core of 「soft power」 for the hegemonies to their diplomatic manners , as the Russia tried to highlight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earn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world stage.

Ukraine has been factional struggled within the domestic Church at all time, two groups of one supported by Russia as The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against the other one as The church of the Kyiv patriarchate, with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at the same camp, fight for the Orthodox status in all cost.

This thesis try to stand at the religious angle to use 「soft power」 through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theory to exam the global fulfillment of Russia, and to study the role play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Keywords: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Orthodox Church, Rel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Ukraine Crisis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7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1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1
第五節 章節安排	27
第貳章 21 世紀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發展歷程	29
第一節 Gorbachev 時期(1985 至 1991 年)	31
第二節 Yeltsin 時期(1991 至 2000 年)	40
第三節 Putin 時期(2000 年至今)	43
第四節 小結	51
第參章 東正教會與俄羅斯公共外交	55
第一節 俄羅斯公共外交	57
第二節 東正教的軟實力	67
第三節 國際社會的實踐	74
第四節 小結	83
第肆章 東正教會與烏克蘭危機	85
第一節 俄烏關係	87
第二節 烏克蘭危機	91
第三節 烏克蘭內部教會衝突	100

第四節 小結.....	112
第伍章 結論	115
參考文獻.....	121



圖目錄

圖 2-1、1961-1988 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數目發展趨勢圖	35
圖 2-2、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衣著羅馬皇帝的半身銅像圖	48
圖 3-1、俄羅斯公共外交途徑示意圖	57
圖 3-2、俄羅斯國際科學及文化合作中心全球分布圖	60
圖 3-3、1999 年-2019 年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民意信任度趨勢圖	62
圖 3-4、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地區位置圖	82
圖 4-1、「新俄羅斯」概念與哈爾科夫位置圖	93
圖 4-2、頓巴斯地區與烏克蘭地區的東正教會比例圖	97
圖 4-3、俄羅斯東正教會大牧首 Kirill 與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Alexander Zakharchenko 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 Leonid Pasechnik 三方會面.....	99
圖 4-4、2017 年烏克蘭教區總數分布	101
圖 4-5、烏克蘭歷年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	107
圖 4-6、2000-2019 年烏克蘭東正教派認同比例圖	108
圖 4-7、烏克蘭東正教會各教派的支持度(以地理區分).....	108

表目錄

表 2-1、1961-1988 年蘇聯各宗教各宗教組織數目圖.....	34
表 2-2、1998、2008、2016 年俄羅斯東正教會內部建設的發展數目.....	53
表 3-1、俄羅斯東正教會附隨組織.....	72
表 4-1、烏克蘭正教會歷史發展時間軸.....	102



東正教會的職稱及專有名詞表

大牧首 (Патриарх／Patriarch)

都主教 (Митрополий ／Митрополит／Metropolitan)

大主教 (Архиепископ／Archbishop)

大司祭 (Протоиерей／Archpriest)

主教會議 (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論當今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體系中，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將宗教的作用，由隱性轉為顯性，且放大宗教對國際關係和各國政治的影響力。冷戰結束後，著名的歷史事件如以巴衝突、911 事件、國際反恐行動等，皆與宗教背景與因素有著密切的關連性。宗教因此被稱為從「威斯特法利亞的放逐」¹回歸至「國際社會的舞台」。²甚至國際關係著名學者 Jonathan Fox 和 Shmuel Sandler 認為「欲了解國際關係的發展脈絡，不可不知宗教之發展。」³，可見宗教在國際關係的连接上日益顯著。

蘇聯解體後，東正教會重返民間社會。俄羅斯國族主義伴隨著俄羅斯東正教會（Russian Orthodox Church）之影響力而逐漸興起。⁴其主要的功能為彰顯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所主張的「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定義自身民主形態免受外部價值的侵蝕，扮演公共外交的重要角色，並作為俄羅斯民族之精神、道德、文化和語言的守護者。⁵21 世紀俄羅斯東正教會與俄羅斯政府關係

¹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肯定西歐各國王權的正統性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表明以王權為代表的民族國家取代基督教的神權，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https://kknews.cc/world/anpzav.html>〉（參閱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² 徐以驊，〈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國際問題研究》，第 2 期，2010 年，頁 1。

³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p.7.

⁴ Paul Coyer (2015/05/21)“(Un)Holy Alliance: Vladimir Put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Exceptionalism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coyer/2015/05/21/unholy-alliance-vladimir-putin-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5d3b65ca27d5>〉 (accessed:2020/01/03).

⁵ Juan Carlos Antunez (2017/11/02)*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Values In Russian Politics: The Case Of Hybrid Warfare* ,GESI Analysis 〈<https://berkeleycenter.georgetown.edu/posts/the-geopolitics-of-faith-religious-soft-power-in-russian-and-u-s-foreign-policy>〉 (accessed:2020/01/01).

密切，因此被俄羅斯外交部長 Sergei Lavrov 稱作為夥伴關係。⁶而俄羅斯東正教會之對外關係方面，於 1960 年加入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⁷後，開啟東正教會正式與國際政治舞台接軌之濫觴。

2012 年 7 月 9 日 Putin 在出席俄羅斯外交部兩年一度外交使節會議上，特別要求外交使節重視並打造「軟實力」的戰力。Putin 認為，軟實力的核心價值來自於一國在精神、文化和知識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做為根基，透過包裝自身形象吸引他國目光，並說服其達成目的，並認為東正教會宣傳的仁愛、慈善、忍讓的精神具有普世價值的意義。因此不僅外交部，整體社會和國家都應透過軟實力向全世界推廣俄羅斯特色文化思想和理念。⁸

在現今諸多的國際衝突中，宗教往往成為一些國家用來操作於國際社會之手段，藉此獲取政權合法性、支持度及政治動員的工具之一。主要具體的例子如美國藉宗教之力，奉行亞伯拉罕的傳統美德，作為反恐之依據，任何違反其宗教價值的國家，皆被視為異端。此外也廣泛運用於經濟、政治、社會分裂的國家及地區(如中東地區)⁹；政治菁英利用宗教進行社會運動動員亦為宗教介入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些政教分離的國家中，尤其是實行現代民主制度的國家，宗教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則具有間接性、潛在性的特徵。¹⁰其中宗教價值觀則是國家「軟實力」組成的重要部分。¹¹「軟實力」作為各國拓展影響力於國際社會中，新型態的外交手段，透過善用發展條件上的優勢，進而有效宣達自身於國內外的想法

⁶ 張雅平，《東正教與俄羅斯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95。

⁷ 為基督教國際性組織之一，是普世教會運動下的產物。普世教會運動產生於二十世紀初年，原本是由歐美基督新教的一些大宗派教會之傳教機構所發起的，希望協調彼此間的關係，以利其對亞、非、南美等洲的傳教合作事宜。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國家教育研究院》，查時傑，2000 年 12 月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1235/>>（參閱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⁸ 同上註，頁 215。

⁹ 涂怡超、趙可金，〈宗教外交及其運行機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 年第 2 期，頁 56。

¹⁰ 劉中民，〈國際關係理論變革視野下的宗教與外交〉，《國際觀察》，2017 年第 4 期，頁 85。

¹¹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p.167-169.

與立場。如俄羅斯於宗教傳播上，在救世主大教堂重建之後，總統有時會於每年東正教復活節的慶典中親臨儀式，¹²並藉此對外宣傳理念。

「軟實力」作為俄羅斯外交政策中的新型模式，主張以俄羅斯傳統理念作為基點，進而掌握話語權及保障長遠發展於國際社會中。¹³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影響力，透過周遭前蘇聯國家地區裡的教會分支，作為彰顯俄羅斯國家政治的槓桿作用(Leverage)。¹⁴根據非政府組織烏克蘭「棱鏡外交政策委員會」(Ukrainian Prism Foreign Policy Council)表示，在一些後共國家如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及烏克蘭的東正教會的信徒，極易受到來自克里姆林宮以宗教作為意識形態上宣傳的影響。俄羅斯當局意識到之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於支持波蘭團結工聯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上之先鑑，並成為當時蘇聯解體重要的推手。¹⁵因而認為透過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管道，使用類似手段並強化俄羅斯對外影響力之契機日漸成熟。

俄羅斯東正教會與政府進行合作的過程中，成為推廣「俄羅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精神傳統價值的代言人，對於周遭的後共國家形塑一定之影響力。這些後共國家如亞美尼亞、烏克蘭及摩爾多瓦，教會和當地民族與政治生活中產生彼此間相當緊密的聯結性。¹⁶

本論文的另一重點將著墨於烏克蘭內部的教會紛爭的問題上進行探討，該問題不單只為教會分歧的問題，內部也涵蓋俄烏之間的國族問題及地緣政治層面的

¹² 胡逢瑛、吳飛，《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下普丁時代的再造》，台北：時報文化，2016年，頁39。

¹³ 同上註。

¹⁴ Naja Bentzen(2019/02) *Ukraine: Religion and (geo-)politics Orthodox split weakens Russia's influence*,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6.

¹⁵ Ky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2017/02/01)
〈<http://www.kiis.com.ua/?lang=eng&cat=reports&id=678&page=1>〉
(accessed:2020/12/20).

¹⁶ Adam Hug,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Georgia, Armenia, Ukraine and Moldova*,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15, Foreign Policy Centre), p.3
〈<https://fpc.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10/1707.pdf>〉 (accessed:2020/01/03).

涉及。烏克蘭內部有三股主要的東正教勢力，親俄勢力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The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以及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The Church of the Kyiv patriarchate）及烏克蘭自治教會（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因歷史背景因素以及爭奪國內東正教會正統性之地位，進行長年複雜之紛爭。烏克蘭近年歷經地緣政治及內部政權的更迭（如：2013 年親歐獨立廣場事件、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及烏克蘭東部地區爆發分離主義的頓巴斯戰爭後），影響雙方教會於國內地位勢力之消長。2019 年 1 月 6 日，君士坦丁堡牧首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 I 將載有自主權法令《TOMOS》¹⁷ 交於新任的烏克蘭正教會都主教 Epiphanius，將數百萬烏克蘭信徒從俄羅斯東正教會中分離出來。對於當時執政本土派的烏克蘭總統 Petro Poroshenko 而言，猶如注入一股強心針，對飽受俄羅斯外部壓力下所形成的獨立之肯定，對內則是在三月大選前的國內支持度上的提振。¹⁸ 然而此舉不僅激化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政治與宗教領袖間矛盾，也增加日後兩國政治外交關係上的緊張氛圍。¹⁹

筆者於 2018 年赴俄羅斯留學期間，亦因本身為天主教徒之背景，在參訪許多東正教會活動中，藉由與一些具有信徒背景的師長友人的深切交談中，實際了解東正教會於俄羅斯人民生活的緊密連結。教會不單在歷史、文化及心理上的標誌成為教徒重要寄託，也是彰顯俄羅斯民族團結和國家意識的重要展現。俄羅斯雖非政教合一的國家，但宗教仍在社會和對外政策上，具有一定重要影響力的存

¹⁷ TOMOS-以東正教術語狹義上說明，為一本捲軸或一本小書，它的目的在於明確編纂聖主教會議或東正教主教理事會的決議。TOMOS 對於烏克蘭教會的重要性，主要在於該文件將正式賦予該國東正教會自主權之權利。UCC Communiqués & News (2019/01/06)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receives TOMOS of Autocephaly*, Ukrainian News Sources, <https://ucc.ca/2019/01/06/orthodox-church-of-ukraine-receives-tomos-of-autocephaly/> (accessed:2020/01/03).

¹⁸ Carlotta Gall (2019/06/06) “Ukrainian Orthodox Christians Formally Break From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06/world/europe/orthodox-church-ukraine-russia.html> (accessed:2020/01/03).

在。從過往文獻研究中發現，諸多先進學者多站在傳統「硬實力」如政治、軍事、經濟及能源的視角上出發，分析俄烏之間地緣關係上之衝突，極少著墨於宗教因素的層面，進而產生研究動機，欲探究東正教在俄羅斯外交政策上，尤其是對烏克蘭的公共外交上所實際發揮的影響程度。

本文欲透過俄羅斯「公共外交」理論下軟實力的宗教視角出發，探究東正教會在俄烏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宗教」外交手段上所衍生出的影響力。

綜合上述，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欲探究以下問題：

- 一、東正教會自蘇聯 Mikhail Gorbachev 時期至後共俄羅斯 Putin 時期的發展歷程為何？
- 二、東正教會如何成為俄羅斯公共外交的軟實力？
- 三、烏克蘭內部教會衝突背景與過程為何？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從俄羅斯國內東正教會發展的角度而言，由 1990 年 Gorbachev 任內所提出的《信仰自由宗教組織法》(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揭開序幕。Boris Yeltsin 時期則提升東正教在政治與社會層面影響力與角色扮演上的作用，而 Putin 時期則為喚醒俄羅斯傳統的精神價值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而加強東正教與「主權民主」概念上的連結。此外烏克蘭內部的宗教衝突，不單只為教派分裂上的衝突，還牽涉俄烏歷史上長久存在於彼此間的國族意識認同上的矛盾。學者 Victoria Hudson 則認為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被暗指為克

林姆林宮當局，於烏克蘭境內拓展其意識形態宣傳「軟實力」之工具。2013 年獨立廣場事件與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後，烏克蘭內部東正教會之教派於政治表達上的態度，也牽動著俄烏未來在地緣政治上的關係變化。筆者欲透過相關資料的彙整，並根據相關理論，釐清東正教會在俄羅斯「公共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對內與俄羅斯政府的合作關係，對外則與烏克蘭內部的互動關係。歷史學家 E. H. Carr 所云：「歷史是透過『現在』和『過去』之間無止盡的對話。」，而從文獻蒐集上搜尋歷史的足跡與脈絡，從中汲取過去學者的精華論述，鑒往知來並進而略提出筆者自身之拙見，擬作為支撐研究之基礎並以此彌補相關資料彙集不足之處，方能為本篇論文的論述增添些許價值所在。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參考文獻主要分為：俄羅斯官方公布資料及中、英、俄專書、期刊及網路資料為主。以下則針對與本文具學術參考價值之文獻進行論述。

一、俄羅斯公共外交

學者 Naja Bentzen 認為「精神力」(spiritual)為東正教會的象徵，並能增進與凝聚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影響力，進而達成如神話般「俄羅斯世界」(Russian world)的遠大理想。「精神力」在 Putin 的策略上的展現，最初的想法始於俄羅斯宗教與民族哲學家 Ivan Ilyin，在 2011-2012 年開啟實踐「精神力」策略想法之濫觴，克林姆林宮將勢力延伸至俄羅斯東正教會。並將愛國主義思想植入保守主義的價值體系中，以保護俄羅斯人抵抗西方道德形式上的威脅，道德精神上的價值則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事務。²⁰

2015 年 12 月《俄羅斯國家安全策略》以明確提出保護和發展「傳統俄羅斯精神和道德價值」，成為國家長期發展策略上的利益存在。這足以說明東正教會之價值為俄羅斯策略的關鍵所在：「作為俄羅斯核心的重要零件，並形塑自身想法與期許在國際社會的角色扮演上。」Putin 透過這項策略去追尋過去傳統的真理，被認為是政治勢力凌駕於精神的體現。²¹林精華認為，在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只是各類宗教中的一種，它更是俄羅斯文化延續的重要傳承媒介，成為俄羅斯聯

²⁰ Naja Bentzen:p.5.

²¹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ial Edict 683 (2015/12/31) 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www.ieee.es/Galerias/fichero/OtrasPublicaciones/Internacional/2016/Russian-National-Security-Strategy-31Dec2015.pdf>> (accessed:2019/01/04).

邦於後共時期重新建構於資源、政治力量及精神力方面的重要來源，並視為是彰顯俄羅斯民族精神不可忽視的指標。此外東正教會也積極進行參與俄國對外的事務上，並成為影響俄羅斯對外關係上的重要因子。²²這主要體現在近 20 年，政教關係密切所致，前任俄羅斯大牧首 Alexy II 因成功促進東正教會積極參與國家重建、引領國民經由東正教會進而認同新俄羅斯。教會於社會演變的歷程中扮演協助人民適應變革之角色，不僅成為填補蘇聯解體後價值觀失落所遺留下之真空，也透過溝通歷史和現在，使當代文學藝術與文化生產有了精神寄託，並成功的將海外俄羅斯東正教徒凝聚起來，且試圖不再使俄羅斯東正教會分裂，建立世界東正教會之共同體。²³

延續至當今的俄羅斯社會，東正教會成為振興並實現大國富強戰略之重要手段。Putin 表示：「不管任何人在我國中掌權，不管掌權者的治國理念是依據何種意識型態，都將以利用東正教會作為指導原則。」藉此說明俄羅斯領導人格外關注東正教會的發展，予以彰顯東正教會於國內外輿論影響之作用。²⁴

學者 Alicja Curanovic 認為俄羅斯宗教外交上的展現，透過國家與宗教組織間的相互合作，形成互利共生相互依賴的關係。在宗教外交的角色分配上，國家被定義為強而有力的決策者，主導決策的進行，而宗教則做為替世俗政權服務的機構。其中宗教外交的內容包含透過使用宗教機構、想法、象徵(解釋當局政策目標)於國際社會的活動的體系之中。強調並非單獨依靠專業宗教性的政治菁英，也並非成為神權國家。而是透過宗教機構、宗教理念、宗教象徵，相互協調協助政府達成政治目標的手段。從中很難去明顯細部的劃分彼此之間的關係，背後是否有決策者盤算政治目的，但至少部分的動機是來自於宗教的目的。而通常決策

²² 林精華，〈無處不在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分析〉，《俄羅斯研究》第 165 第 5 期，2010 年，頁 108。

²³ 同上註，頁 126。

²⁴ 同上註。

者與信仰間為產生感性之連結。²⁵

宗教外交在俄羅斯外交的形式上日漸凸顯出其重要性，主要彰顯於兩個面向：第一，政教關係建立於一定程度的信任基礎上；其二，政府體認若宗教機構能於國際社會中展露頭角，將成為形塑國家外交的重要利器所在。²⁶

學者沈影於〈試析東正教在俄羅斯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中，藉此呼應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家 Sergei Bulgakov 的觀點，並提及東正教在俄羅斯外交功能上相對突出的主要因素：²⁷其一，救世與使命意識的驅使，這主要彰顯於東正教會「彌賽亞」救世精神與民族及世俗政權的緊密結合。不論俄羅斯歷經政權轉移亦或是遭遇國難當頭，身陷險惡圍困的氛圍中，俄羅斯東正教會皆忍辱負重，以「苦行精神」接受世界及其生活的挑戰，以身作則進行苦行的勞動及創造，²⁸並實際擁護及實踐當局的外交政策，肩負自身歷史使命為俄羅斯民族復興效力。其二，從俄羅斯的歷史角度進而探討，從過往的帝俄時期至蘇共時期，東正教會為自身發展考量，長期迫於遭受政權的鎮壓與限制，因而失去自身的權利，最終淪為政權的附屬工具。²⁹

東正教會因而記取前車之鑑，體認到與當局合作，才能使自身的發展利益極大化，因此在對外事務的處理態度上，與國家站在同一立場上。其三，政府客觀

²⁵ Alicja Curanovic, *The Religious Diploma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is: Ifri, 2012), Russia/NIS Center, p.7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ifrirnr12curanovicreligiousdiplomacyjune2012.pdf>〉 (accessed:2020/01/03).

²⁶ Alicja Curanovic 2012a: p.7-8.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ifrirnr12curanovicreligiousdiplomacyjune2012.pdf>〉 (accessed:2020/01/03).

²⁷ 沈影於，〈試析東正教在俄羅斯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西伯利亞研究》，第1期36卷，2009年，頁19。

²⁸ Sergei Bulgakov 著，徐風林譯，《東正教一教會學說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92-193。

²⁹ 同上：201-203。

之需求，自帝俄時期，東正教會成為沙皇同化與征服人民，並增強國際影響力及拓展國力的重要工具。至二戰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在蘇聯主權受制於外部威脅的條件下，殷切盼望教會成為共同抗敵的同盟者，成為國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堅實後盾，而不是袖手旁觀的力量。³⁰

學者胡逢瑛則認為，俄羅斯「公共外交」的重點在強調再將本身的角色作用發揮極大化，才能協助政府治理國家，於正式外交工作上順利的推展。從本質而言，俄羅斯「公共外交」包含有公共論壇的民主特徵：一是政府於外交領域上的延伸，透過決策菁英及機制，傳達反映政府政策意見，再者它並不受制於政府體制也毋須對政府資料的機密保護，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自主性和獨立性，較能提供決策者更多的建言及多樣化之解決方法。其基本的核心價值為體現如何掌握國際議題的話語權，並於國際社會中彰顯俄羅斯的影響力。³¹

學者 Peter Henne 於〈地緣政治信仰：俄羅斯宗教軟實力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Geopolitics of faith : Religious soft power in Russian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文中則認為，俄羅斯利用軟實力包裝下的硬實力，於地緣政治上對周遭鄰國造成威脅。透過宗教的主張造成國際秩序上的紛亂。Putin 打著東正教教義之名義行侵略之實；認為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為神聖的任務，且表示克里米亞與俄羅斯的連結為既定事實，進而彰顯其政治目的之舉，可見一斑。³²

從俄羅斯國內角度分析，Putin 極力塑造自己成為信仰的守護者，藉此獲得廣大東正教信徒支持，並向其宣稱為保守價值的守護者，透過打擊 LGBT 團體等

³⁰ 荊喜雙，《史達林時期蘇聯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關係問題之初探(1924-1953 年)》，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06：頁 17。

³¹ 胡逢瑛，〈俄公共外交為何受青睞〉，2015 年 8 月 17 日，《國際金融報》，
〈http://paper.people.com.cn/gjrb/html/2015-08/17/content_1599523.htm〉。

³² Peter Henne: 〈<https://berkeleycenter.georgetown.edu/posts/the-geopolitics-of-faith-religious-soft-power-in-russian-and-u-s-foreign-policy>〉 (accessed:2020/01/01)。

形式，促使俄羅斯獲得國際社會上保守派勢力的一致好評，如 Putin 在國際上獲得希臘正教會（Greek Orthodox Church）的支持，其中希臘正教會的領導人稱其為東政教領袖之楷模、美國福音基督教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Frank Graham 公開支持 Putin 反同性戀的法案、基督教郵報(The Christian Post) 則稱 Putin 對於長期維護俄羅斯基督信仰價值之貢獻，功不可沒。³³

二、烏克蘭問題

（一）地緣政治(俄烏地緣矛盾)

1991 年蘇聯解體後，歐亞大陸地緣政治中心形成真空狀態。烏克蘭獨立的事實，在地緣政治的角度上給予俄國重大的挫折，主要凸顯在經濟與軍事戰略部署上，迫使當時俄國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與民族特質。

Yeltsin 時期的前副總統 Alexander Rutskoy 則表示，「俄國在地緣政治上而言，為連接歐亞的唯一橋樑，誰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誰就能成為世界的主人。」³⁴ 說明歐亞主義對俄國的重要性存在。歐亞主義則說明在獨立的地緣空間下，所展現俄羅斯文化的獨特性，解決俄羅斯地理位置於地緣政治上的分裂感，將歐亞的概念的部分賦予給俄羅斯，意謂強調此一空間地緣上的統一性，更強調所謂俄羅斯文化，乃由歐洲與亞洲的文化融合產出。³⁵

俄羅斯聯邦將周遭的前蘇聯國家，作為地緣政治的重要目標，在實現安全與經濟角度而言，有其實現地緣秩序的必要性。而烏克蘭方面則特別反對莫斯科

³³ Ibid.

³⁴ Zbigniew Brzezinski 著，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66。

³⁵ 李英玉，〈歐亞空間視域下的俄羅斯文化特徵〉，《學術交流》，第 4 期，2010 年，頁 1。

當局的整合思想，尤其是俄羅斯對烏克蘭是否獨立的合法性持保留的態度，也因此將導致烏克蘭民族主權的喪失。Zbigniew Brzezinski 於《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一書中認為沒有烏克蘭，以獨立國家國協或歐亞主義形塑為基礎的帝國型態皆不可行，只能成為更趨向「亞洲化」而離歐洲更為遙遠的俄國。烏克蘭堅持僅以經濟為主的整合型態，終使得「斯拉夫同盟」的概念失去存在意義。

36

總而言之，針對鄰近前蘇聯國家政策的窒礙難行，主要凸顯在俄國政治力的不夠強大，以及經濟表現上的差強人意，無法吸引其他國家。而來自俄國外部的壓力，只會使得鄰近前蘇聯國家拉近與西方國家間的距離。

（二）俄烏文明衝突

1980 年後在國際政治領域中興起批判性理論。顛覆過去傳統理論對於文化領域上的忽視，並為冷戰後在種族衝突、民族分離和宗教戰爭上，提供全新理論的詮釋與視野上的探討。其中以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最具代表性，該理論認為在重整的新世界秩序下，衝突的源頭將為文化，而不是傳統意識形態與經濟層面。全球政治上的主要衝突將呈現在不同文明的國家與集團，而「文明斷裂帶」則作為區分未來勢力範圍之標的。

Huntington 的「文明斷裂帶」意旨冷戰結束後，隨者歐洲意識形態分裂之瓦解，進而於歐洲形成三股勢力，分別為西方基督教，以及東正教與伊斯蘭教。斯拉夫民族為主的東正教文明做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由過往意識形態的「鐵幕」時期，已逐漸被「文化」的絲絨布取代，成為歐洲的重要分界線。而這條分界也

³⁶ 同上註。

進而將烏克蘭的文明一分為二：烏克蘭西部的天主教與烏克蘭東部的東正教，形成強烈對比，促使烏克蘭成為「兩種文化割裂的國家」，這也說明文化因素成為影響俄烏關係的重要所在。³⁷

烏克蘭的西部因受到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影響，而日漸與東部的東正教文化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格局。學者王慶平則將文明衝突論的模式套用在俄烏衝突上，並認為烏克蘭文明斷層線將使其分裂成兩個獨立之實體，其東部未來具有與俄羅斯融合的可能性。³⁸

（三）烏克蘭內部教會分裂問題

學者 David Mascim 於〈烏克蘭教會與俄羅斯教會的分裂凸顯東正教的政治重要性〉(*Split between Ukrainian, Russian Churches Shows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文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15 年對烏克蘭大部分地區的調查顯示，烏克蘭人民與教會認同的差異性。作為東正教國家，烏克蘭擁有將近 3500 萬東正教信徒，現為世界第二大東正教國家，僅次於俄羅斯。此外調查中有將近 78% 的烏克蘭成年人為信仰東正教會 (俄羅斯為 71%) (該調查排除頓巴斯與克里米亞地區)。；61% 烏克蘭人認為宗教領袖在政治事務上具一定之影響力；將近 51% 的烏克蘭人認為，要真正成為烏克蘭人的重要條件為東正教會的信徒。藉此說明東正教會與烏克蘭的民族及政治生活產生密不可分之連結。³⁹

³⁷ Samuel Huntington 著，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頁 12。

³⁸ 王慶平，〈文明衝突視角下的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研究〉，《西伯利亞研究》，第 6 期，2012 年，頁 40。

³⁹ David Mascim (2019/01/14) *Split between Ukrainian, Russian churches shows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1/14/split-between-ukrainian-russian-churches-shows-political-importance-of-orthodox-christianity/>> (accessed:2019/12/28).

烏克蘭內部在教會認同有著相當之差異。在 2015 年進行的調查中，當時烏克蘭東正教會仍隸屬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管轄下，有 46% 烏克蘭東正教徒表示，支持烏克蘭正教會的領導人作為國家教會的領導人，僅 17% 的人認為俄羅大牧首 Kirill 為其精神領袖。其中在 2016 年的調查中，烏克蘭內部有 25% 認為自身屬於基輔牧首區，而 15% 則表示來自莫斯科牧首區。⁴⁰

烏克蘭對俄羅斯政治和宗教領導層的態度，只有 41% 烏克蘭信徒認同俄羅斯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領導。儘管東歐主要東正教會國家認為俄羅斯有義務保護其境外的東正教徒，如塞爾維亞 77%。以烏克蘭國內的地理做區分，東部地區對俄羅斯支持度高於西部地區。如 2015 年的調查顯示，烏克蘭東部地區的人民中有 55% 表示，俄羅斯有義務保護居住在其邊界之外的東正教徒，而烏克蘭西部 58% 則不同意此觀點。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於東部地區的支持度也高於西部地區，⁴¹ 藉此說明兩地區的教會認同上之分歧。

學者 Victoria Hudson 於〈在 2013 年的獨立廣場起義後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做為俄羅斯淺在軟實力之工具〉（*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as a potential 'tool' of the R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wake of Ukraine's 2013 Euromaidan*）認為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作為俄羅斯文化於烏克蘭境內彰顯影響力的來源，有意宣揚神聖羅斯(Holy Rus)及歸屬於俄羅斯的世界的中心思想。而俄羅斯東正教會作為彰顯俄羅斯軟實力的工具，為俄羅斯輸出文化影響力的重要管道。並透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組織「俄羅斯世界」(Фонд "Русский мир") 的推波助瀾，作為增強俄羅斯軟實力吸引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如

⁴⁰ Alexandra Markovich (2016/06/23) *As more Ukrainians choose Kyiv Patriarchate, push intensifies for unified national Orthodox church*, Kyiv Post <<https://www.kyivpost.com/article/content/ukraine-politics/divided-by-politics-orthodox-church-fails-to-unite-ukrainian-people-417077.html>> (accessed:2019/01/04).

⁴¹ David Mascim: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1/14/split-between-ukrainian-russian-churches-shows-political-importance-of-orthodox-christianity/>> (accessed:2019/12/28).

今烏克蘭莫斯科牧首區為支持「俄羅斯世界」的理念，在莫斯科大牧首的領導下，展現重新鞏固與形塑俄烏兩國彼此間的文化與精神之目標。⁴²

根據學者 Orysia Lutsevych 於〈俄羅斯世界代理人組織在有爭議的鄰國中〉(*Agents of the Russian World-Proxy Groups in the Contested Neighborhood*)，開宗明義針對俄羅斯軟實力的概念提出個人之見解，認為是由克里姆林宮意識形態架構的包裝下所形成的產物，其中排除展現真實獨立的非國家主體存在之可能性。⁴³

而學者 Adam Hug 則從烏克蘭內部教會競爭的角度進行分析，其中展現權力與認同上之競逐；認同的部分則能分別拆解為：統一俄羅斯(Russian-aligned world)與支持獨立的烏克蘭國族認同觀點。⁴⁴

學者 Vsevolod Samokhvalov 認為，若烏克蘭當局若無立即找尋適當的方式解決教會衝突，將可能使問題升級成國家內部信任的衝突，並埋下發生內戰衝突發生可能性之因子。這場戰爭將會強調宗教的分裂，殘酷之程度更甚於頓巴斯戰爭。主要的原因在於政府給於宗教在政治和宗教層面上較大程度的自由性，導致無法管理遠在烏東地區的衝突局面，進而無法產生合理的談判與協商之空間。這將造成烏克蘭內部地緣政治的碎片化以及激發極右派保守勢力的抬頭，進而引發更大規模之衝突。⁴⁵

⁴² Victoria Hudson “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as a potential 'tool' of the R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wake of Ukraine's 2013 Euromaidan” *Europe-Asia Studies*,70:9,p.1357-1358.

⁴³ Orysia Lutsevych, *Agents of the Russian World-Proxy Groups in the Contested Neighborhood*,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April 2016,p.3.

⁴⁴ Adam Hug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Georgia, Armenia, Ukraine and Moldova*, (London : Foreign Policy Centre,2015), p.8 〈<https://fpc.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10/1707.pdf>〉 (accessed:2020/01/03).

⁴⁵ Vsevolod Samokhvalov (2018/02)*Crisis in Ukraine: Brewing Religious Conflict* , Ukraine think tank , p.4 〈https://www.academia.edu/36213056/Crisis_in_Ukraine_Brewing_Religious_Conflict〉 (accessed:2020/01/03) .

學者 Naja Bentzen 則於〈烏克蘭:宗教與地緣政治—東正教分裂削弱俄羅斯的影響〉(*Ukraine: Religion and (geo-)politics —Orthodox split weakens Russia's influence*)認為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 Kirill 於 2014 年俄國兼併克里米亞及烏東地區衝突上保持中立態度,以及一些俄羅斯東正教會教士於烏東地區公開支持親俄勢力分離主義者的行為,並替其祝福及提供教堂做為避難所之舉動,將破壞俄羅斯軟實力的發揮。⁴⁶

學者 Chris Linderhof 認為烏克蘭莫斯科牧首區若要延續在烏克蘭內部政治與宗教之影響力,在內部關係上,必須要維持內部派系的整合;對外則是維持與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和烏克蘭民族主義教區間的關係平衡。⁴⁷

雖然烏克蘭莫斯科牧首區掌握自身內部的管理、財政及人事的任命權,但並非為克里姆林宮影響烏克蘭的正式手段。隨著烏克蘭國內教會獨立的緊張局勢升溫,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教會內部的部分人員主張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切割關係;另外一方則希望維持象徵性和政治性傾向莫斯科當局的地位。⁴⁸

2013 年獨立廣場事件激化烏克蘭內部教會與社會關係的緊張氛圍,烏克蘭莫斯科牧首區則試圖透過自身合法的正當性身分,致力於緩和當時「為了尊嚴而起的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帶有強烈愛國意識的社會風氣。⁴⁹

在搖擺不定的政治氣氛下,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在 Viktor Yanukovich 任期內,處在極為尷尬的地位上,猶豫是否支持抗議行動,亦或是支持由俄國政

⁴⁶ Naja Bentzen :p.5.

⁴⁷ Chris Linderhof (2019)*The Orthodox Churches and The 'church war' in Ukraine*, Raamop Rusland ,p.15. 〈<https://raamoprusland.nl/studenten/scripties/987-the-orthodox-churches-and-the-church-war-in-ukraine>〉 (accessed:2019/11/09).

⁴⁸ Victoria Hudson:p.1376-1377.

⁴⁹ Ibid.

府支持的教會在頓巴斯地區和克里米亞地區進行的反抗行動。後者的支持則引來過內媒體撻伐，形容教會為非法帝國主義的輸出及澈底背叛烏克蘭人民及國家意識的行為。面對如此艱巨的抉擇，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最終選擇支持後者並認為該行動為「神聖的制裁」、並具有合法性，為俄羅斯的混合戰(hybrid war)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⁵⁰

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於烏克蘭未來的發展取決於內部主教紛爭解決問題上，當今仍有三分之一的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之教區坐落於烏克蘭，對俄烏當局而言，仍成為極大的博弈之局。⁵¹



⁵⁰ Ibid.

⁵¹ Ibid,p.1377.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研究範疇的時間界定上，筆者將從蘇共末期的 Gorbachev 時期至俄羅斯聯邦的 Putin 時期進行探討。東正教會對外的發展於蘇共末期 Gorbachev 倡導的重建政策下，宗教權力獲得適度解放。而 Putin 任內則發生較具爭議性地緣政治衝突如：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及烏東地區的頓巴斯衝突，則呼應本論文的另一研究重點，東正教會對烏克蘭政局變化影響。

其中東正教會所涉及的層面甚廣，舉凡東正教會的歷史脈絡、教義、禮儀、政教關係等皆為廣大的研究議題。本文則是將研究範圍聚焦在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歷史發展和對外關係影響層面。

此外由於筆者，在閱讀烏克蘭文的部分較為生疏，在探討烏克蘭方面的文獻，主要透過俄文、英文及中文文獻進行研究。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途徑 (approach)，意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主要是指研究者擬從何種角度切入去探討該主題與相關問題。本文所採用的研究途徑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公共外交、軟實力及宗教外交理論。研究方法 (method)，則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主要是指研究者針對自己所欲探討之主題與相關問題，擬定如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而本文所採用研究方法，則採用文獻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及個案研究法。

一、研究途徑

(一) 公共外交理論(public diplomacy)

Henriskson 以較為宏觀的全球戰略視角，檢視公共外交所達成的目的及策略途徑，並佐證公共外交與國家戰略目標具有緊密之聯繫，其中將國家戰略之目標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協和(collaboration)、圍堵(containment)、滲透(penetration)、擴張(enlargement)、轉型(transformation)。⁵²

協和意旨透過相互溝通了解，並建立具有相同意識與情感的核心社群(core community)，而該型態的公共外交則強調以多邊型態的模式進行。

圍堵則是類似冷戰時期西方國家防堵蘇聯所形成的概念，透過先制(pre-

⁵² Henrikson ,Alan K, *What Can Public Diplomacy Achieve ?* ,(Nederland: Desiree Davidse,2006) .

emptive)的手段，限制某種「影響力」之擴張，而此概念不僅具有軍事含意，也帶有政治、經濟與公共外交之觀點，並帶有一定程度上意識形態上之宣傳。

滲透則是透過政府或私人部門，運用公共外交之傳統管道，如：國際廣播、教育與文化交流等，以及新型網路技術，滲透目標區。透過與目標地的民眾長期建立溝通之管道，建立某種信任基礎，耳濡目染下達成影響目的。

擴張則是意旨擴張一國的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及文化層面。

轉型中則提及，因應當今戰情局勢之變化，進而採取的應對措施及改革。例如：美國於2006年1月提出的「轉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其中的概念裡提及：其一，根本精神為「夥伴關係」(partnership)，透過與他國人民一起努力，改善生活與未來。其二，駐外單位的人力配置針對目標國家、進而推動策略(包含公共外交)進行調整。

(二) 軟實力(soft power)

哈佛大學教授 Joseph S. Nye 最早提出「軟實力」的說法：「它意旨在一國的國際事務運行當中，透過吸引力(attraction)而非武力之方式，獲得政治目的的能力。其作用在於使他人信服而去遵守獲同意某些規範或制度，從而產生想要的行為。軟實力可以透過個人的偏好特性訴諸觀念，也可以不同議題設定的方式加以塑造。如果能夠將國家本身的權力合法性來說服成他國贊同，進而建立起國際性的機構一同規範行事或限制他國之行為，與硬實力(軍事、經濟)所負擔的巨大成本相比要來的事半功倍。」⁵³

⁵³ Joseph S. Nye Jr.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 Public Affairs,2004),p.5-11.

「軟實力」的概念首次出現於俄羅斯政策，可見於《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的第二十條中，當中定義的概念為，「軟實力」成為現代國際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因素，並始於民間社會中，透過訊息間的串流，以人道主義及其他替代性經典外交方式和技術上的手腕來解決外交政策的問題。在全球競爭的加劇和潛在危機的背景下，帶來破壞性及非法使用「軟實力」和人權概念的風險，以便對主權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干涉其內政，破壞當地局勢並操縱輿論和意識，提供資金對人道主義和國外保護人權有關的項目進行控制。⁵⁴

其中宗教在公共外交的角色扮演上，具有不可忽視之影響力。學者 David Ryall 認為宗教是一種「表達力」(expressive power)的體現，其內容結合了符號、文化、語言及大眾媒體的運用，不論何種的宗教形式，如：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亦或是東方佛教、印度教，皆扮演文化與政治信仰傳遞者之角色。其次，宗教組織透過管道成立學校，發行報章雜誌、經營廣播電視平台，甚至成立政黨等方式，進而達成其推行教義、傳播價值信念等目的。⁵⁵

由於宗教的無國界性質，使其跨國性的活動很自然牽扯國際政治的糾紛當中，除了可以利用悲天憫人的情懷，作為擔任非政府機構的角色理由的保護色外，在推動國際事務方面，宗教經常成為國際社會上的一種政治工具，以泛道德化為由進行包裝，將國際人權(言論、信仰)保障、人道救援、婦幼保護等議題畫上等號，一方面建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正面形象，另外一方面則是敵對國在上述議題中之負面形象。⁵⁶而任何國家的外交理念都深受其歷史傳統和價值觀念之影響，其中宗教文化對於塑造一個民族和國家之價值觀發揮了十分重要之作用。⁵⁷

⁵⁴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http://www.ng.ru/dipkurer/2013-03-04/9_concept.html > (accessed:2019/12/20).

⁵⁵ David Ryall,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 Transnational Acto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41-58.

⁵⁶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允晨文化，4月(2009)，頁63。

⁵⁷ 劉中民，〈國際關係理論變革視野下的宗教與外交〉，《國際觀察》，第4期(2017)，頁79-80。

學者 Jonathan Fox 和 Shmuel Sandler 則認為，宗教價值觀之影響為下列幾個層面：首先宗教是人們世界觀的重要來源，進而發揮支持或限制外交制定之作用；其次則為認同之重要來源，宗教認同影響一個國家對外部世界，尤其是其國家之認知；再者，宗教是合法性的來源，其可賦予國家外交政策以合法性或非合法性之解釋；最後，宗教價值可與組織或制度相互聯繫，並為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及制度提供價值支撐。⁵⁸

從本質上而言，宗教能夠對外交理念產生深刻影響的內在基礎，於宗教構成一個國家文化傳統及價值觀念的深層結構。宗教價值觀作為文化價值的內核，深刻影響國家外交政策中基礎和價值判斷。⁵⁹ 宗教往往通過對包括「內圈決策者」及「外圈決策者」在內的所有決策者施加影響。一般而言「內圈決策者」包括國家最高領導者、外交決策諮詢機構、政府的功能部門；「外圈決策者」包括議會、利益團體和公眾等。⁶⁰ 而另外宗教對外交運行機制之影響極為複雜，其作用體現在宗教外交議題及目標確定、社會動員、組織實施三個動態環節中發揮其獨特之作用。⁶¹

（三）宗教外交

宗教外交則泛指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宗教價值觀為基礎，透過職業外交官直接實施、授權或委派各種宗教組織實施的外交行為及默許宗教組織展開針對另一國家政府的遊說行為。其中宗教與外交兩者相輔相成，一方面透過宗教手段服務於外交使命之行為，如借助宗教組織針對其他國家之信眾進行傳教，並動員信眾對該國家之政府施加壓力之行為。另一方面則利用外交手段為宗教擴展服

⁵⁸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p.176-177.

⁵⁹ 劉中民：頁 80。

⁶⁰ 陳志敏、肖佳靈、趙可金，《當代外交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70-77。

⁶¹ 劉中民：頁 85。

務之行為。⁶²在全球宗教復興之時代，宗教外交已成為「多軌外交」(multitrack diplomacy)的重要形式，廣泛介入和平締造、衝突解決等國際事務中。⁶³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第二章將透過「歷史研究法」分析東正教會在俄羅斯發展之歷史脈絡；第四章則透過「個案研究法」探究烏克蘭內部東正教會的衝突及問題。

(一) 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是透過文獻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取所需的資訊，並對文章做一系列客觀而有系統描述的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在方法上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式；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內容，並且分析整個學術的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只針對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並且是在推論文獻內容對整個學術傳播過程的影響。⁶⁴

簡而言之，文獻分析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內容的背景事實、理論的發展狀況、研究的具體方向、適當的研究設計方式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方式。不僅可以協助我們了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即推測將來。⁶⁵筆者透過中英俄專書、學術期刊、學位論文、官方文件、及相關的新聞媒體資訊及網路資料，加以統整

⁶² 涂怡超、趙可金：頁 52。

⁶³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1-250.

⁶⁴ Ranjit Kumar 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研究方法：步驟學習指南》，台北：學富文化，2000 年，頁 130。

⁶⁵ 葉至誠、葉立誠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1999 年，頁 138-156。

及歸納，並根據相關理論的引用，最後提出筆者自身之觀點，作為支撐研究之基石並以此補足資料來源不足之處。

(二) 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research)

歷史研究法則以系統收集與客觀評鑑往昔事實的資料，以考驗有關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俾能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

⁶⁶本文亦透過歷史研究法作為研究之輔助，並進而探究蘇聯末期及後共時期的東正教會發展及其對外關係。

(三) 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1989 年學者 Eisenhardt 定義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的八個步驟，分別為:(1)定義研究問題(2)選擇個案(3)蒐集資料(4)進入研究領域(5)分析單一的個案資料(6)找尋跨個案的模式(7)形成假設(8)文獻回顧。⁶⁷其認為個案研究法主要透過多重資料庫的連結、比較、歸納，這些資料的來源皆於實務結合，從中所推論出的假設與理論，較具可行性。本文的第四章則透過此研究法之運用，探究烏克蘭內部教會衝突之發展及影響。

⁶⁶ 周甘逢，〈歷史研究法〉，《教育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第 4 期(1995)，頁 79-94。

⁶⁷ Kathleen M. Eisenhardt,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4 (Oct., 1989), p.533.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主題在於分析俄羅斯東正教會在俄國公共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公共外交的管道，彰顯宗教軟實力，進而影響烏克蘭內部的政局與地緣政治的發展。

第一章主要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闡述「公共外交」的概念。擬定研究途徑與方法、設定研究範圍並進行烏克蘭內部宗教衝突之相關文獻分析。

第二章則是透過歷史分析法，探究東正教會於俄羅斯 Gorbachev 時期至 Putin 時期之發展歷程。

第三章則是俄羅斯公共外交中宗教因素的內涵與實踐之介紹。

第四章透過個案研究法，探討烏克蘭內部的教會衝突，及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則針對本研究的內容做出結論，並針對後續相關領域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貳章 21 世紀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發展歷程

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 Fyodor Dostoyevsky 曾於其著作《群魔》(Бесы)中，簡潔扼要的形容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民族和國家與東正教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俄羅斯人若不是東正教徒，那就不能稱作是真正的俄羅斯人。」《Н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усским》⁶⁸

帝俄時期長年所保有緊密的傳統政教關係，在爾後受制於蘇聯政權所奉行的「無神論」七十多年的統治基礎下，迫使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發展進入「混沌時期」階段。該階段大致分為五個時期：一、從革命開始宗教遭受剝奪與鎮壓的時期(1917 年～1941 年)；二、政教關係轉入正常化時期(1941 年～1945 年)；三、宗教由潛在復甦到萌芽繁榮時期(1946 年～1958 年)；四、新一輪鎮壓宗教時期(1958 年～1966 年)；五、由宗教復興逐步走向宗教狂熱的階段(1967 年～1991 年)。⁶⁹蘇聯前期宗教遭受殘酷鎮壓、發展陷入癱瘓狀態，多數教堂遭致破壞，教會財產收歸國有；甚至宗教活動受制嚴密的監控，僅屈指可數的教堂象徵性的開放，公開信奉東正教會之信徒十分稀少。這一切直到 1985 年 Gorbachev 上台提倡公開化(гласность)及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政策下才獲得改善，強加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枷鎖也隨之消失，教會發展逐漸明朗化，信徒人數也因此扶搖直上(當今東正教徒占俄羅斯的總人口的 55%—70%)，⁷⁰過去被沒收的教產也得以歸還，教會組織獲得重建，教會神職人員短缺之問題也獲得有效改善。

⁶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есы》—Москва-Берлин: Директ-медия, 2005, с.300.

⁶⁹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與國家（191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2。

⁷⁰ 張百春，〈俄羅斯東正教經濟的特點及其問題〉，《世界宗教文化》，第 4 期，2010 年，頁 1。

本章以蘇聯末期的 Gorbachev 時期至後共 Yeltsin 及 Putin 時期進行探討，Gorbachev 時期的「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法」，開啟蘇聯時代宗教自由化的濫觴；Yeltsin 時期則持續加強與東正教會間的政教關係；Putin 時期則是透過俄羅斯東正教會作為喚醒俄羅斯人民傳統意識價值及愛國主義思想之手段，進而鞏固東正教會於國內宗教組織及社會上的地位。

透過歷史研究法，分析東正教會在此三個時期的政教互動關係變化、具代表性的宗教政策及法律內容背景之闡述及在各時期發展之差異，探究期間歷史事件的發生軌跡，進而構成本論文之背景依據。



第一節 Gorbachev 時期(1985 至 1991 年)

1960 年代末期，蘇聯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被形容如同像是「鴛鴦心態」般過於消極。雖然舊有教會關閉之數量上逐漸趨緩，卻不見新教會因而蓬勃回生。此外教會在公開出版福音與聖經的複製文宣的數量方面，卻有顯而易見之增長幅度，但仍無實質掌握分配之權力。當時的宗教組織於宗教事務上的努力不遺餘力，但僅凸顯在透過表徵物質上的作為如支持重建俄羅斯建築紀念碑等方面。同時蘇聯地方當局卻又過度的針對教會進行壓迫，甚至透過大眾媒體宣揚愛國主義，藉此滿足深植於「無神論教育」內心上的需求。⁷¹

Karl Marx 於其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的導言中其認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上的鴉片」：「……宗教苦難是同時表達真正苦難和對真正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者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臟，也是無情者的靈魂。這是人民的鴉片。」⁷²其認為此概念與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爾後 Vladimir Lenin 也於 1905 年的著作《社會主義與宗教》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是一種精神上的劣質酒。」⁷³因此可理解宗教在蘇聯時期的既定印象被馬列主義者塑造為使人墮落的催化劑。更進一步解釋為非理性的信仰系統，作為提供人們在精神思想層次上的補償，與《唯物史觀》所奉為主臬的「科學觀」理念背道而馳。而當時的作家也逐漸意識解決宗教問題上之重要性，教會則仍是在政府的管控下透過不正常的方式生存。這也直接激發日後人們對宗教於社會所扮演角色議題上之廣泛爭論。1986 年蘇聯的出版業則

⁷¹ Andrei Melville & Gail W. Lapidus, *The Glasnost Paper: Voices on Reform from Moscow*,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0), p. 121-122.

⁷² *Works of Karl Marx 1843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critique-hpr/intro.htm>> (accessed: 2020/03/23).

⁷³ 列寧：〈社會主義和宗教〉

<<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ChinaReligiousPolicy/LeninSocialismNRReligion.htm>> 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展現出百家爭鳴的盛況，其中許多作家提出喚醒基本道德的議題，此舉對過往政府在塑造宗教形象上產生深遠之衝擊，作家們進而重新詮釋過往宗教所建立之負面意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 Victor Astafev 的詩《失明的漁夫》(*The Blind Fisherman*)，詩裡字裡行間充份針對道德價值與宗教信仰的摧毀行徑之憤慨進行強力的批判。⁷⁴

「就像大海一般，激湧出有益的公開性政策(Гласность)。……哦，不相信，不相信，令人尊敬的外國人們，我們害怕公開性政策所帶來的效益，因此現在才開始介紹它-我們感受到恐懼並進而從中競價。不，我們愛公開性政策，就如同新生嬰兒般的照料。我們喜歡這如剛換牙的小淘氣鬼……不，我們不懼怕公開性政策，我們不迴避它。它是如此健康的。具有年輕的活力，年輕缺乏經驗的力量如春意盎然般湧向地表。」⁷⁵俄國十九世紀的文豪 Fyodor Dostoyevsky 為俄國於 1861 年廢除農奴制後所提出的見解。字裡行間充分的表達出當時俄國人民對於改革「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心態。實與 90 年代人民對於公開化政策的推行態度上，有著相似之處。自此之後，Гласность 一詞不斷的出現在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改革歷史論述中。90 年代的公開化政策成為 Gorbachev 推動國家政策前進，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公開性政策在執行影響層面上，如同塊石落水塘泛起的漣漪，也直接開啟蘇聯改革的新篇章。

1980 年代對於蘇聯的文化、政治、經濟各層面而言，形成重要的歷史轉變的分水嶺。Gorbachev 接下改革發展的重任，一方面在轉變的社會價值中產生出多元化，尊重人權與個體的主張取代集體意志的表現，大量削減軍費開支，注重民生消費品的生產，並加強重視環保的「人性社會主義」。⁷⁶蘇聯如此重大之變革，

⁷⁴ Andrei Melville & Gail W. Lapidus :p.122.

⁷⁵ Ibid,p.27.

⁷⁶ 段昌國，《俄國史》，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頁 138。

以 Gorbachev 獨領風騷的背景揭開序幕，但長期俄羅斯內部的矛盾發展，也成為其日後改革重建的隱憂與絆腳石。

蘇聯於 Gorbachev 上台前，社會及經濟方面已呈現病入膏肓的垂死狀態。政治合法性的危機與經濟衰退的問題造成蘇聯於改革方面更加窒礙難行。Gorbachev 為挽救蘇聯社會的結構問題及迎頭趕上西方先進國家的經濟水準，因而形成改革的動機，並大刀闊斧地推行一系列的改革運動。

Gorbachev 於其著作《重建：賦予祖國及世界的新思維》(*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提及新精神所需要的特點及改革的重點在於：「重建最大的障礙在於我們的思想，主因在於長期受到根生蒂固的思想桎梏……我們必須克服自身的保守主義，從政策及想法中，尋找列寧主義於生活精神中所重生的機會。」⁷⁷說明蘇聯人民的思想長期受制於列寧主義的牽制，而有產生停滯不前的問題存在。

其中繼續補充說明：「不可否認 Perestroika 必要性之存在。它改變的是政策停滯的狀態。我們不會因此而半途而廢。必須從中改變道德及精神狀態於社會之中。這是我們仍然缺乏的部分。改革的過程中可能會深陷泥沼之中，除非以人權的角度主動進行發展，才能改變現有的困境。」⁷⁸Gorbachev 更於上述說明蘇聯面對改革迫在眉睫，需透過跳脫傳統守舊的共產主義思維框架，以及找回人性道德的光輝，方能達成改革之目標。

而重建政策的定義則為革命性任務的主張，作為蘇聯社會經濟及文化發展決

⁷⁷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p.65.

⁷⁸ Ibid, p.17, 29, 58, 82.

定性的催化劑。⁷⁹Gorbachev 認為重建政策施展迫在眉睫，倘若延遲該政策，將在不久的未來導致國家內部的急速惡化，甚至延伸為嚴重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危機。⁸⁰並為蘇聯的政策和社會思想，擬定新的方針；其中包括將過往僵化的社會思想進行改造，以及改變個人獨裁時期所遺留下的思想後遺症。⁸¹

此外 Gorbachev 上台前，蘇聯政府當局與東正教會關係維持低點的局面，從政策本質的層面探討，政府仍依舊維持黨的宗旨，堅守反宗教的立場，信仰者與教會仍無法獲得應有的平等待遇。⁸²1960 年代蘇聯的宗教仍受到政府嚴厲的控管，宗教事務會議的領導人 Konstantin Kharchev，於《科學與宗教》（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1987 年 11 月號期刊訪談中，說明 1961 至 1988 年運作中的宗教組織數目，如下方表 2-1 所示，下降 36% 左右。尤其在俄羅斯東正教會方面，由下圖 2-1 中顯示教會數量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雖開放舊式的教堂，但新式教堂成長的數目卻無明顯的增長趨勢，教會雖大量的印製聖經與福音，卻無獲得出版之權利。⁸³

表 2-1、1961-1988 年蘇聯各宗教組織數目

⁷⁹ Mikhail Gorbachev 著，陸宗璇 譯，《大翻修》，台北：黎明文化，1987，頁 4。

⁸⁰ 同上，頁 42。

⁸¹ 同上，頁 40。

⁸² 黃雅芳，《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前後政教關係之探討（1985 年至 1997 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1998，頁 61。

⁸³ Keston News Service No.289(Dec.3,1989)p.22.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54493/rec/1>〉
(accessed:2020/02/18).

年 份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8
宗教組織						
俄羅斯東正教	<u>11,742</u>	<u>7,523</u>	<u>7,274</u>	<u>7,038</u>	<u>7,007</u>	<u>6,794</u>
天主教	1,179	1,116	1,087	1,070	1,102	1,099
伊斯蘭教	2,307	1,820	1,087	1,069	954	751
猶太教	259	238	220	181	130	109
福音基督教浸信會	2,917	3,054	2,964	2,981	3,078	2,976
五旬節教派	1,006	904	965	775	863	843
復臨信徒	399	372	350	381	434	445
耶和華見證會	607	468	480	411	411	378
其他宗教	2,282	2,012	1,896	1,781	1,734	1,641
合計	22,698	17,507	16,323	15,687	15,713	15,036

資料來源: *Keston News Service No.289*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54493/rec/1>〉 (accessed:2020/0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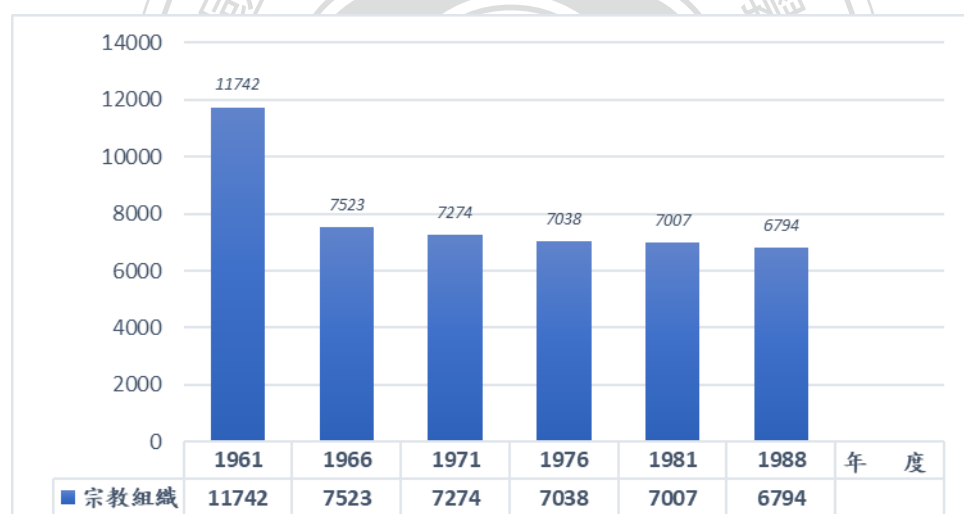


圖 2-1、1961-1988 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數目發展趨勢圖

資料來源: *Keston News Service No.289*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54493/rec/1>〉 (accessed:2020/02/18).

Gorbachev 透過一系列的改革，開啟改造蘇聯舊時的社會體系，透過公開化政策，急速開放言論自由，解禁並立法開放出版大量的書籍；釋放反對勢力獄囚、

接納異己，並重新審查有爭議的司法案件。1989 年主張公開透明化選舉，中止過去對教會迫害行為，給予宗教適當的包容度。甚至修正黨內官方的中心思想—馬列主義，從中加入更多新的元素，廣納各方知識份子的見解，並開放針貶時政。

84

公開化政策給予宗教機構展新的契機，特別凸顯於公共事務討論之方面。最初宗教團體並未對政府過多質疑，針對重建政策回應亦極為緩慢。直到 1988 年一些宗教組織開始產生醞釀反對聲量，抗議官方的宗教政策。1987 年，九個東正教信仰者所組成的團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為 Gleb Yakunin 神父，連署向 Gorbachev 上書，呼籲其擴大對宗教的改革，主要的目的在於排除對信仰者的一切歧視與偏見，並公開表達信仰者與無神論者平等共存的觀點。⁸⁵其表示：「我們相信重建政策所迎面而來的真實層面，於我國所發生的民主化過程，從本質而言，是不可分割的。這其中俄羅斯東正教會不可被排除在外。這一切只有信仰者參與社會翻新的過程中，才能使生活中的社會、文化、精神層面，展露出其價值所在。」

86

Gorbachev 執政期間，蘇聯當局對宗教組織註冊的態度上亦發生轉變。1990 年前期蘇聯宗教事務委員會（Совет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ов）領導人 Yuri Khristoradnov 表示，在重建運作下，當年新註冊將近 4,500 個宗教組織。並使宗教組織整體之總數到達 17,000 個。其中俄羅斯東正教之總數為 10,000 個。⁸⁷蘇聯整體宗教組織的總數，從 1986 年的 12,427 增長至 21,284。⁸⁸當時的一些功利

⁸⁴ BBC News (2015/03/10) *Perestroika: Reform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1733045>〉 (accessed:2020/02/17).

⁸⁵ John Anderson, *Religion, state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48.

⁸⁶ Keston News Service No.277, 11 June 1987, p.2-5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54183/rec/1>〉
(accessed:2020/02/17).

⁸⁷ Keston News Service No.347, 5 Apr.1990, p.12.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74281/rec/1>〉
(accessed:2020/02/17).

⁸⁸ John Anderson: p.173.

主義者透過權力大肆推動慈善活動，此舉不僅促使信仰活動蓬勃發展，進而彰顯蘇聯宗教自由化的現況。⁸⁹

Gorbachev 時期提出重建、公開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新思維，並在各個領域進行反思，其中在宗教問題的解決態度上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並針對蘇聯過去對宗教政策的態度進行修正，1986 年 3 月在蘇共第 27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到：「國家將致力於改善與教會的關係，並使教會的合法性獲得保障。」1987 年 Gorbachev 遇上兩大具有歷史標誌的宗教慶典：一、立陶宛公國於 1387 年「基督化」後的 600 周年紀念，二、基輔公國時期 Vladimir 大公於 988 年接受基督教信仰(Christianity)的千禧年(millennium)紀念。⁹⁰1988 年 4 月，Gorbachev 接見 Pimen 牧首等 6 位俄羅斯東正教會領導人時提到：「支持教會舉辦紀念基督教傳至俄羅斯千禧年紀念活動；並讚揚東正教會在俄國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其作為俄國社會發展的動力；並承認過往蘇聯政府在宗教問題上犯的謬誤，且積極的制訂新的信仰自由法規，以保障宗教團體的利益及教徒充分表達自身宗教信仰之權利，並進而改善蘇聯政府與東正教會之關係。」⁹¹此言論的發表於當時的宗教界及社會上造成廣泛迴響。

1990 年 10 月，蘇聯正式頒佈由 Gorbachev 簽署的新「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法」(*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o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for the USSR*)，該法開宗明義提及相關之核心理念：保障公民對宗教的選擇權，不受阻礙的實踐宗教儀式及禮儀，並規範宗教組織的活動。⁹² 該年十月底另簽署「敬拜自由」(*Freedom of Worship*)之法案，兩法皆有共同主張，明文規範宗教自由的法源依據、自由表

⁸⁹ Ibid,p.176.

⁹⁰ Ibid,p.150.

⁹¹ 樂峰，《東正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261-262。

⁹² 1 октября 1990 года № 1689-1 Союз С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закон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http://www.r-komit.ru/vera/26.htm>> (accessed:2020/03/10).

達宗教，並禁止宗教歧視。其中特別聲明「政教分離」，兩者不應透過任何方式干預彼此之行為，強調國家不該同意下放給予教會任何特權。上述的兩法也於1993年俄羅斯憲法簽署中確認其效力之來源。⁹³「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法」內容與過往有著南轅北轍之變化，例如：宗教團體擁有進行海外慈善活動之權利，並建立宗教團體自身與國際聯繫之關係；允許於私人空間、監獄等場所展現宗教儀式；捐助慈善機構賦稅（但任何涉及經濟活動仍需繳稅）；鬆綁於國家公開場合進行宗教紀念活動之管制；國家須放棄資金援助宗教活動；賦予教會法人之地位；允許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政治運動；規定教會人員和教徒與其他公民共享平等權利（包含退休金）；取消未成年人受宗教教育的限制；允許軍人參與宗教活動；搭起世俗學校系統與宗教教育合作之橋梁。⁹⁴透過該法促使宗教團體參與社會大眾及媒體生活，雖某些法案仍保留限制如禁止教會參與宣傳之工作、教會財產權仍維持教會與國家租賃之關係，但在蘇聯宗教自由化的發展道路上，已產生顯著之影響，國家與東正教會在社會地位和作用上的變化，也隨之產生重大的歷史變革。

根據相關統計，此時期的東正教會信徒人數呈現蓬勃發展的狀態，超過7000萬佔當時蘇聯人口的1/4；宗教相關的場所也隨之增加。20世紀80年代初，東正教會場所原有7000處左右。至1990年初，急遽增長至20000處左右；宗教教育也受到關注，主要體現於宗教院校數量增長的變化上，神學院於80年代前期只有16所，至1990年代已擴增至52所；就讀的學生也從原有的2000名增長至5000名左右。⁹⁵除此之外，傳教活動方面也全面獲得發展，神職人員不僅能在教堂傳教，也可以至教堂外自由傳教。教會人士也獲得參與政治活動等機會，成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進入政府機關任職。

⁹³ Marina Goskova, "The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ussia", *JSRI*(No.7,spring 2004),p.119.

⁹⁴ John Anderson:p.177-179.

⁹⁵ 樂峰:頁261-262。

時任大牧首 Alexy II 於 1991 年 8 月 23 日的公開書信中表示：「我們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永遠不再成為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毫無成果且帶有痛苦的破壞性作為（即在共產主義 70 年的歷史中）終將完結，多年如精神混亂的病人（俄羅斯），受制於其周圍人士所引起的驚恐。處於國家混亂狀態下，在坐落於基督腳下的過程中，恢復了自我的意識及思想（路加福音 9、35）。俄羅斯漸入佳境！我們都知道，這條道路將會是漫長且非輕而易舉的，但透過神聖烈士們的祈禱（指受到蘇聯政權迫害的人士）我堅信這一切不會是徒勞。」⁹⁶ 足見此時期蘇聯政府宗教改革也獲得大牧首的大力支持。

總而言之，Gorbachev「有限度」的宗教自由化政策，不僅為俄羅斯宗教自由化發展奠定基礎，也為往後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政教關係的發展地位上，形成一股助力。

⁹⁶ Irina Papkova, *Evolving Expectations :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
< <https://www.iwm.at/transit-online/evolving-expectations/> > (accessed:2020/06/19).

第二節 Yeltsin 時期(1991 至 2000 年)

Yeltsin 延續 Gorbachev 對宗教寬容的政策，並加強對宗教開放程度的力道，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此時期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教會獲得大量的特權，原因主要來自於新政權透過權力所進行的社會革新運動，「重建教會」(Restoration of the Church)則成為當時各大城市支持 Yeltsin 的知識份子間，所形成重要的政治標語，並進而形塑具有高度忠誠的社會團體。⁹⁷此時東正教會在社會的地位扶搖直上，並在社會中產生一定之影響力。信仰的狀況空前盛大，甚至連政府官員也熱衷於宗教活動，原本信仰無神論的俄共也傾向於宗教，東正教會也進入軍方的體系。在教育領域上，擴大其影響力，相關的報章書籍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東正教牧首及神職人員的地位也獲得進一步的提升。

Yeltsin 時期有兩件與東正教相關之事件：第一，1994 年 9 月，在府會政爭後，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出來擔任調解人的角色，以緩和兩派的政治矛盾。並防止衝突進一步的擴大。說明教會在俄國政治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在俄國車臣的問題方面，俄羅斯東正教認為，就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立場而言，教會理當給予政府對車臣的軍事行動的支持；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而言，政府的軍事行動應該受到譴責。前任大牧首 Alexy II 公開呼籲支持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為主張的車臣戰爭。這當中也潛藏著政教關係下的政治交易，教會獲得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支持，要求政府提供援助藉以限制外國傳教士於國內活動之發展，作為打擊外國福音派教會之政治籌碼。⁹⁸為實現國家主權的完整性和人道主義的

⁹⁷ Nikolay Mitrokh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76,No.1(2009),p.318.

⁹⁸ Andrew McGregor, "Crescent Under the Cross: Shamil Basaev's Orthodox Enemy" ,*North Caucasus Weekly* Volume: 7 Issue: 4(197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rescent-under-the-cross-shamil-basaevs-orthodox-enemy-2>> (accessed:2020/03/12).

主張，俄羅斯東正教教仍希望透過自身的影響力，主張以不訴諸武力的前提下，以和平之方式解決車臣問題。

東正教信仰的人口在 Yeltsin 時期達到高峰，信徒將近 7000 多萬人，已佔全國人口的一半，成為了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甚至在日後的總統選舉中，成為各政黨派系獲取選票的來源。〈牧首與總統：俄羅斯宗教與選擇〉(The Patriarch and the President: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Russia) 文章中，東正教認同的因素，是影響俄羅斯人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調查中顯示認為宗教信仰者在當時 1996 年總統大選的投票比例超過非信仰者，其中信仰者支持 Yeltsin 的比例較高。⁹⁹由此說明東正教會在 Yeltsin 連任的道路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起初於 1993 年期間，Alexy II 參與國族主義的國內團體及外部西方勢力如美國總統 Clinton 及 Carter 以及歐洲議會的領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 等，一同向 Yeltsin 施壓改革宗教法案，最終促成 Yeltsin 任內簽署新版「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法」(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o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新法於限制俄羅斯在宗教多元化的發展上，並將宗教於國內的種類分為兩種形式：「宗教組織」與「宗教團體」，「宗教組織」包含俄羅斯東正教會、佛教及伊斯蘭教等傳統信仰教派；而「宗教團體」則分為摩門教、浸信會、路德教派、五旬節派及長老會。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宗教團體」雖被允許在國家內註冊、擁有自身財產及教導信徒的權利，但每年都得重新完成註冊之程序，且須等 15 年才可獲得與「宗教組織」相同之權利。宗教改革新法案辜負西方領袖之期待，限制其他宗教在俄國的發展，讓東正教會獨占利益。新法案之內容中，針對其他宗教團體，祭出包含撤銷個人對於財產掌握之權利以及接受國家物質利益之協助等。

⁹⁹ Vickil Hesli,& Ebru Erdem& William Resinger, &Arthur Miller, "The Patriarch and the President: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January 1998,p.63.

這份新法案內文中的三分之一內容，皆為限制外國宗教組織團體之發展。¹⁰⁰ 東正教會受到國家之保護，並透過該法擴張其權力。

Yeltsin 簽署關於保護東正教會的新法案的作為，遭受其他西方基督教會領導人的指責並認為此舉偏袒東正教會，並嚴重威脅與破壞俄羅斯宗教自由的發展。在該法的執行上，俄羅斯東正教會獲得 15 年授予權力和特權的資格，包含擁有自身財產權、掌握廣播與電視的話語權，以及發放宗教文宣的權力。其中也包括稅務的豁免及參與執行醫院和喪葬服務等項目。¹⁰¹

學者 Marina Goskova 則針對俄羅斯政府對宗教法案一系列之變更，認為此舉措，不僅破壞人權的維護及宗教團體法案平等之公正性，對於俄羅斯公民社會之發展而言，皆顯示倒退之趨勢。¹⁰²

2007 年 4 月 25 日於基督救世主大教堂(Christ the Savior Cathedral)舉行 Yeltsin 的葬禮，遵從傳統東正教儀式進行，俄羅斯的政要皆出席該葬禮。包含 Putin、Medvedev 及 Sergei Ivanov。Yeltsin 也是繼沙皇 Alexksandr III 在 1894 年於該教堂完成葬禮之俄國領導人。對於 Yeltsin 而言，身兼東正教徒及前元首的雙重身分葬於此地，對於俄羅斯及東正教會的正當性無可厚非，別具深刻之歷史含意。而大牧首 Kirill 過往支持 Yeltsin 於俄羅斯的政治改革，兩人維繫著密切的政治同盟關係，Kirill 於其葬禮中讚揚 Yeltsin，並表示：「他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束縛，並給予我們(俄羅斯人民)自由。」¹⁰³

¹⁰⁰ Marina Goskova:p.119.

¹⁰¹ The New York times (1997/9/27)*Irking U.S., Yeltsin Signs Law Protecting Orthodox Church* < <https://www.nytimes.com/1997/09/27/world/irking-us-yeltsin-signs-law-protecting-orthodox-church.html> > (accessed:2020/02/22).

¹⁰² Marina Goskova:p.119.

¹⁰³ The New York Times(2007/04/25) *Boris Yeltsin buried after Orthodox Christian Service* < <https://www.nytimes.com/2007/04/25/world/europe/25iht-yeltsin.4.5436531.html> > (accessed:2020/03/08).

第三節 Putin 時期(2000 年至今)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形成真空狀態，舊有傳統思想價值頓時消逝，發生新思想無法銜接填補空缺的尷尬局面；這也產生契機給予繼任者 Vladimir Putin 在意識型態迷失的道路上的依循有著極大的著力空間，進而整合出新型的意識型態。Putin 在上台的首要任務即為修補與重建俄羅斯意識形態的框架，但此任務的醞釀其實早在 1998 年擔任聯邦安全局(FSB)局長期間即有跡可循。就任期間兼任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會議的秘書，該組織所負責的工作內容即為研擬新國家安全構想，因此 Putin 在該構想的研擬上展現周延且強而有力的影響力。1999 年 12 月 17 日 Yeltsin 在其退位前正式簽署執行新構想，完全呼應新思想的產生，並強調「俄羅斯精神與道德思想上之重建」。Putin 往後的繼任更表明他將肩負此重責大任，並致力於發展俄羅斯的地理與精神之定位。¹⁰⁴

2000 年 3 月 26 日 Putin 就任俄羅斯聯邦總統後，在宗教改革的觀點延續 Yeltsin 的政策，並發表有關宗教的政治觀點：首先於《千年之交的俄羅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文章中「反對俄羅斯恢復任何形式的國家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¹⁰⁵ Putin 認為 1917 年十月革命後所形成的公民認同，不是藉由思想教育的過程達成，而是透過暴力手段的方式取得。儘管 Putin 認為過往當局的意識型態和政策迫使人民遭到各種鎮壓，其中包括教徒，並主張「在民主的俄羅斯不應當有強制性的勢力迫使公民的意見一致。任何社會意見一致只能來自於自發性」。俄羅斯公民應享有「精神自由、思想多元及新聞自由」，否則就沒有所謂的

¹⁰⁴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9/11/19)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olitical-role-russian-orthodox-church-97647>>
(accessed:2020/02/27).

¹⁰⁵ 千年之交的俄羅斯，<<https://wenku.baidu.com/view/2a7a4ad3c1c708a1284a4425>>，
(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政治自由」。但 Putin 亦明白指出當今俄羅斯改革之所以艱辛與緩慢，主要癥結點在於「社會的不團結」，為改善此問題，必須以兩種論點做為支撐國家政策的方針所在：一、接受超越各種社會、集團與種族利益藩籬之超國家的全人類價值觀；二、恢復俄羅斯自古以來的傳統價值觀，即所謂的以奉行道德價值為主軸的東正教會。Putin 強調宗教的作用，不僅存在於每個信徒的道德準則內，也是體現全體人民與國家不屈不饒的精神象徵。東正教會具有彰顯俄羅斯文明的特性，並使真理能長久支撐人民的信念，給予人民希望。Putin 表示對基督的讚揚在兩千年前至今仍沒有失去它最初的本意。其堅信在俄羅斯邁入第三個千禧年時，促使社會中加強並相互理解，進而達成基督教理想的共識，是指日可待的偉大目標，其中東正教會將為俄羅斯精神和道德的復興做出極大之貢獻。¹⁰⁶

在對待其他教派方面，Putin 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並認為在俄羅斯各教派應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但一切前提建立在以愛國主義為主的前提上。因此簽署修改「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的相關法條，將宗教組織的登記日期延長一年，主要的作用在於使一些未註冊的小教派能不受法律條款和時效所約束，並能彰顯領導人對非傳統教派之重視。¹⁰⁷

Putin 具體的宗教改革內容方面，分別於 2002 年 2 月及 6 月制定兩部新宗教法：第一部為保障教會合法地位及其利益，落實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權利，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以及維持國家和宗教組織間的相互和諧。另一部則簽署《打擊極端主義活動》(On Fighting Extremist Activity)，主要為保障俄羅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俄羅斯聯邦主權的完整性及安全，強烈抵制極端主義活動。藉以警告社會組織、宗教組織等，一旦從事相關極端主義之活動將負擔其法律責任。此法

¹⁰⁶ 同上。

¹⁰⁷ 樂峰：頁 261-262。

進而擴大宗教演講、出版及活動方面形成犯罪化範圍之規範。¹⁰⁸

2006 年的版本定義極端主義活動包含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活動。並視極端主義活動為「煽動極端國族主義者抑或是宗教及社會共同的敵人。」¹⁰⁹此法形成定義極端主義 (Extremism) 與極端主義活動 (Extremist Activity) 中的灰色地帶，沒有任何法源依據定義何謂「宗教極端主義」於該法之中。此外同年簽署《關於對俄羅斯聯邦非政府組織的修正案》(On Introducing Amendments to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GO Law)，其中宗教組織參與相關組織活動時受制於該法之影響，須向政府完全實報宗教組織的資料。另外則必須落實申報宗教組織受到境外人士與組織的投資之過程。2007 年修正案則放寬該法條件。2009 年聯邦法第 170 條「非政府組織」(On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修正案中，若該宗教組織的資產未超過 3 千萬盧布的上限，不得獲得境外人士或團體的投資。¹¹⁰此舉被視為限制境外宗教組織於俄羅斯過內發展的必要手段之一。此外為呼應 Putin 的愛國主義精神之主張，俄羅斯東正教會領導人號召全體信徒遵守國家法律，嚴守傳統東正教會道德戒律。¹¹¹

從過往歷史脈絡中追尋俄羅斯的政教互動，其中政教關係交織出獨具特色的「二元制權力結構」，兩者呈現相互競合之關係。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國家所交織出的緊密關係，主要來自於俄羅斯例外論 (exceptionalism) 所構成的意識形態觀點。早在沙皇時期，君權神授展現獨樹一格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價值。並稱其為「神聖東正教沙皇」 (The Holy Orthodox Czar)。基輔羅斯時期，政權積極扶持教會，賜予教會與修道院大量之土地，且賦予教會各種特權，如法律豁免和免稅權等；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Forum 18 (2009/04/27) *Russia: How the battle with "religious extremism" began* <http://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1287> (accessed:2020/03/26).

¹¹⁰ Javier Martínez-Torrón and W. Cole Durham, Jr., *Religion and the Secular State*,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w and Religion Studie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0), p.579.

¹¹¹ 樂峰：頁 264-265。

教權也竭盡所能為世俗政權服務，東正教會宣揚君權神授之思想，使王權神聖化，鞏固羅斯大公的統治地位。從現有的跡象所顯示，Putin 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與過往的俄羅斯政教關係模式相比，頗有識曾相似之作法。¹¹²

「同舟共濟」可以藉此形容 Putin 與俄羅斯東正教會之間的同盟合作關係，俄羅斯國族意識與例外主義，則是作為解釋兩者相互合作的實證。透過兩者，建立排除西方及亞洲之概念，建立獨樹一格的思想價值。俄羅斯的例外主義主要架構包含受害者的地位(victimhood)及民族與宗教結合的核心價值。¹¹³學者 Edward Said 在 1993 年《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認為一個社會透過神學思想的建立及個人英雄的塑造，進而形成核心思想，捍衛傳統文化遭受外來勢力的侵蝕。¹¹⁴受害者的地位主要是凸顯俄國在歷史上遭受侵略的弱勢的地位，如 1812 年俄法戰爭、1941-1945 年衛國戰爭，以及近年北約與歐盟勢力的東擴，進而有效說明俄羅斯被迫反擊理由之歷史正當性依據。

俄羅斯在歷史上的各個階段對於例外論的闡述與表現，皆反映出不同形式的樣貌。過往帝俄時期所凸顯的重點有其二點：其一「特別的道路」(особый путь)，向東西方文化進行區隔，彰顯其獨特的自我價值；其二則自詡俄羅斯為「第三羅馬」，作為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蘇聯時期則分為：前期宣傳馬克斯列寧共產主義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中期則為宣傳共產國際；二戰結束後，則是向東歐國家強行宣傳並植入共產主義及計畫經濟等思維。蘇聯瓦解後，Putin 上台則將例外論的內容轉向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於 2007 年慕尼黑演說上譴責美國對於國際事務處理上的雙重表準、違反人權及干預主義之行為等。¹¹⁵

¹¹² 楊翠紅，《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關係研究(9~18 世紀)》，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1-172。

¹¹³ Brendan Humphreys, "Russian Exceptional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Vol. 12, No. 1,(2016),p.18.

¹¹⁴ Edward W. Said ,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93).

¹¹⁵ Michael Bohm(2013/09/26) *Putin Revives Russian Exceptionalism*, The Moscow times
<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3/09/26/putin-revives-russian-exceptionalism-a28048> >

克里姆林宮當局的主要意識形態的思想發源來自 Alexander Dugin，透過其哲學思想，進而左右俄羅斯政府的政策的方向。根據 Dugin 的論點說明教會、國家與社會三者間角色分配上的關係，國家作為主導之角色，教會作為國家的夥伴，其他私人的組織則從旁支持教會與國家。他們獲得 Putin 賦予的意識形態管轄權，進而打擊宗教團體異議人士對於政治的其他主張。主要原因來自於 Putin 認為獨立的宗教活動將具有潛在影響其政權發展之威脅。¹¹⁶

反美主義是作為 Putin 與俄羅斯東正教會鋪成俄羅斯例外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主要的原因透過激起廣大的俄羅斯人民面對外患所共同凝聚之心態，進而掌握支持度。根據 Levada 民調中心表示，有將近 60%俄羅斯人民相信美國對俄羅斯具有嚴重之威脅(此數據從 2007 至 2015 年，增長 12%)，其中 40%相信美國將嘗試掌握俄羅斯的經濟；31%相信華盛頓當局有意侵占俄羅斯；甚至有 36%相信美國政府意圖於俄羅斯的境內宣傳他類與頹廢(alien and decadent)價值體系。¹¹⁷因此反美意識形態的散播在國內視為團結俄羅斯人民至為重要的手段之一。

若談及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主要中心思想闡明則有其三，首先鼓勵並尊敬教會的各等級制度與教士，再者要讓俄羅斯人民了解與定義俄羅斯文化之觀點，其三作為鋪成意識形態架構中的重要基石，進而促使人民視其 Putin 為國家的精神領袖，並接受與捍衛其所展現的極權主義。前副總理 Vladislav Surkov 為此表示，Putin 是作為給予俄羅斯聖光與命運的人。¹¹⁸

而俄羅斯東正教會在形塑 Putin 自身的形象與東正教會的連結作為方面上也

(accessed:2020/08/04).

¹¹⁶ Paul Coyer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coyer/2015/05/21/unholy-alliance-vladimir-putin-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3958ae0e27d5>> (accessed:2020/03/05).

¹¹⁷ Ibid.

¹¹⁸ Ibid.

下足功夫，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各宗派視 Putin 為使徒 Paul 的投胎並祝福他。信徒以使徒 Paul 過往經驗進而比擬 Putin：過去使徒 Paul 曾迫害基督徒爾後成為其領袖，之於試圖平反 Putin 過往於 KGB 時期曾迫害教會的黑歷史。¹¹⁹ 此外聖彼得堡當地的哥薩克人為讚揚 2014 年 Putin 吞併克里米亞之舉，揭幕 Putin 衣著羅馬皇帝的半身銅像(下方圖 2-2 所示)，彼得堡哥薩克社會 Irbis 的首領 Andrei Polyakov 表示：「此銅像象徵著我們俄羅斯的民主。」«В этом образе — символ наш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¹²⁰



圖 2-2 Putin 衣著羅馬皇帝的半身銅像圖

資料來源：<https://www.rbc.ru/rbcfreenews/55588fde9a794724dab003e3>

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雖然克里姆林宮當局掌控俄羅斯國內媒體，並藉以扮演形塑意識形態的角色，但俄羅斯人民的心態並不完全依賴媒體的掌握，而是已深植於人們內心中「彌賽亞」的國族意識之理念。因此俄羅斯東正教會為此在提振國族主義上所扮演的角色上功不可沒，主要的目的則在傳達於全世界其自身對俄羅斯的觀點的定義，以及重新加強教會於俄羅斯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Putin 甚至立法通過教會重新獲

¹¹⁹ Ibid.

¹²⁰ РБК (2015/05/17)Под Петербургом установили памятник Путину в образе рим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https://www.rbc.ru/rbcfreenews/55588fde9a794724dab003e3>> (accessed:2020/03/27).

得蘇聯時期的財產權，此舉促使俄羅斯東正教會成為最大的土地持有者。¹²¹

此外 Putin 更進一步下令國有的能源公司投入巨額經費重建蘇聯時期所遭受毀壞的教堂建築。圍繞在 Putin 身旁的寡頭也為增加自身於教會內部的影響力，以任何形式支持俄羅斯東正教會，大約將近 25,000 座俄羅斯東正教的教堂重建或修復於此時期。此外教會於學校推行教導宗教事務的工作及擁有國家杜馬通過立法前之審查權，更直接說明此時期的俄羅斯東正教會逐步將勢力滲透至大眾的日常生活中。¹²²

俄羅斯東正教會主要在社會中所發揮的功能為：展現俄羅斯在中央集權下的例外主義，並整合全體人民的精神，進而連接過去歷史上俄羅斯長期抵禦外侮侵略的受害者心態。從過去的歷史戰爭的法則中探討，俄羅斯總是扮演追逐勝利的角色，但卻不見蘇聯瓦解後，有明顯意識形態再次擴張促使俄羅斯東山再起的任何跡象。時任俄羅斯文化部長 Vladimir Medinsky 表示：「俄羅斯作為歷史的創造者。」透過這具有神學思想的觀點，作為推動俄羅斯國族主義進行的主要燃料所在，以及加強過去與當今歷史的連結，獲得國內人民廣泛支持，進而深根於社會之中。¹²³

根據 2013 年 Romir 調查中心的資料顯示，教會的支持度 66% 甚至超過 Putin 的支持度 63%。¹²⁴ 2016 年 2 月 Levada 調查中心則顯示有 24% 俄羅斯人民認為教會應該影響政府的決策；56% 滿意教會在政治事務上的角色。俄羅斯東正教會自

¹²¹ Paul Coyer <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coyer/2015/05/21/unholy-alliance-vladimir-putin-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3958ae0e27d5> > (accessed:2020/03/05).

¹²² Ibid.

¹²³ The Conversation(2017/10/18) *Why Russia thinks it's exceptional* <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russia-thinks-its-exceptional-85240> > (accessed:2020/03/05).

¹²⁴ РОСИНФОРМБЮРО(2013/09/04) "Ромир": РАН и РПЦ обогнал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в рейтинге доверия россиян < <http://www.rosinform.ru/society/336224-vedomosti-ran-i-rpts-obognali-prezidenta-v-reytinge-doveriya-rossiyan/> > (accessed:2020/03/03).

2012 年至 2016 年維持六成的高支持度。¹²⁵以上的數據皆反映俄羅斯人民的觀點，特別是凸顯於非教會信仰者（Unchurched believer）方面，Kirill 有效增進教會的關鍵利益，尤其在傾向教會派與非傾向教會派之中，皆認同 Kirill 作為具有魅力的領導者及東正教會價值堅定守護者的不二人選。¹²⁶

學者 Paul Coyer 則認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俄羅斯社會中具有高度影響力，因此做為 Putin 用來推動俄羅斯國族意識認同上的重要管道。大眾普遍接受教會與克里姆林當局的合作之舉，說明當今美俄意識形態之對抗不亞於冷戰時期的緊繃情勢。¹²⁷此外克里姆林宮當局與海外東正教教會合作關係方面，可追溯至 2003 年 9 月 Putin 與海外俄羅斯東正教會（ROCOR）的都主教 Laurus 於紐約進行接觸揭開序幕。該組織成立於俄國經歷十月革命的流亡至海外發展。¹²⁸此舉為俄羅斯透過教會所扮演的「國際化」角色之管道，進而拓展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當今俄羅斯於國際社會上所展現的任務，為擴大其於歐亞地緣政治的影響力。而這一切的目標皆透過強勢中央政府掌控領土的管轄權，以及作為輔助角色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從旁協助實踐其文化影響力。此外俄羅斯例外論則說明其對內於人民間所形成廣大之共鳴，進而成為 Putin 於國內高支持度的主要來源依據。Putin 透過以上的管道成功扭轉自身的社會信任度，進而有效形塑自身為俄羅斯守護神的角色。1648 年三十年戰爭¹²⁹，作為歐洲最具規模的宗教衝突，而近代宗教文明衝突的例子，則由俄羅斯東正教會與 Putin 合作對抗西方勢力所取而代之。

¹²⁵ 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6/02/19)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http://www.levada.ru/2016/02/19/tserkov-i-gosudarstvo-2/>〉 (accessed:2020/03/03).

¹²⁶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7/02/09)*Russian Orthodoxy and Politics in the Putin Era*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2/09/russian-orthodoxy-and-politics-in-putin-era-pub-67959>〉 (accessed:2020/02/29).

¹²⁷ Paul Coyer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coyer/2015/05/21/unholy-alliance-vladimir-putin-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3958ae0e27d5>〉 (accessed:2020/03/05).

¹²⁸ Ibid.

¹²⁹ 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 年-1648 年)，這場戰役為歐洲各國爭奪利益、樹立霸權的矛盾以及宗教糾紛激化下的產物，進而推動日後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資料來源：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history/9a4q9j.html>〉 (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第四節 小結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而言，東正教會在俄羅斯宗教組織中，佔有主宰的地位，但它卻不是俄羅斯做為推動民主化進程中的關鍵角色，反而作為提供極權專制政權的一種回聲(echo)。¹³⁰學者 Swidler 所言：「文化的涵義如同一種形態，或是建立技巧或習慣，進而形塑成自身所想要及所喜歡的樣子。」¹³¹而宗教作為具有潛在能力的符號系統，能藉此從中重塑政治的文化。論東正教信仰的合法性，於當今俄羅斯發展如此順遂的主因，為強大的世俗政權在背後撐腰。

為追求政治的利益，政治菁英在國家內部重建過去歷史的神話，若社會大眾接受政治菁英們所傳達的神話，可助其彰顯政權合法性，進而提供強大的內聚效應，形成國家認同。¹³²說明當今東正教會在俄羅斯政壇參與政治活動的起源，來自於政治菁英們為達成政治目的，進而借助依賴的必要手段。

過往蘇聯時期教會受到當局迫害，大多數的教士被捕入獄，甚至受到折磨對待。少部分則是與蘇聯當局合作，成為蘇聯當局的線人。西方學者曾指出大牧首 Kirill 與當時蘇聯政府已形成合作關係，1980 年代 Putin 擔任 KGB 第五部門的官職，工作職責為管理宗教團體事務¹³³，當時與 Kirill 已熟識，兩人相識 30 年。說明往後政教關係的穩定與建立基礎，早在過去蘇聯時期即有跡可循。

¹³⁰ Marina Goskova:p.111.

¹³¹ Ann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51(1986),p.275.

¹³² Marina Goskova:p.114.

¹³³ 第五部門藉由宗教事務委員會控制宗教活動，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主要來自於退休或殘疾的 KGB 官員。Fifth Chief Directorate <<https://fas.org/irp/world/russia/kgb/fifth.htm>> (accessed:2020/06/12).

俄羅斯在 Gorbachev 的重建時期開啟民主化的過程，但當時在人民心中長期根深蒂固的舊有意識形態與當時所萌芽的民主的思想背道而馳。而具有深厚歷史背景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則作為俄羅斯極保守勢力之代表。即使教會內部人員長期受到共黨政權壓迫，但直到 1980 年代末期東正教會的教士們開始參與俄羅斯政壇上的活動，如擔任議會的代表職務。¹³⁴ 足以說明教會為提供世俗政權服務的例子。

Gorbachev 時期簽署 1990 年新版《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法》，進而開啟「宗教自由化」風潮之先驅。可以從中理解此時期的宗教自由化是有限度，並非全面開放自由，但達成宗教教育的解放，以及宗教組織人士獲參與政治事務之權利。

蘇聯瓦解後，俄羅斯東正教會開始著手為重返主導俄羅斯社會的角色進行準備。首先在 1990 年代長期奉行無神論理念的蘇聯政權瓦解，伴隨而來的則是精神思想之空洞。讓當時的西方傳教團體體認此地區為傳遞福音之新大陸，因而促使西方傳教團體如福音派、天主教、摩門教，以及耶和華見證會等教會勢力如洪水般的席捲湧入。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當時宗教團體充滿開放與競爭氛圍的時期中脫穎而出，掌握極大資源運行，並在短時間內重塑自身於社會的影響力。1997 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成功向政府呼籲通過限制宗教自由之法令，該法牽制外來勢力的宗教信仰，因此促使俄羅斯東正教會掌握整合國家文化能力之先決條件。

Yeltsin 上任延續前者宗教自由化的政策，為打擊外國教會勢力，保護東正教會在國內之地位，透過宗教組織法，藉以換取俄羅斯東正教會於 1994 年車臣戰爭與 1996 年總統大選對 Yeltsin 的支持。此時期政教互利且緊密的合作關係上，進而鞏固東正教於國內社會地位扶搖直上及宗教組織的主宰地位。

¹³⁴ Marina Goskova:p.119.

東正教會在後共至今的發展階段歷經兩位具有代表性的大牧首領導如 Alexy II 及 Kirill。Alexy II(1990-2008)大牧首在位期間，此時期的教會重建工作，形容為是磚頭與灰漿（Brick and mortar），主要目標為漸進式進入信仰本質（Воцерковление），較少著墨於外部世俗事務的連結上。其中擴大教會官僚體系的建立如主教區、主教、教區、教士、修道院數量大幅增加可得知。（見下表 2-2）Kirill（2009-現今）大牧首則於任內，擴大重建教會的任務以呼應其所主張「內部傳教」（innermission）的理念，透過媒體及訊息間的互通，進而達成其目的。

135

表 2-2 1988、2008、2016 年俄羅斯東正教會內部建設的發展數目

分類 \ 年份	1988	2008	2016
主教區數	76	157	293
主教數	74	203	283
教區數	6,893	29,263	34,764
教士數	6,674	27,216	35,171
修道院數	22	804	926

資料來源：

1988 年：〈<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41724.html>〉

2008 年：〈<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41724.html>〉

2016 年：〈http://p2.patriarchia.ru/2016/02/02/1238671510/doklad_AS_2016.docx〉

（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28 日）

俄羅斯的國族主義伴隨俄羅斯東正教於社會當中影響力擴增，並同時減少其他宗教團體之影響力。宗教自由度之限制，在任何時期都是俄羅斯政府開鋤之領域。主要核心理念為屏除非俄羅斯東正教之勢力以及使俄羅斯東正教掌握特權。宗教框架之限制，反應出侷限俄羅斯公民權及為剛起步的民主發展方面之警訊。蘇聯末期宗教自由化的發展，可以解釋為「有限度的自由化」，爾後俄羅斯聯邦時期的發展展現「罷黜百家、獨尊東正教會」之態式。而在政教關係

¹³⁵ Gregory L. Freeze, "Russian Orthodoxy and Politics in the Putin Er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09, 2017, p.1.

的行為模式方面，則展現俄羅斯政府與俄羅斯東正教會所形成更為緊密的政治同盟，以及互利共生的特殊關係。

當今俄羅斯東正教會對俄羅斯社會的影響，將近七成的俄羅斯人民認同俄羅斯東正教會，雖然大多數的支持者並無參與教會服務，以及在公開場合展現其信仰。另外三成的俄羅斯人民表示，即使身為無神論者也同樣支持教會。¹³⁶即可說明教會價值的存在，主要作為俄羅斯國族意識與文化的象徵，並以精神的本質，日以繼夜地存在於人民生活中。教會成功的原因在於，深獲社會之信任，以及普遍俄國人民接受教會所宣揚的俄羅斯例外論及懷疑西方的觀點。Putin 成功透過教會在社會上所建立的信任度基石，不僅消除任何在社會上的反對聲勢，進而有效形塑自身俄羅斯守護神的身分與形象。

Putin 上任期間為填補 1991 年蘇聯瓦解後的傳統意識的空缺，透過俄羅斯東正教會，作為對內扮演內政及外交的輔助角色，以及喚醒俄羅斯公民傳統愛國主義及意識形態的必要手段，Putin 為了鞏固國內的聲勢及對抗西方勢力，運用俄羅斯例外論所形成的反美主義、東正教會及自身形象的形塑連結，作為俄羅斯核心價值的依據。

透過克里姆林宮媒體不斷的放送，以及俄羅斯東正教於社會的文化影響的推波助瀾下，對內增長俄羅斯大眾對於 Putin 的接受度，對外與西方國家進行的地緣政治的角力過程中，Putin 巧妙的運用宗教，作為形塑國內政策及對外政策上的依據所在。教會在角色扮演上，不僅支持俄羅斯政府，也同時協助俄羅斯政府在國際事務之推動層面。

¹³⁶ Paul Coyer: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coyer/2015/05/21/unholy-alliance-vladimir-putin-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3958ae0e27d5>〉 (accessed:2020/03/05).

第參章 東正教會與俄羅斯公共外交

上世紀 90 年代全球冷戰結束後，傳統以軍事國防為主的國家安全觀念已有所改變，逐漸納入以氣候、環境、教育、文化、宗教等衍生出的項目的非傳統國家安全概念。¹³⁷

蘇聯解體後受冷戰思維根深蒂固影響，許多西方國家患有「恐俄症」，針對俄羅斯保持著非理性的主觀排斥態度，透過影音、文字圖像等大眾媒體傳播以各種形態的方式向世界散播，甚而時常過度扭曲解讀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與訴求。俄羅斯當局為改善此情形，並試圖導正整體國家形象對於全球的已形成的負面影響，仿效西方國家於公共外交領域發展上的模式與力度，意圖將外界對於俄羅斯「碎片化」的刻板印象，重塑成正面國家形象，俾使其他國能有效了解並認同俄羅斯外交政策上之觀點。¹³⁸

隨著北約東擴、俄喬戰爭的發生，加速俄羅斯國土邊界的威脅與周邊地緣政治安全的擔憂，促使俄羅斯進而加強公共外交執行上的力度。呼應 Putin 於 2008 年強調以「實現社會、經濟目標」為度量衡指標，¹³⁹政府開始朝向與鄰近國家進行公共外交上之共同發展策略，公共外交於俄羅斯對外整體戰略考量上日益顯重。2012 年 Putin 再度擔任總統職務後，除加強公共外交政策上的投入，並同時倡議加重媒體在公共外交上所扮演之角色。俄羅斯政府為此調整公共外交的發展策略，延伸出各種型態的公共外交活動模式，亦因此獲得一定程度之成效。

¹³⁷ 王崑義，〈非傳統安全與台灣軍事戰略的變革〉，《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 第 2 期，2010 年，頁 6-7。

¹³⁸ 趙鴻燕、劉超，〈俄羅斯公共外交的傳播瓶頸與未來發展路徑〉，《政治傳播視域下中西微博運用對策》，第 4 期，2013 年，頁 114。

¹³⁹ 同上。

蘇聯解體後，留下大量於前朝反共海外僑民勢力，作為不可忽視的海外力量。克里姆林宮當局說服海外僑民勢力轉而成為海外俄羅斯國家形象的宣傳大使；2006 年當時擔任都主教的 Kirill 以「反西方文明」為主張向全世界的宣告俄羅斯人的傳統價值。甚至鼓勵海外俄羅斯僑民，在海外的生活行為趨向「俄羅斯化」。¹⁴⁰為促使海外俄僑重回「俄羅斯世界」的懷抱，充分利用公共外交的管道如海外宣傳者以及網路，並透過俄羅斯語言及文化的大力宣傳，¹⁴¹進而達成公共外交之目的。

為確保理念貫徹國內外實踐的一致性，Putin 時期俄羅斯公共外交的主要策略除了延續東正教會的海外活動外，並重啟俄羅斯當局於新聞媒體及通訊網點 (communication outlets) 的主導地位，同時加入推廣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RT) 於全球以英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的頻道播放；透過俄羅斯世界基金會(Russian world /Русский мир)負責執行文化及語言項目等方式實行。¹⁴²

¹⁴⁰ Andis Kudors, "Russian World"—Russia's Soft Power Approach to Compatriots Polic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Vol. 81, No. 10 (June 16, 2010), p. 2-3.

¹⁴¹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allenging America: How Russia,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Use Public Diplomacy to Compete with the U.S.," *Back Grounder*, (Jun 21, 2012),p.12.

¹⁴² Ibid,p.10.

第一節 俄羅斯公共外交

當今俄羅斯公共外交的實施途徑主要領域遍及媒體、藝術、文化教育、體育及宗教，(見圖 3-1)以下則分別加以論述。



圖 3-1 俄羅斯公共外交途徑示意圖

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一、俄羅斯公共外交的組織建置

公共外交定義為「建立公眾態度對外交政策的態度，進而產生執行層面的影響」。¹⁴³ 其重點在於公眾的反應，外交政策的處理若能順勢而為，其執行效果亦較佳。公共外交主要範疇涵蓋輿論、經濟利益、外交人員間交流默契以及宗教

¹⁴³ G. S., Jowett & V.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5th ed.)*, (CA: Sage: Thousand Oaks, 2012), p.287-288.

文化交流等。

依據學者 Nicholas Cull 所提出的論點指出：「公共外交所涵蓋的國際關係超越傳統外交的範圍；政府於他國培養公眾輿論的形成、國與國間的私人團體及其利益所形成的槓桿作用、外交人員彼此間的通訊往來及跨文化交流的過程等。」¹⁴⁴

Cull 創造出一種實用的公共外交分類法，該分類法確立公共外交宣傳的要素，包含：聆聽(listening)，蒐集目標國的想法和資訊；倡導(Advocacy)，透過主動訊息傳遞，推廣主要的想法與政策；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建立與推廣國家資源及成就於國際社會上的知名度；國際廣播新聞(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News)，¹⁴⁵為吸引外國人民透過主流媒體，進而掌握國際氛圍的運行。俄羅斯過往施展公共外交的過程中，長期遭受多數西方媒體負面評價，偏好挾帶著「反克林姆林宮」(anti-kremlin)主觀意識，總括認為俄羅斯缺乏適當足夠的資訊來源。¹⁴⁶為突破西方媒體的限制，俄羅斯政府加強公共外交的發展，透過動員公共外交的組織，進而建立起包裝國家形象的渠道。其中參與俄羅斯公共外交的組織成員由上而下的動員模式包括：1. 個體（上至總統下至社群媒體）、2. 新媒體型態如俄羅斯新聞社(РИА Новости／RIA Novosti)、3. 非政府組織如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RIAC)以及 4. 商業組織如 Ketchum¹⁴⁷、俄羅斯天然

¹⁴⁴ Nicholas J. Cull(2006/04/18),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 <https://www.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public-diplomacy-gullion-evolution-phrase> >
(accessed:2020/05/15).

¹⁴⁵ G. S., Jowett, , & V.O'Donnell:p.287-288.

¹⁴⁶ Martin Kragh "Russia's strategy for influence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and active measures: the Swedish cas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ume 40, 2017 - Issue 6,p.5.

¹⁴⁷ Ketchum 公司為通訊產業創新者，1923 年創立，全球最大的公共關係代理機構之一，業務遍及 50 多個國家。其中擁有五項全球業務，包括：品牌營銷、公司、醫療保健、食品和營養以及技術和專業領域；包括同心傳播 Concentric Communications（體驗營銷、活動和會議）、Ketchum 娛樂市場營銷、Ketchum 全球研究、Ketchum 體育網絡、Stromberg 諮詢（變更管理）和工作場所溝通以及 Washington 集團（遊說和政府關係）、Ketchum 公司利用其營銷和企業溝通專業知識為客戶建立品牌和聲譽。< <https://prcouncil.net/firm/ketchum/> > (accessed:2020/05/15).

氣公司(Газпром /Gazprom)。¹⁴⁸

2008 年時任總統 Dmitry Medvedev 設置「俄羅斯國際科學及文化合作中心」(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дела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за рубежом, и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Russ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¹⁴⁹，該組織隸屬俄羅斯外交部，作為俄羅斯對外人道活動的協調中心，及負責俄羅斯獨立國協同胞之生活，其中項目包含保護俄羅斯文化遺址、推廣俄羅斯文化及語言，以及教育與科學領域上的合作。此外此組織致力於獨立國協地區之發展，目的為維持俄羅斯於該區域內的影響力。目前該組織發展已遍及 80 個國家、設立 97 個代表處；其中在 62 個國家中，成立 73 個俄羅斯科學文化中心，以及 21 個國家的大使館中有派駐相關的代辦人員，藉此說明俄羅斯公共外交的涵蓋範圍遍及全球。(見下圖 3-2)¹⁵⁰

¹⁴⁸ Greg Simons “Russia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Structure, means and message” *Elsevier*, 40 (2014),p.449.

¹⁴⁹ UPI(2013/07/25) *Russia investing in soft power*
〈https://www.upi.com/Top_News/Special/2013/07/25/Russia-investing-in-soft-power/57361374760438/〉(accessed:2020/04/16).

¹⁵⁰ 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http://rs.gov.ru/ru/about>〉(accessed:2020/05/08).



圖 3-2 俄羅斯國際科學及文化合作中心全球分布圖

資料來源：〈<http://rs.gov.ru/ru/about>〉(accessed:2020/05/08).

2007 年俄羅斯政府成立俄羅斯世界基金會(Русский мир/Russian world)，該組織打破地理及民族邊界的框架限制，並專注於文化與語言間的連結。「俄羅斯世界」的組成概念，並非侷限於俄羅斯人，而是認同俄羅斯文化及說俄語的人民。該組織的發展宗旨為，促使俄羅斯語言及文化大眾化，成為國際社會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性。透過跨文化的對話，使其他族群能通盤理解。增進居住於後共地區海外俄羅斯人地位之提升，並帶有強烈國族主義色彩，透過推廣文化及語言，打擊「偽歷史」觀，進而保障海外少數俄裔人士之權利。¹⁵¹ 透過推動俄羅斯文化與俄語教育於全球，效法中國政府於全球設置孔子學院之模式。此外該組織與俄羅斯東正教會保持密切的夥伴關係，作為俄羅斯展現其軟實力的另一種型態。¹⁵²

俄羅斯的藝術領域方面，則被視為有效發揮其文化效益及軟實力之重要管道，

¹⁵¹ Jarosław Ćwiek-Karpowicz, "Limits to R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Post-Soviet Area", DGAP analyze, July 2012 N° 8, p.6-7.

¹⁵² Peter Rutland & Andrei Kazantsev, "The limits of Russia's 'soft power'",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ume 9, 2016, p.409.

在俄羅斯高質量的文化輸出下，如俄羅斯馬林斯基芭蕾舞團，不僅與西方劇場簽署合作事宜，也有效拓展俄羅斯的軟實力，透過遠近馳名的影響力，吸引海外觀眾欣賞匠心獨運的俄羅斯芭蕾舞與歌劇之演出；如已故男中音 Dmitry Khvorostovsk 及女高音 Anna Netrebko，皆受邀參與全球歌劇院之巡演。俄羅斯於國際社會最廣為人知項目為文學及古典音樂。簡而言之，俄羅斯軟實力透過長久歷史文化背景之積累，進而展現出深厚文化實力。¹⁵³體育方面，近年俄羅斯透過舉辦大型國際運動賽事提升海外的正面形象。如 2014 年的索契冬季奧運及 2018 年的世界盃足球賽。¹⁵⁴

二、俄羅斯面對西方意識形態進行資訊戰的反制

俄羅斯總統 Putin 作為俄羅斯重回國際事務軌道上的重要先驅，Putin 個人聲望在民意的信任度方面長期領先(見下圖 3-2)，為呈現其理想與抱負於國際外交實踐上；首先在國內須取得公眾信任並重啟俄羅斯當局於新聞媒體及通訊網點的主導地位，並進一步藉此擴大國際事務上的宣傳，如：俄羅斯電視網—今日俄羅斯(RT)、國際新聞網如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¹⁵⁵等，作為公共外交方面強而有力的工具包(Toolkit)。¹⁵⁶

¹⁵³ Michael O. Slobodchikoff & G. Douglas Davis, "Roots of Russian Soft Power: Rethinking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Russia*, 2017 Vol.8 No.2, p.23.

¹⁵⁴ Senem B. Çevik,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Public Diplomacy of Rising and Regional Powers", *Ris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Volume 3, Issue 3 (Public Diplomacy of Rising and Regional Powers), Dec. 2018, p.10.

¹⁵⁵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http://big5.sputniknews.cn/>> (參閱日期:2020 年 05 月 23 日)。

¹⁵⁶ Senem B. Çevik: p.10-11.



圖 3-3 1999-2019 年 Putin 民意信任度

資料來源: Levada < <https://www.levada.ru/en/ratings/> >

(參閱日期:2020 年 05 月 23 日)

Putin 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簽署新國家安全策略(New security strategy)，認為當今存在於俄羅斯社會的危機，為遭受西方資訊戰的侵蝕，形成俄羅斯國家安全之威脅。¹⁵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批評俄羅斯的政治與軍事領導模式，對俄羅斯有助長顏色革命於境內發生之可能性。透過上述之威脅，俄羅斯建立起抵抗西方勢力的中心架構，透過控制媒體及通訊科技：公開或隱藏對外目標之運作。¹⁵⁸

追溯自蘇聯傳統的軍事思維，暗中致力於對外影響力之行動被稱作為積極措施 (ак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 active measure)。與其他公共外交手段最大差異點在於，阻礙敵對國於國內形成大眾支持觀點，進而形成推動政策運行之能量；利用各種不同管道，以訊息傳播、操縱政治活動及機構等，並透過秘密的形式進行，視「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¹⁵⁹做為最高指導原則。

¹⁵⁷ Olga Olikier, *Unpacking Russia'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SIS <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packing-russia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 (accessed:2020/05/15).

¹⁵⁸ Stephen Blank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as Domestic Counterinsurgency"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ume 35, 2013 - Issue 1, P.31-44.

¹⁵⁹ 合理推諉 (Plausible Deniability) 該術語在法律和政治中均使用。於政治中通常適用於使大型組織的領導不了解組織正在執行非法行為之做法。因其確實不知道有任何非法行為，因此自

學者 Keir Giler 表示，俄羅斯以傳統蘇聯的形式進行扎根，其中透過新型態之模式如網路及電信。¹⁶⁰從當代俄羅斯安全準則(contemporary Russian security doctrines)中：自 2014-2016 年所提出的軍事準則(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Military Doctrine)¹⁶¹、國家安全戰略(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¹⁶²、資訊安全準則(Доктри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Information Security strategy)¹⁶³皆與蘇聯時期極為相似，並定義資訊戰為和平用途及戰間期之防禦策略，並要求政府機構、安全服務、及媒體三者相互合作。

¹⁶⁴

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則為 2011 年所成立「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РСМД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該組織作為外交領域上的智庫；成立目的為加強和平、人民間的團結、預防國際衝突及致力於開發衝突問題的解決機制，並建立與國家、學術團體、企業及公民社會之間的連結。此外該組織的任務為促進俄羅斯和平融入國際社會，與俄羅斯科學機構、外國分析機構及學界，針對國際關係重大問題上保持密切之合作。¹⁶⁵

Alexander Gorchako 公共外交基金會(The Alexander Gorchakov Public

動免責。該詞最早出現於 1970 年代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針對美國情報機構進行調查時所提出。委員會發現中央情報局進行企圖暗殺古巴領導人 Fidel Castro 的陰謀。委員會認為總統支持這項行動。但總統確實可以否認對該事件陰謀的任何了解，主因為其確實不知道該計劃細節之運作。Politicaldictionary <<https://politicaldictionary.com/words/plausible-deniability/>> (accessed: 2020/05/04).

¹⁶⁰ Keir Giles “Russia’s ‘New’ Tools for Confronting the West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Moscow’s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March 2016, p.1-73.

¹⁶¹ Кремль, Президент утвердил новую редакцию Военной доктрины, 26 декабря 201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47334>> (accessed:2020/05/27).

¹⁶² Кремль, Утвержден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51129>> (accessed:2020/05/27).

¹⁶³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5.12.2016 г. № 646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60>> (accessed:2020/05/27).

¹⁶⁴ Martin Kragh :p. 7.

¹⁶⁵ RIAC General Information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bout/>> (accessed:2020/05/07).

Diplomacy Foundation)，發展宗旨為整合國內公民團體之勢力，進而達成共同目標：有效的介紹俄羅斯及其國家文化之價值。該組織參與外交政策上目前有將近 5000 個正式註冊的非政府機構，其中有 859 個從事國際事務的運作。¹⁶⁶ 透過與國際團體互動建立對話框架，進而傳達俄羅斯觀點，提升俄羅斯的形象。

該組織並針對特定區域進行特別的計畫，如波羅地海對話(Baltic Dialogue)，針對當地俄語人口的使用者所設置的項目；針對 19 世紀高加索戰爭後所產生當地切爾克斯人 (Circassian) ¹⁶⁷ ；前蘇聯高加索部落人族群問題的高加索對話 (Caucasus Dialogue)。¹⁶⁸

其他俄羅斯非政府組織包括：俄羅斯人道任務(The Russian Humanitarian Mission)¹⁶⁹、創意外交(Creative diplomacy)¹⁷⁰、文學翻譯所(The Institut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¹⁷¹、瓦爾代論壇俱樂部(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¹⁷²、PIR 中心(PIR Center)¹⁷³、俄羅斯金磚四國研究委員會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 /НКИ БРИКС)¹⁷⁴ /Russian Committee for BRICS Research、外交與國際政策委員會(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ВОП /The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¹⁷⁵、西伯利亞與歐亞專家俱樂部(Экспертный клуб Сибирь-Евразия)¹⁷⁶、以及 Berlek 統一地緣政治研究中心(Центр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¹⁶⁶ Oleg Shakiro (2013/02/14) Russian soft power under construction
〈<https://www.e-ir.info/2013/02/14/russian-soft-power-under-construction/>〉 (accessed:2020/05/23).

¹⁶⁷ 生長於高加索地區的族群，使用語言為西北高加索語。

資料來源：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ircassian>〉 (accessed:2020/05/03).

¹⁶⁸ Greg Simons “Russia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Structure, means and message” *Elsevier*, 40,2014,p.446.

¹⁶⁹ 〈https://www.imemo.ru/en/jour/PMB/index.php?page_id=697&id=8729〉 (accessed:2020/05/08).

¹⁷⁰ 〈<https://www.picreadi.com/about/>〉 (accessed:2020/05/08).

¹⁷¹ 〈<http://institutpervoda.ru/static/225464731/52>〉 (accessed:2020/05/08).

¹⁷² 〈<https://valdaiclub.com/about/valdai/>〉 (accessed:2020/05/08).

¹⁷³ 〈<https://www.pircenter.org/en/pages/48-about-pir-center>〉 (accessed:2020/05/08).

¹⁷⁴ 〈<http://www.nkibrics.ru/>〉 (accessed:2020/05/08).

¹⁷⁵ 〈<http://www.svop.ru/about/>〉 (accessed:2020/05/08).

¹⁷⁶ 〈<http://sibir-eurasia.ru/about>〉 (accessed:2020/05/08).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Берлек-Единство»/Berlek-Center)等。

克里姆林宮當局為增加影響力，透過在海外的大眾文宣(Popular print)、廣播及電視台進行宣傳。其中最主要的政治目的，不僅為整合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印象，且提倡多極體系(multipolar)的世界觀，進而制衡美國主導的世界局勢。¹⁷⁷

RT 則是作為俄羅斯軟實力施展在全球電視勢力版圖的領頭羊。2005 年成立宗旨為於全世界行銷俄羅斯的形象。主要內容為建立正面的俄羅斯觀點，打擊美國主導的西方媒體勢力。全球性的資訊和市場測量公司—尼爾森調查中心(Nielsen Media Research)於 2010 年調查顯示，華盛頓和紐約的觀眾喜愛 RT 勝過其他主要國際新聞頻道，作為每日訊息之來源；其中同時有將近 42.6% 的觀眾欣賞 RT 對新聞或與主流媒體有所不同的批評態度，並將其視為有偏見的主流新聞的替代方案。¹⁷⁸ RT 運行目的，為消除外國觀眾對俄羅斯資安理念的歧見。透過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及 YouTube 等主流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覆蓋五大洲及 100 多個國家，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將近 385 萬位訂閱者¹⁷⁹，甚至為西方觀眾量身定做節目，其影響力非同小可。¹⁸⁰

RIA Novosti 則為俄羅斯的官方網路媒體，運行於 45 個國家及提供 14 種不同的語言。¹⁸¹ 1922 年所設置的莫斯科廣播(Radio Moscow)，現今已改名為俄羅斯之音(Voice of Russia's/VOR)，廣播範圍遍及 160 個國家 39 種語言形式(包含主流語言英文、俄文、法文、阿拉伯文、西文、德文及中文)。俄羅斯之聲表示，

¹⁷⁷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allenging America: How Russia,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Use Public Diplomacy to Compete with the U.S.”, *Back Grounder*, (Jun 21, 2012), p.10.

¹⁷⁸ RT (2011/01/09) *RT watched more than other major international news channels in major U.S. cities* < <https://www.rt.com/about-us/press-releases/rt-watched-major-international-news-channels-major-u-s-cities/> > (accessed:2020/05/14).

¹⁷⁹ <https://www.youtube.com/user/RussiaToday> (accessed:2020/05/14).

¹⁸⁰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10.

¹⁸¹ < <https://ria.ru/> > (accessed:2020/05/23).

有將近 109 萬聽眾遍及 160 個國家，成立該廣播的目的為讓國際社會的群體更有效了解俄羅斯，並透過海外同胞推廣俄羅斯的文化及語言，提升俄羅斯正面的形象。¹⁸²另外數位外交(Digital Diplomacy)則作為俄羅斯公共外交的另一種形式：由俄羅斯外交部所發想的形式，透過介入資訊及溝通的技術，進而影響大眾的觀點。大西洋(Atlantic)雜誌編輯 Brian Fung 表示，數位外交的兩個重要目的；一為集結社會知識的來源管道與影響外國當地的大眾觀點，進而洞燭先機，掌握外交衝突的發生。¹⁸³

俄羅斯公共外交的私人公司發展方面，Ketchum 為俄羅斯於美國成立的海外公關機構，為全球著名的公共關係代理公司之一。¹⁸⁴該公司設置網站名為俄羅斯思想(thinkRUSSIA)，網站的內容主要包含全球視野、商業與經濟、政策的倡議、生活藝術及多元媒體等領域。而該網站的宗旨作為宣傳俄羅斯觀點的重要平台；內容整理來自國內外、經濟及社會時事方面等。¹⁸⁵

¹⁸² 〈<https://radiosputnik.ria.ru/>〉 (accessed:2020/05/23).

¹⁸³ Elena Chernenko (2013/03/14)Digital diplomacy: Threat or opportunity? 〈https://www.rbth.com/international/2013/03/14/digital_diplomacy_threat_or_opportunity_23865.html〉 (accessed:2020/05/23).

¹⁸⁴ 〈<https://prcouncil.net/firm/ketchum/>〉 (accessed:2020/05/23).

¹⁸⁵ Greg Simons :p.447.

第二節 東正教會的軟實力

學者 Alicja Curanovic 認為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東正教會被視為是俄羅斯人的代表。蘇聯時代所推行的無神論與世俗化政策，藉由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長期控制人民的思想，蘇聯解體後所遺留下意識形態的真空狀態，轉向以「俄羅斯東正教」(Russian Orthodoxy)思想填補。學者 Mitrokhin 所提及的「東正教文化之歸屬」(belonging to Orthodox culture)，則為宗教政治化提供極大的著力空間，形成政治與宗教混合式的意識形態，成為當今俄羅斯的思想所在。¹⁸⁶

根據俄羅斯公眾意見基金會(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統計，俄羅斯境內的東正教信徒比重自 1997 年的 52%上升自 2014 的 68%，¹⁸⁷以及 2020 年 4 月針對國內宗教認同的問題所顯示，63%認同自身為東正教信徒，¹⁸⁸說明俄羅斯作為全球最多東正教信徒的傳統地位日益穩固。俄羅斯歷經周遭重大的地緣政治變革後，如：2003 年的喬治亞、2004 年烏克蘭的「顏色革命」以及歐盟東擴之發展，以上的事件皆成為危及俄羅斯地緣政治利益的淺再因子，並間接說明過往硬實力的外交展現成效有限，促使克里姆林宮當局開始思考採納「軟實力」管道作為外交施展的可能性，¹⁸⁹而俄羅斯東正教會則作為軟實力內容框架目標下的宗教代表，主要具體的內容分為以下四點：(1)彌補硬實力外交之不足、(2)包裝美化國際外交之形象、(3)凝聚民族精神團結之核心元素、(4)教會組織之非官方國際活動。

¹⁸⁶ Alicja Curanovic:p.107.

¹⁸⁷ 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14/07/03)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https://fom.ru/TSennosti/11587>> (accessed:2020/05/10).

¹⁸⁸ 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20/04/01) *О влиянии РПЦ на разные сферы жизни страны* <<https://fom.ru/TSennosti/14371>> (accessed:2020/05/10).

¹⁸⁹ Sergei Kortunov ,*Invigorating Russia's Foreign Policy*, №4 2005 Oct./Dec.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invigorating-russias-foreign-policy/>> (accessed:2020/05/23).

一、彌補硬實力外交的不足

2013 年《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二十條，首次針對軟實力的概念進行論述，簡而言之，軟實力做為當代國際政治生存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所在。主要透過民間訊息網絡建立、人道主義等方式，解決外交衝突等問題。¹⁹⁰

Alicja Curanovic 定義何謂俄羅斯宗教外交的概念，作為外交政策中利用宗教因素彰顯國家行為，其中政府為促進國家利益，彰顯特定政治目的，進而與宗教組織合作建立起一套運作機制。可利用的途徑包含：宗教組織的國際行動、宗教理念以及宗教符號。¹⁹¹

學者汪寧針對俄羅斯文化戰略進行研究，表示東正教會對俄羅斯境內的作用，為維繫宗教、民族、種族間和平存在之條件，已成為 Putin 任內施展文化戰略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所在。¹⁹²在國際事務的處理上，教會也配合俄羅斯當局的外交立場，如巴爾幹半島、伊拉克、阿富汗及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衝突。俄羅斯為整合後共地區的勢力如打擊烏克蘭當地傾歐派勢力，吞併克里米亞。教會則協助推行俄語及文化，修補受北約及歐盟東擴所影響的東正教國家，作為俄羅斯利益及影響於該地區之延伸。此外教會在美俄關係交流及中東衝突上，也存在著一定的

¹⁹⁰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 Путиным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утратила силу)
<https://www.mid.ru/search?p_p_id=3&p_p_lifecycle=0&p_p_state=maximized&p_p_mode=view&_3_displayDatefrom=&_3_advancedSearch=false&_3_direct=desc&_3_displayDate=&_3_modifiedselection=6&_3_documentsSearchContainerPrimaryKeys=&_3_keywords=2013+%D0%9C%D1%8F%D0%B3%D0%BA%D0%B0%D1%8F+%D1%81%D0%B8%D0%BB%D0%B0&_3_filterCategoryId=-1&_3_delta=20&_3_searchSort=date&_3_format=&_3_andOperator=true&_3_formDate=1589337504041&_3_modified=&_3_displayDateto=&_3_selectedLanguage=ru_RU&_3_countOnPage=10&_3_resetCur=false&_3_struts_action=%2Fsearch%2Fsearch&_3_cur=11#> (accessed:2020/05/13).

¹⁹¹ Alicja Curanovic:p.141-142.

¹⁹² 汪寧、韋進深，俄羅斯文化戰略評析，2018 年 11 月 23 日，中國民族宗教網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81135270-1.htm>> (參閱日期:2020 年 05 月 26 日)。

二、包裝美化國際外交之形象

後共中東歐國家相繼加入北約和歐盟，造成俄羅斯與歐盟關係逐漸冷淡，俄羅斯東正教會為緩和情勢修補兩造關係，積極參與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如：加入歐洲教會和社會協商委員會(European Consultation Ecumenical Council Of Church And Society)、宗教機構代表論壇(Forum of Representatives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等¹⁹⁴；2005年於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Reykjavík)興建教堂，興建後由冰島總統 Olafur Ragnar Grimsson 賜予俄羅斯東正教會獎牌，作為維繫兩國外交關係的一種模式。¹⁹⁵

除歐洲事務外，俄羅斯東正教會也於亞洲進行非正式的外交活動，2002年北韓的時任領導人金正日參訪完位於俄羅斯遠東地區城市伯利(Хабаровск)的伊爾庫茲克無罪座堂(St Innocent of Irkutsk church)後，允諾於2003年於北韓平壤設置聖三一大教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¹⁹⁶2003年6月24日大主教 Kliment (Archbishop Clement of Kaluga)主持該教堂起用的彌撒典禮。2004年 Kliment 出訪北韓時所進行神學院學生的交換計劃；2006年都主教 Kirill (Митрополит Смоленский и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ий Кирилл)服務於聖三一大教堂，而此時期第一位北韓籍的教士也油然而生。¹⁹⁷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朝鮮半島所進行的教會活動，有

¹⁹³ Influenc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4th ECP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4-6 July 2012, Galina Petrenko, p.11-13.

¹⁹⁴ Alicja Curanovic; p.145-146.

¹⁹⁵ Mospat(2005/02/28)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Клинский Лонгин вручил Президенту Исландии орден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http://mospat.ru/archive/2005/02/25795/> > (accessed:2020/05/24).

¹⁹⁶ Koreakonsult, *Religion in Pyongyang* < https://www.koreakonsult.com/Attraction_Pyongyang_religion_eng.html > (accessed:2020/07/28).

¹⁹⁷ Alicja Curanovic; p.147-148.

助於加速俄羅斯與北韓雙邊互動之進程。2013 年 Putin 重申「軟實力」的概念，藉此呼應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外交功能在推廣自身國家的利益與方式，透過說服獲取他國理解之過程中，這一切之基礎不單只建立於物質領域上，也涵蓋知識與文化領域。¹⁹⁸

三、凝聚民族精神團結的核心元素

2009 年大牧首 Kirill 公開支持「俄羅斯世界」的理念，並提及中心思想為東斯拉夫民族(包含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於文化與精神上的整合。¹⁹⁹ 全球有將近 3 億的東正教信徒，²⁰⁰ 除俄羅斯外，烏克蘭境內有超過 7 成人口的信徒²⁰¹、白俄羅斯則為近 6 成人口的信徒²⁰²，形成不可忽視的東正教勢力，為「俄羅斯世界」的理念奠定發展的重要基石。Kirill 表示：「……一切關於國家的分裂、政治的不和諧，我再一次強調『精神力』將會使我們團結成一族群。而這一族群的絕大多數代表來自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下一個世代。」²⁰³

學者 Alexander Bogomolov 和 Oleksandr Lytvynenko 闡述 Kirill 的「精神力」之概念，做為文明延伸的補充，此外藉此說明俄羅斯世界的構想，以神權國家聯

¹⁹⁸ Кремль (2012/07/09) *Совещание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902>〉 (accessed:2020/05/10).

¹⁹⁹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09/11/03)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открытии III Ассамбле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928446.html>〉 (accessed:2020/05/24).

²⁰⁰ Ukraine crisis media center(2018/07/27) *Church diplomacy: Kyiv between Moscow and Constantinople* 〈<https://uacrisis.org/en/68128-kirchen-diplomatie>〉 (accessed:2020/05/21).

²⁰¹ Paul Goble(2019/02/03) *Majority of Orthodox believers in Ukraine identify with Ukrainian church, new poll shows*, Euromaidanpress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9/02/03/majority-of-orthodox-believers-in-ukraine-identify-with-ukrainian-church-new-poll-shows/>〉 (accessed:2020/05/24).

²⁰² Siarhei Bohdan(2012/03/01) *Orthodox Church is Losing Belarus*, Belarusdigest
〈<https://belarusdigest.com/story/orthodox-church-is-losing-belarus/>〉 (accessed:2020/05/24).

²⁰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09/11/03)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открытии III Ассамбле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928446.html>〉 (accessed:2020/05/24).

盟(theocratic union of nation)的想法作為主張，類似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及「阿拉伯世界」(Arab World)的概念。其認為作為主權國家的群體，以分享語言、宗教認同為基礎，整合成單一的國家。²⁰⁴

四、教會組織的非官方國際活動

俄羅斯軟實力的管道主要來自於政府機構(俄羅斯國際科學及文化合作中心)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亦包含俄羅斯東正教會。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海外具有一定的實力，透過廣大的海外信徒，於俄羅斯國內及後共地區獲得社會高度支持，進而轉化為槓桿平衡的力量；藉由出版刊物及慈善團體，推廣俄羅斯中心(Russian-centric)的世界觀，扮演運籌帷幄的重要角色。²⁰⁵

此外，俄羅斯東正教會也參與莫斯科牧首區在海外附隨組織勢力(見下表 3-2)之活動。2007 年成立「羅斯洗禮日」(Day of Baptism of Rus)²⁰⁶，為推廣烏克蘭、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精神文化之整合—神聖羅斯(Holy Rus)同盟之理念。2013 年該組織獲得大牧首 Kirill 資金上的大量挹注，於烏克蘭的 10 個城市，舉辦戶外演唱會，其中演唱會的主要標題分別為，「我們是一體的」(We Are One)、斯拉夫民族的團結(Unity for Slavic Peoples)以及「神聖羅斯是不可分割的」(Holy Rus is Indivisible)。²⁰⁷

表 3-2 俄羅斯東正教會附隨組織

²⁰⁴ Alexander Bogomolov & Oleksandr Lytvynenko, "A Ghost in the Mirror: Russian Soft Power in Ukrain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January 2012, p.12.

²⁰⁵ Orysia Lutsevych, "Agents of the Russian World Proxy Groups in the Contested Neighborhood", *Chatham House*, April 2016, p.24.

²⁰⁶ Day of the Baptism of Russia, <<http://www.patriarchia.ru/en/tag/Day%20of%20the%20Baptism%20of%20Russia>> (accessed:2020/05/24).

²⁰⁷ Orysia Lutsevych: p.24.

組織名稱	領導人	成立年分
羅斯洗禮日 (Day of Baptism of Rus)	Patriarch Kirill	2007
全球俄羅斯人民會議 (Global Russian People Council)	Patriarch Kirill	1993
聖瓦西里基金會 (Foundation of Saint Vasily)	Konstantin Malofeev	2007
聖安德魯國家榮耀中心基金會 (St Andrew's Foundation)	Vladimir Yakunin	1992
國家榮耀中心基金會 (Centre for National Glory)	Vladimir Yakunin	2001
文明對話基金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Endowment)	Vladimir Yakunin	2003
俄羅斯學童家長委員會 (Russian Parent Committee of Schoolchildren)		Russia: 2000 Ukraine: 2009 Armenia: 2013
東正教會專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Orthodox Experts)	Kirill Frolov	2005

資料來源：Orysia Lutsevych, “Agents of the Russian World Proxy Groups in the Contested Neighborhood”,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April 2016, p.26.

俄羅斯東正教亦受私人企業之資金挹注來發展活動，並於國內外宣傳「保守東正教的價值」。這些私人企業家則被稱為「東正教寡頭」(Orthodox oligarchs)，代表性的人物如：Marshall Capital 的合夥人 Konstantin Malofeev、俄羅斯鐵路 (Russian Railways) 的領導人 Vladimir Yakunin。²⁰⁸

Malofeev 的聖瓦西里基金會 (Фонд святителя Василия Великого / Foundation of Saint Vasily)，則做為俄羅斯國內規模最大的慈善機構，2014 年花費將近 1.1 億盧布於主要的計畫上。²⁰⁹該基金會投資東正教會相關電視節目，如東正教會青年聯盟 (Orthodox Union of Youth)，2018 年正式與俄羅斯東正教會進

²⁰⁸ Ibid, p.25.

²⁰⁹ Фонд святителя Василия Великого
〈<http://fondsvv.ru/about>〉 (accessed:2020/05/24).

行合作夥伴關係，大力拓展非俄羅斯的群體，並將目標鎖定在整合俄語世界的年輕信徒。²¹⁰2014 年 8 月為深植大眾觀點及保護區域內保守主義的勢力，Malofeev 透過開設新電視頻道「沙皇城」(Tsargrad TV)，做為宣傳宗教、意識形態及國族語言建構的管道。²¹¹

Yakunin 則是建立聖安德魯基金會與國家榮耀附屬中心(The St Andrew's Foundation and the affiliated Centre for National Glory)，²¹²其目的在於保護俄羅斯國家遺產及維持各民族與宗教的和平共處，且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作共同推行「俄羅斯世界的計畫」(Russian World Programme)。²¹³此外在國際社會實踐上，Yakunin 於希臘的羅德島(Rhodes)上舉辦一年一度的論壇－「文明對話」(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進而分享獨一無二(inter alia)的理念，藉此說明俄羅斯做為全球文明中分割出來的個體，進而從中去追尋自身發展之空間。²¹⁴

²¹⁰ Orysia Lutsevych:p.25.

²¹¹ Tsargrad TV ,
〈 <https://www.youtube.com/user/tsargradtv> 〉 (accessed:2020/05/24).

²¹² Фонд целе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Endowment for St Andrew the First—Called Foundation
〈 <http://www.st-andrew-foundation.org/> 〉 (accessed:2020/05/24).

²¹³ Orysia Lutsevych:p.25.

²¹⁴ Ibid.

第三節 國際社會的實踐

學者 Alicja Curanovic 以話語的擬合 (Discursive fit) 一詞，形容俄羅斯東正教會與俄羅斯外交部之間的對外合作關係。²¹⁵該詞主要說明政權透過語言及論述作為嵌套於社會規範的內容中，作為打擊政敵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被運用在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之形塑及當今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運用上。德國幾何學家 Heinz Hopf 更強調話語與意識形態認同間槓桿平衡重要性之存在。²¹⁶

俄羅斯外交部長 Sergei Lavrov 於 2016 年 3 月出刊的《俄羅斯全球事務》(*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的文章標題，定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歷史觀點」(*Russian's Foreign Polic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²¹⁷其中提及俄羅斯特殊角色之定位(exceptional role)及俄羅斯東正教會過往歷史優勢。

Lavrov 以歷史的觀點闡述，列舉俄羅斯東正教會與社會合作部部長 Vsevolod Chaplin 的觀點，認為當今的勢力迫使俄羅斯於歐洲事務上邊緣化，進而形成俄羅斯獨特的角色。其中他提出俄羅斯東正教會的角色，是俄羅斯作為全球勢力平衡、促使東西方更為緊密聯繫的重要力量。俄羅斯透過傳統價值的建立，作為支持平等文明的原則。其中俄羅斯傳統價值的建立則參考 Ivan Ilyin 的哲學思想，其被稱為是「Putin 的哲學家」，認為俄羅斯應奉行強人政治；並仰賴教會與軍隊的角色之特殊性做支撐；向人民再教育「為了聖潔的思想」(sake of a holy mission)；

²¹⁵ Alicja Curanovic, "Russia's Mission in the World-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ume 66, 2019 - Issue 4, p.263.

²¹⁶ Jarrod Hay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Security: U.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

²¹⁷ Sergei Lavrov, "Russian's Foreign Polic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 №1 2018 Jan./Mar.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russias-foreign-policy-in-a-historical-perspective-2/>> (accessed:2020/05/24).

以及宣傳抵禦來自歐亞大陸外侮的危機意識。此外其哲學基礎建立於俄羅斯人民的重擔與磨難(burdens and ordeals)的崇拜，以「精神價值」為標準，對社會進行民族精神的復興。Ilyin 於 1933 年發表的文章《民族社會主義：一種新精神》(*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Spirit'*)中提及，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在於三個重點環節，分別為：愛國主義、紀律及榮譽感，²¹⁸充分說明與 1930 年的歐洲法西斯主義者的哲學思想間存在一曲同工之妙之處。Lavrov 藉此呼應俄羅斯大牧首 Kirill「俄羅斯世界」以及學者 Ivan Ilyin 的傳統思想的鞏固，作為俄羅斯推動國際事務力量的主要來源。

根據俄羅斯東正教會社會基礎構想(The Basis of the Social Concept)的內容，說明教會於國際關係及國家對外政策上，所展現的重要理念及形式：²¹⁹以主張「基督價值觀」，作為建立國內外民族間協調的和平使者。其中特別於海外俄羅斯人民或東正教徒的戰事地區，提供慈善及社會之保護。此外透過世俗或教會媒體推廣教會之影響力。而教會一切經濟活動的利益運作建立在有關於國家、教會及社會議題的指導原則上，並協助維持多極體系(multipolar)的全球情勢，打擊全球化所帶來的危機。

學者 Galina Petrenko 補充，俄羅斯東正教會於實施外交所採取的間接途徑為²²⁰：代表政府的身分，以大牧首或高等教會職務與知名國際組織如：聯合國(UN)、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及國家老年人長照計畫協會(National 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PACE Association)²²¹進行正式訪問活動，作為提供政策構想及意識型態

²¹⁸ Ridl, Ivan Ilyin: A Fashionable Fascist, Anton Barbashin

〈<https://www.ridl.io/en/ivan-ilyin-a-fashionable-fascist/>〉(accessed:2020/07/29).

²¹⁹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epartment For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accessed:2020/05/24).

²²⁰ Galina Petrenko:p.8.

²²¹ 來自美國的醫療組織，提供醫療計畫及護理服務於家庭、社區及 PACE 中心。

原則，扮演俄羅斯政府的智囊團角色。

透過俄羅斯政府與俄羅斯東正教會之間於外交上的共同合作，以及所形塑的利益與視野觀之結合，進而彰顯「東正教文明」(Orthodox Civilization)之主張。俄羅斯的宗教組織具備準國家(para-state)的職能。此外俄羅斯政府於宗教組織在國際舞台的發展上給予支持，並將宗教組織建立為跨國的政治關係的一種形式。俄羅斯與他國進行會面時，透過宗教組織的問題進行外交互動上的切入點。

俄羅斯東正教會與俄羅斯政府參與國家事務方向為相互並行，處理內容方面，主要分為六大目標：(1)鞏固外交關係、(2)外交破冰、(3)外交形象修補、(4)國際會議及國際組織之參與、(5)國際救援、(6)宗教和平使節。

一、鞏固外交關係

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海外發展之各種宗教活動，藉此來達到鞏固外交之目的。2004 年 10 月參訪中國之前，Putin 允諾在主教會議(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上，將與中國政府針對東正教信徒於中國之相關議題進行討論。²²²會中兩國簽署俄羅斯東正教會於中國境內活動的條約，作為維繫兩國外交合作上的重要框架。

俄國高級官員進行海外參訪時，通常以拜訪海外教會作為起手式，如 2008 年 1 月 Putin 與保加利亞的總統 Georgiy Pirvano 一同前往當地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進行參拜聖像的儀式；而俄羅斯東正教

〈<https://www.npaonline.org/pace-you>〉(accessed:2020/5/24).

²²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2004/10/06)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В.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ников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во главе со Святейшим Патриархом Алексием
〈<https://mospat.ru/archive/2004/10/7845/>〉(accessed:2020/05/25).

會於海外地區(如中國上海、印度德里)大使館與領事館，舉辦東正教彌撒(Orthodox Masses)，²²³藉此凸顯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此地區的重要性。

於海外建立教會方面，也為克里姆林宮帶來正面的形象；而教堂落成儀式的盛大舉辦，則是將正面效果昇華。如 2001 年時任俄羅斯外長 Igor Ivanov 及 2009 年時任總統 Dmitry Medvedev，²²⁴分別參與位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及西班牙馬德里俄羅斯東正教會海外教堂落成典禮；透過 Putin 居中協調，促成約旦國王允諾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約旦河畔上設置據點，²²⁵進而拓展海外勢力。

二、外交破冰

透過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當地興建教堂，也為俄羅斯於國際外交的破冰進程中埋下重要的基石。回顧大牧首 Kirill 於過往身兼莫斯科牧首區對外關係部主席時期，共參訪古巴三次，奠定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古巴政府往後穩健之外交基礎。1998 年 7 月，Kirill 參訪古巴首都哈瓦那，進而開啟俄羅斯與古巴宗教交流之濫觴。隨後兩國當時關係因故冰凍，直到 2004 年俄羅斯總統 Putin 與 Kirill 及時任古巴的領導人 Fidel Castro 於哈瓦那三度進行破冰會談，進而恢復雙方外交互動。Castro 隨後邀請時任大牧首 Alexy II 參訪並允諾於當地設置教堂，為展現其誠意，甚至贊助教堂興建之費用，作為回報過往蘇聯時期之協助。²²⁶2008 年 10 月 19 日 Kirill 與 Castro 及古巴的高階官員，一同參與教堂啟用之彌撒儀式。²²⁷2016 年

²²³ Alicja Curanovic:p.148.

²²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2009/03/03)*Власти Мадрида передадут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участок земли под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храм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72660.html>〉(accessed:2020/05/25).

²²⁵ Alicja Curanovic:p.147-148.

²²⁶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2018/11/03)*Святейший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Кубы Мигелем Диас-Канелем Бермудесом*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522340.html>〉(accessed:2020/08/06).

²²⁷ Ibid.

Kirill 進行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參訪活動，古巴作為此行的首站，此外與羅馬天主教會教宗 Pope Francis 在此舉行歷史會晤，為兩教分裂近千年後雙方領袖第一次聚首，別具歷史意義。²²⁸2019 年 Kirill 再度參訪古巴與時任古巴總統 Miguel Díaz-Canel Bermúdez 進行會晤，持續維繫俄羅斯與古巴間的外交往來。²²⁹

三、外交形象修補

2008 年俄喬戰爭後，俄羅斯於後共地區國家間的名聲受損，周遭獨立國協內產生國土被兼併畏懼心態，於阿布哈茲(Республика Абхазия)及南奧塞提(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ая Осетия)主權獨立的問題上，為反對俄羅斯地緣政治野心，皆表態不承認。為修補俄羅斯外交形象，透過大牧首 Kirill 協助於後共地區重建形象，俄羅斯東正教會於兩者間做為經濟援助者及仲裁者的雙面刃角色，透過提供阿布哈茲與南奧賽提教區資金上的援助，藉此緩和與獨立國協國家間的紛爭。

230

四、國際會議及組織參與

2004 年 3 月 4 日俄羅斯東正教會創立獨立國協宗教間理事會(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Совет: СНГ/Interreligious Counci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該組織目標為於後共地區建構出宗教信仰溝通之平台。

²²⁸ BBC，羅馬教宗與俄國東正教宗主教歷史會晤，2016 年 2 月 12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2/160212_pope_russian_patriarch_meet> (參閱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²²⁹ Granma(2019/10/30)*Cuba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share values and a longing for justice* <<http://en.granma.cu/mundo/2019-10-30/cuba-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share-values-and-a-longing-for-justice>> (accessed:2020/07/13).

²³⁰ Jarosław Ćwiek-Karpowicz, "Limits to R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Post-Soviet Area", *DGAP analyze*, July 2012 N° 8, p.7-8.

²³¹ 2006 年 7 月 2 日至 5 日於聖彼得堡舉行的 G8 高峰會前夕，舉辦宗教代表會議，莫斯科牧首為施展信仰間對話(Interfaith)框架上的抱負。此宗教會議由獨立國協宗教間理事會一同協辦。會中時任俄羅斯大牧首 Alexy II 與高加索穆斯林委員會 (Caucasus Muslims Board /CMB) 主席 Allahshukur Pashazadeh 共同主持會議，象徵基督信仰與伊斯蘭教相互合作共存的國際實踐。²³²聯合國秘書長也發函支持於聯合國論壇中發展宗教信仰對話。此外俄羅斯東正教會向八大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宣傳文明間的相互理解²³³。爾後宗教領袖們在 G8 會議前的聚會也成為例行公事，如：於 2007 年德國科隆、2008 年日本札幌、2009 年義大利羅馬及 2010 亞塞拜疆首都巴庫分別進行。²³⁴

為推廣宗教之進程，2009 年俄羅斯外長 Sergey Lavrov 與大牧首 Kirill 聯手建立隸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內的新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諮詢和平及文化對話的重要平台(Consultative UNESCO group Peace and Dialogue of Cultures)，標誌性的展現俄羅斯東正教會於國際事務推動上之成功案例。²³⁵

五、國際救援

俄羅斯外交部與俄羅斯東正教會於 2013 年 11 月 23 日的會議上²³⁶，針對 2011 年敘利亞內戰引發人道主義問題進行討論合作。

²³¹ Межрелигиозный Совет СНГ, Межрелигиозный диалог в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СНГ
< <http://interreligious.ru/interreligious-council/> > (accessed:2020/05/25).

²³² Кремль(2006/07/03) *Открытие Всемирного саммита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лидеров*
<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682> > (accessed:2020/05/25).

²³³ Ibid.

²³⁴ Alicja Curanovic:p.149.

²³⁵ Ibid,p.149-150.

²³⁶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2018/11/13) *Состоялось XXIII заседание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МИД России*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301181.html> > (accessed:2020/05/25).

俄羅斯東正教會與俄羅斯當局，主要透過兩種途徑進行中東地區的人道救援行動。第一種形式，於國內外場合公開發言，如針對大量基督徒於敘利亞境內遭致極端組織及恐怖組織殘酷迫害之議題，俄羅斯東正教會大牧首 Kirill 表示高度關切，甚至於媒體訪談中表示：「針對基督徒生存危機一事，存在有意將基督徒趕出此地區的政治企圖，皆有侵犯人類信仰、自由及人權的主張，進而造成人類文明的災難。」²³⁷教會宣傳敘利亞當地基督徒遭受人道的危機，宣傳恐怖主義於敘利亞危機中所造成之危害，喚醒國際對其之重視。另一方面，具體的向敘利亞當地的難民進行人道救援。²³⁸如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2013 年 6 月，Kirill 要求俄羅斯東正教會底下的所有教堂，為敘利亞內戰中的受害者進行募款，募款所得將近 130 多萬美元交付於安提阿教會。²³⁹此外透過巴勒斯坦皇家東正教協會（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ИППО）²⁴⁰協會進行人道主義之救援行動。2012 年 Kirill 於協會的會議中表示，俄羅斯東正教會願意提供敘利亞難民，醫療材料之援助。

2013 年 3 月 27 日，巴勒斯坦皇家東正教協會宣布於俄羅斯民間募集物資，由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旗下教堂接受來自各方捐獻物資。2013 年至 2016 年該協會為敘利亞人民提供物資救援方面之貢獻，功不可沒。²⁴¹

²³⁷ RT(2016/11/21)Запад вошёл в конфликт с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природой человека»: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в интервью RT < <https://russian.rt.com/russia/article/334313-patriarh-kirill-intervyu-rt> > (accessed:2020/05/10).

²³⁸ 魏熊生、汪寧，〈俄羅斯對敘利亞政策中的東正教因素〉，《俄羅斯研究》，第 1 期，2020 年，頁 77。

²³⁹ РИА Новости(2013/08/07)РПЦ передала более \$1,3 млн дл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в Сирии < <https://ria.ru/20130807/954925269.html> > (accessed:2020/05/10).

²⁴⁰ 巴勒斯坦皇家東正教協會是俄羅斯歷史最悠久的科學和人道主義組織，其法定任務是促進東正教朝聖，至巴勒斯坦進行科學研究以及與中東人民進行人道主義合作，成立於 1882 年 5 月 21 日，紀念聖潔的使徒君士坦丁和海倫娜。1889 年獲得帝國的榮譽稱號。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ППО),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77177.html> > (accessed:2020/05/26).

²⁴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2016/02/14)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ири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 <https://www.ippo.ru/humanitarian/article/ot-rossiyskogo-naroda---siriyskomu-narodu-307312> > (accessed:2020/05/10).

六、宗教和平使節

1993 年 11 月時任大牧首 Alexy II 成功說服卡托利科斯(Katolikos)²⁴² Vazgen 和謝赫伊斯蘭(Sheik-ul Islam)²⁴³ Allahshukur Pashazadeh 於莫斯科 St.Danila 修道院進行和平會談；1999 年時任大牧首 Alexy II 相繼調解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於科索沃間之衝突及賽普勒斯與摩爾多瓦的和平進程推展；塞爾維亞、馬其頓及蒙特內哥羅間的宗教爭議等，開啟俄羅斯東正教會擔任國際和平協商者之濫觴。

²⁴⁴ 其中最為顯著例子為：Alexy II 擔任於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領土間的爭議地區-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見圖 4 所示)衝突上的調解人角色；2001 年五月 Alexy II 與 Allahshukur Pashazadeh 及南高加索(Transcaucasia)的政治家們一同簽署解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衝突的和平聲明，同時也搭起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及高加索穆斯林會議(Caucasus Muslim Council)的溝通橋樑等。²⁴⁵

²⁴² 卡托利科斯(Katolikos)為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最高宗教首腦。

〈<https://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Katolikos>〉 (accessed:2020/05/26).

²⁴³ Sheik-ul-Islam 為伊斯蘭教的首長(穆罕默德主義)，是回教徒或帝國宗教司法體系的負責人。伊斯蘭酋長是所有穆罕默德人的精神領袖，甚至蘇丹也無法剝奪他的生命或財產。Sheik-ul-Islam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ot-sheik-ul-islam.htm>〉 (accessed:2020/5/24).

²⁴⁴ Alicja Curanovic: p.146.

²⁴⁵ Interfax-Religion (2001/05/28) *Церковь и политики готов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в Карабахе*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buddhism/?act=archive&div=10059>〉 (accessed:2020/05/24).



圖 3-5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地區位置圖(紅色部分)

資料來源: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Leaders Discuss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Kerry Expresses 'Strong Concern', Sep. 05, 2014

〈<https://www.rferl.org/a/nagorno-karabakh-/26567727.html>〉

(accessed:2020/06/12).

由於俄羅斯東正教會此次行動，為俄羅斯在外交利益帶來極為正面的意義且對爾後影響甚遠，日後卡托利科斯 Karegin II 更多次要求俄羅斯總統 Putin 增加俄羅斯於此地區調停活動。第二次的三邊會談則是於 2010 年的 4 月 26 日於亞塞拜然的首府巴庫(Baku)進行。²⁴⁶

²⁴⁶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2010/04/26)Состоялась трехсторонняя встреча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Духо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мусульман Кавказа шейх-уль-ислама Аллахишукюра Паша-заде и Католикоса всех армян Гарегина II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148316.html>〉 (accessed:2020/05/24).

第四節 小節

俄羅斯公共外交架構主要透過官方組織與民間非政府組織一同合作，進而推行的項目包含：媒體、網路、俄語教育(俄羅斯世界基金會)、宗教(俄羅斯東正教會)、藝文、體育等領域於全球之發展。主要的共同目標，不外乎為增進俄羅斯於國際社會之能見度及匡正長期西方對俄羅斯造成之歧見與誤解，俄羅斯公共外交可以被視為以國家中心利益為導向所推展之計畫。

其中在公共外交中的宗教因素，最能凸顯出身分認同的議題，內容包含文明的認同，透過俄羅斯東正教會於全球影響力，作為克里姆林宮當局宣傳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宣傳思想價值內容的特色，涵蓋幾個重點，分別為：傳統、保守、反西方以及反全球化。²⁴⁷ 藉此凝聚全球保守的文明、反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東正教會信仰者等團體之勢力。

國際外交關係的實踐方面，俄羅斯東正教會與俄羅斯當局呈現互利共生的緊密關係。於官方外交陷入政治僵局或困境時，適時地扮演代替者之角色。²⁴⁸ 透過宗教包容性扮演文明間(包含東正教會信徒間)的調解者之角色。此外教會於國際事務上的全球佈局上，如：進行區域國際紛爭調解任務、參與國際組織交流、人道救援的任務，並於海外各地建立分支之舉措，進而增強俄羅斯外交網絡聯繫之寬度及廣度，如同外交互動上的催化劑般，皆有效為俄羅斯當局於正式外交互動中建立穩固之基礎。

²⁴⁷ Galina Petrenko:p.8.

²⁴⁸ Alicja Curanovic:p.150.

俄羅斯利用宗教因素，作為參與國際社會的理由。在國際社會上，政治人物常利用與宗教緊密之關係，作為政治經驗的實踐²⁴⁹。俄羅斯當局透過宗教目的的包裝下，進而彰顯其地緣政治之影響力。

此外現階段俄羅斯於軟實力發展方面，呈現積弱不振的態勢。《俄羅斯全球事務》(Global Affairs)的期刊主編 Fyodor Lukyanov 針對俄羅斯軟實力之發展，點出需要改善的方向：²⁵⁰ (1)推廣俄羅斯文化、語言及教育層面更具吸引力及競爭力、(2)應對國外媒體對於俄羅斯政策的負面觀感之方式、(3)於全世界建立俄羅斯友善的盟國團體。



²⁴⁹ Ibid.

²⁵⁰ F.Lukyanov (2013/02/01)*Why Russia's soft power is too soft* , Global Affairs
< <http://eng.globalaffairs.ru/redcol/Why-Russias-Soft-Power-Is-TooSoft-15845> >
(accessed:2020/05/15).

第肆章 東正教會與烏克蘭危機

從過往 1991 年前蘇聯瓦解歷史的視角來觀察，烏克蘭一直作為與俄羅斯，於歷史文化及政治長期產生矛盾衝突的接壤鄰邦；也曾被視為引領反動獨立聲量最大的前蘇聯成員國；甚至被貼上「叛徒」的標籤，因此烏克蘭與俄羅斯彼此間產生一種背叛症(betrayal syndrome)的關係存在，²⁵¹且不斷的相互影響著彼此。

若從外部的地緣政治變革方面去探討，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及烏東衝突的發生，皆反映出克里姆林宮當局對地緣政治擴展野心的展現；為使其合理化，欲透過建立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的理論基礎，主張由俄羅斯引領整合歐亞地區的勢力，意圖喚醒前蘇聯地區人民的懷舊情感之聯繫。²⁵²因此為拓展於烏克蘭境內政局影響力，進而宣傳「俄羅斯世界」的思想，欲透過烏克蘭境內親俄派教會勢力作為宣傳管道。

烏克蘭內部的教會衝突方面，不單只為國族派(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及烏克蘭自治教會)以及親俄派(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勢力間的抗爭，背後更牽扯兩大東正教會牧首區(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區及俄羅斯宗主教區)勢力間的角力。2010 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曾試圖透過親俄派政權向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施壓其脫離教會之行為，被俄羅斯學者稱為彰顯「東正教泛政治化」(Political Orthodoxy)色彩的展現。²⁵³2013 年親歐獨立廣場事件的爆發，促使烏克蘭國族意識的高漲，進而激化烏克蘭人民對親俄派東正教會勢力的不認同。

²⁵¹ Alicja Curanovic:p.162.

²⁵² Marlene Laurel, "Larger, Higher, Farther North ... Geographical Meta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in Russi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2, 53, No. 5, p.560.

²⁵³ Alexander Bogomolov & Oleksandr Lytvynenko :p.12-13.

俄烏宗教問題間的矛盾，主因源自過往的三個世紀中，烏克蘭東正教會一直隸屬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管轄範圍。如今隨著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為拉攏烏克蘭教會勢力對抗俄羅斯東正教會，為烏克蘭正教會獲得教會自主權一事背書，進而激化往後俄烏關係的走向。而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過程中，根據學者指出喪失將近 30-40% 的信徒於烏克蘭境內，對其損失甚大。²⁵⁴ 因此俄羅斯東正教會為保護其於烏克蘭的教會勢力，極度表達不滿且不承認烏克蘭正教會獨立自主的立場。本章將透過個案研究法探究烏克蘭內部的教會衝突及問題。



²⁵⁴ Neil MacFarquhar(2018/12/15) *Amid Russia Tensions, Ukraine Moves Toward Separate Church*, The New York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5/world/europe/russia-ukraine-orthodox-church.html> > (accessed:2020/05/22).

第一節 俄烏關係

以歷史觀點來探討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從古至今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地緣關係。也因為這層關係，造成烏克蘭成為美俄於歐亞地區地緣政治博弈下的重要棋子。除了彼此間緊密的歷史連結因素外，當今以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彼此存在如領土爭端、能源供給、戰略位置及經貿摩擦等諸多問題。隨著北約及歐盟東擴、烏克蘭國內政局之更迭，加劇俄烏緊張及詭譎的地緣政治局勢發展。本節將以地緣政治、經濟能源及歷史文化等問題，探究兩國存在關係之脈絡。

烏克蘭為借用莫斯科公國的軍力驅逐外侮勢力，進而於 1654 年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Переяславская рада)，開啟當今俄烏領土糾紛之濫觴。俄烏結盟後，根據條約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必須向沙皇政府納稅。當時烏克蘭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與俄羅斯相比處於劣勢，主因歸咎於歷經長年戰亂，實力上的懸殊差距決定俄烏關係不平等的關係，奠定往後烏俄發展框架。²⁵⁵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Zbigniew Brzezinski 於 1994 年《外國事務》(Foreign Affairs) 中表示，烏克蘭是俄羅斯維繫地緣政治秩序的關鍵所在，一旦烏克蘭依附於俄羅斯，將開啟俄羅斯新一波帝國行動的進程。²⁵⁶1954 年時任蘇聯總書記 Nikita Khrushchev 將克里米亞歸還烏克蘭之舉象徵俄烏兄弟情誼友好，但隨著蘇聯瓦解，掀起克里米亞內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倡議者，殷切期盼回歸俄羅斯的呼聲。

²⁵⁵ 烏克蘭危機歷史背景解讀：三大問題影響俄烏關係，2015 年 2 月 9 日，環球日報〈<https://kknews.cc/world/b4g4xm.html>〉(參閱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²⁵⁶ Jonathan Masters(2020/02/05) *Ukraine: Conflict at the Crossroads of Europe and Russ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ukraine-conflict-crossroads-europe-and-russia>〉 (accessed:2020/06/02).

此外戰略部屬方面，克里米亞的首府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作為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母港，亦彰顯俄羅斯海軍勢力於黑海地區的主導地位。以地緣政治的視角而言，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的目的不僅為掌握黑海的控制權，而是將此勢力延伸至地中海、中東及北非。²⁵⁷蘇聯解體後，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協的一員，俄羅斯仍視其為歐亞地緣政治之延伸。美國維吉妮亞理工大學國際事務教授 Gerard Toal 於其著作《近鄰》(Near Abroad)，表示 Putin 重整俄羅斯於歐亞地區的地位，最終的目的不再於回復蘇聯模式，而是使俄羅斯恢復往日的榮光。²⁵⁸

在俄烏過往經濟連結方面，俄羅斯透過以經濟槓桿為基礎的「紅蘿蔔與棍棒」理論，左右烏克蘭經濟政策的發展：一者以經濟誘因，促使烏克蘭導向對俄方有利的政策；再者，以經濟制裁，作為脅迫烏克蘭放棄或轉換不利政策方向的手段。²⁵⁹過往俄羅斯作為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夥伴，但近年式微。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前，俄羅斯曾企圖拉攏烏克蘭加入歐亞經濟聯盟²⁶⁰，但事與願違。此外能源方面，2013 年以前俄羅斯作為烏克蘭最大的天然氣的供應國，大約 15% 的歐洲天然氣管線之仰賴需經過烏克蘭境內。²⁶¹2016 年烏克蘭發生斷氣事件，一度造成俄烏關係緊張，為此俄羅斯將致力於北溪 2 線(Nord Stream2)的管線工程，由俄羅斯的烏斯季盧加(Усть-Луга)港至的德國的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以不影響俄羅斯仰賴烏克蘭境內天然氣管線運送之考量，將分散俄羅斯在陸路輸送天然氣的地緣政治

²⁵⁷ Ibid.

²⁵⁸ Ibid.

²⁵⁹ 魏百谷，〈烏克蘭與俄羅斯經貿關係的變遷與展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 第 3 期，2012 年，頁 111。

²⁶⁰ 歐亞經濟聯盟(EAEU)成立於 2015 年 1 月，旨在與一個關稅同盟建立共享的經濟空間，並整合為一個具有凝聚力的經濟實體，是歐亞關稅同盟(Eurasian Customs Union)更高階的版本。最初由 2010 年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哈薩克斯共同成立歐亞經濟關稅同盟，隨後分別於 2015 年 1 月 2 日及 8 月 6 日加入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成員國。Karna Avedissian(2019/11/03)*Fact Sheet: What i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vnreport <<https://www.evnreport.com/understanding-the-region/fact-sheet-what-is-the-eurasian-economic-union>> (accessed:2020/06/02).

²⁶¹ Peakoil (2014/06/18)*The Third Russia-Ukraine Gas War* <<https://peakoil.com/publicpolicy/the-third-russia-ukraine-gas-war>> (accessed:2020/06/07).

風險，但勢必將影響未來烏克蘭運輸天然氣對中東歐國家的地位。²⁶²

俄烏兩國本為血濃於水的兄弟盟邦，源自於基輔公國時期「斯拉夫兄弟」所建立起的緊密關係。俄烏兩國有著許多共同的歷史背景。烏克蘭首都基輔被稱為是「俄羅斯城市之母」，並於西元 9 至 10 世紀將基督的信仰從拜占庭帝國帶進斯拉夫民族的世界中，此時期的基輔公國則被視為現代俄羅斯、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歷史源頭。然而站在烏克蘭學者的角度而言，卻否認以俄羅斯為首的歷史觀，認為烏克蘭早在十一至十二世紀就已建國，受制於俄羅斯長期灌輸其版本的歷史觀，造成烏克蘭被稱為是「小俄羅斯」。凸顯出俄烏兩者歷史觀認知衝突的不對稱性，進而埋下日後矛盾的起源。²⁶³

就語言方面而言，2007 年烏克蘭城市使用俄語比例的人口調查顯示，其中當時支持 Victor Yanukovich 政權的城市如：克里米亞 97%、頓涅茲克 93%、盧干斯克 89%，凸顯俄語在以上地區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²⁶⁴足見俄烏關係在族群語言的脈絡延續有著緊密的關係。

宗教方面，過往歷史軌跡將烏克蘭文明分割為：西部的羅馬天主教文明與東部的東正教文明，其中東部地區有強大的俄語人口勢力作為基礎。²⁶⁵俄羅斯外長 Sergei Lavrov 引用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認為西方於烏克蘭挑起反俄勢力的原由，來自於對俄羅斯重返東正教世界歷程當中的戒慎恐懼。其中「新俄羅斯」

²⁶² BBC (2019/10/31) *Go-ahead for Russian gas pipeline angers Ukraine*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247793〉](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247793) (accessed:2020/06/07).

²⁶³ Yaroslav Dashkevych(2014/05/14)*How Moscow hijacked the history of Kyivan Rus'*, Euromaidan Press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4/05/14/how-moscow-hijacked-the-history-of-kyivan-rus/〉](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4/05/14/how-moscow-hijacked-the-history-of-kyivan-rus/) (accessed:2020/05/28).

²⁶⁴ Archive (2015/04/03)*Портрет электоратов Ющенко и Януковича*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3101945/http://www.analitik.org.ua/researches/archives/3dee44d0/41ecef0cad01e/〉](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3101945/http://www.analitik.org.ua/researches/archives/3dee44d0/41ecef0cad01e/) (accessed:2020/06/07).

²⁶⁵ Elizabeth A. Clark & Dmytro Vovk, *Religion During the Russian Ukrainian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233.

(Новороссия) 的思想，正是以回歸東正教傳統價值觀作為立足點。2014 年 5 月 2 日派駐於烏克蘭敖德薩(Одесса)地區的(Протоиерей / Archpriest)大司祭 Andrey Novikov，返回莫斯科接受俄羅斯媒體東正教觀點(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Взгляд)的訪問表示，俄羅斯必須戰勝烏克蘭境內的其他教派如天主教、新教及其他烏克蘭的分裂教派，進而於烏克蘭當地捍衛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價值，並警告俄羅斯當局若無先發制人，後續所引發的戰爭將使俄羅斯自食其果。Novikov 繼續補充說明：「俄羅斯藉由宗教捍衛的理由，提高其於烏克蘭境內行動的正當性。莫斯科當局不會輕易忽視烏克蘭內部的宗教衝突，一旦失勢，將使其喪失捍衛道德價值的權利。」²⁶⁶其他俄羅斯評論員則建議克里姆林宮當局有與西方對抗的必要性，目的不僅為反對基輔當局向歐洲勢力的轉移靠攏，也是阻止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勢力為主的西方向斯拉夫世界東擴的應對之道。²⁶⁷

²⁶⁶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Взгляд(2014/06/04)Протоиерей Андрей Новиков: «Если мы не остановим войну на Украине, она придет в Россию»
< <https://orthoview.ru/protoierej-andrej-novikov-esli-my-ne-ostanovim-voynu-na-ukraine-ona-pridet-v-rossiyu/> > (accessed:2020/5/16).

²⁶⁷ Paul Goble (2014/06/10) *Moscow Draws a Religious Line in the Sand in Ukraine*
<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moscow-draws-a-religious-line-in-the-sand-in-ukraine/> >
(accessed:2020/06/03).

第二節 烏克蘭危機

2004 年烏克蘭發生影響國家政權更迭的「橙色革命」，反對派領導人 Viktor Yushchenko 接掌政權引發骨牌效應，喬治亞、吉爾吉斯等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相繼爆發「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執政一味導向親西方的路線；2009 年時任俄羅斯總統 Dmitry Medvedev 與時任烏克蘭總統 Yushchenko 表示，俄烏關係建立於共同的歷史、文化及宗教，欲藉此軟化彼此間的紛爭。²⁶⁸然而隨後卻於 2013 年烏克蘭境內爆發「親歐獨立廣場事件」，親俄派 Victor Yanukovych 政權垮台，直接損及俄羅斯影響烏克蘭政局管道的利益存在。烏克蘭危機一直是俄羅斯於中東歐地區，擴大其政治及意識形態影響力的催化劑。²⁶⁹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及烏東地區的頓巴斯衝突中，俄羅斯則運用所謂「軟硬兼施」的策略：一則為透過「混合戰」(Hybrid Warfare)中資訊及代理團體之手段彰顯影響力，以非軍事的形式獲得事半功倍的戰果；再則同時對外宣稱針對烏克蘭當地俄羅斯海外同胞，進行「保民義舉」之行動，做為發揮硬實力準備的合理藉口。²⁷⁰

一、「新俄羅斯」(Новороссия) 概念

2014 年 4 月 17 日，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接受俄羅斯電視台訪問時，表示針對烏克蘭危機提出新擴張的理念「新俄羅斯」(Новороссия)，(見圖 4-1)

²⁶⁸ Кремль(2009/08/11)*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у Украины Виктору Ющенко*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158>〉(accessed:2020/05/20).

²⁶⁹ Péter Krekó, Lóránt Györi, Katya Dunajeva(2016/12/01)*Russia is Weaponizing culture in CEE by creating a traditionalist "counter-culture"*, Political Capital Institute
〈<https://www.stopfake.org/en/russia-is-weaponizing-culture-in-cee-by-creating-a-traditionalist-counter-culture/>〉(accessed:2020/06/05).

²⁷⁰ Ibid.

其歷史概念來自於 18 世紀俄羅斯帝國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所獲取的領土範圍，為現今烏克蘭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包括克里米亞）。位於黑海以北，從東部的頓巴斯(Донбасс)地區(盧甘斯克 Луга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和頓涅茨克 Донецька область)延伸至西部的敖德薩。新俄羅斯地區最初由哥薩克人(控制北方的鄰近黑海北部的草原地帶)，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扶植的克里米亞和國，形成該地區的主要勢力的組成。隨後於帝俄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時期，歷經第六次俄土戰爭(1787-1792 年)後簽署《雅西合約》(*Яс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 Treaty of Jassy*)²⁷¹正式將該區域併入俄羅斯帝國的領土範圍內。於新俄羅斯的歷史發展脈絡中，敖德薩一直作為該地的政治中心。²⁷²俄羅斯於 18 世紀帝國時期至 1991 年蘇聯解體期間，一直掌握該地區的控制權，但於蘇聯時期該地區並非由俄羅斯直接的統治而為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²⁷³然而 Putin 的歷史論述略有超越實際歷史邊界的範圍之嫌，其中凸顯於烏克蘭東部城市哈爾科夫(Харків/Kharkiv)未涵蓋於該歷史論的範圍內。該論點作為克里姆林宮當局干預烏克蘭事務正當性的來源之一頗具爭議，俄羅斯外交部長 Sergei Lavrov 則表示仍以此論點作為基礎，認為莫斯科當局有權保護俄羅斯海外公民於烏克蘭地區之權益。²⁷⁴

²⁷¹ Britannica, *Treaty of Jassy*, <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Treaty-of-Jassy> > (accessed:2020/08/10).

²⁷² John O'Loughlina, Gerard Toal, and Vladimir Kolosov, "The rise and fall of 'Novorossiia': examining support for a separatist geopolitical imaginary in southeast Ukrain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Jan.15, 2016,p.3.

²⁷³ Adrian A. Basora (2014/05/05)*Putin's "Greater Novorossiia" – The Dismemberment of Ukrain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4/05/putins-greater-novorossiia-the-dismemberment-of-ukraine/> > (accessed:2020/05/20).

²⁷⁴ Ibid.



圖 4-3 新俄羅斯概念與哈爾科夫位置圖

資料來源：Adam Taylor (2014/04/18) 'Novorossiia,' the latest historical concept to worry about i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4/18/understanding-novorossiia-the-latest-historical-concept-to-get-worried-about-in-ukraine/> >

(accessed:2020/06/10).

一、2013 年親歐獨立廣場起義

2013 年 11 月中旬，時任烏克蘭總統 Victor Yanukovich 當局接受俄方 150 億美元貸款經濟援助，同時宣布暫緩簽署與歐盟協商已久的協定。起初因部分烏克蘭人民因此不滿政府親俄立場，聚集自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Maidan)，形成小規模的抗爭活動，爾後衍生成大規模社會及政治的抗議行動。抗議的群眾極力主

張維護歐盟的人權價值，包括：人權尊嚴、民主自由、社會正義等。此次起義也被稱為「為尊嚴而起的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意圖藉此與歐盟維繫緊密合作關係。隨後政府鎮壓抗議人士的行動中，2014 年 2 月造成近 100 多人死亡；同年 2 月 21 日抗議行動迫使 Yanukovych 出國避難。新政府上台允諾改革舊有政策方針，續簽與歐盟的合作協定並主張加強親西方的政策，大肆公開譴責過往 Yanukovych 政權自 2010 年上台後過於親俄的政治立場。²⁷⁵

這場抗議行動也直接影響烏克蘭內部親俄派與本土派教會的勢力消長，主要原因在於代表本土派的基輔牧首區在事件中所提供 Saint Michael 修道院作為抗議受傷人民的庇護所而獲得人民廣泛支持。²⁷⁶

二、克里米亞事件

克里姆林宮當局因 2013 年親歐獨立廣場事件後，喪失烏克蘭境內親俄派勢力之支持，於是開始醞釀出兵克里米亞動機的正當性，並與媒體一同譴責新上台的烏克蘭政府，甘為歐盟及美國背後策動政治陰謀的魁儡。西方支持烏克蘭新政府的舉動，也更加確立與俄羅斯形成地緣政治角力之對峙。俄羅斯政府宣稱烏克蘭境內的新納粹主義分子與極右派勢力，正進行打擊俄羅斯族與俄語人口之行動，作為俄羅斯當局以「解救同胞知名」出兵克里米亞的正當性理由。為此烏克蘭極力否認並指控俄方的政治操縱行為。隨後克里米亞的分離主義政府立即關閉烏克蘭的衛星頻道，烏克蘭政府則關閉國內俄羅斯頻道予以回應，此時俄烏關係急速惡化。²⁷⁷

²⁷⁵ John Biersack & Shannon O'Lear, "The geopolitics of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narratives, identity, silences, and energ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5 Vol. 55, No. 3, p.248.

²⁷⁶ Adam Hug :p.24.

²⁷⁷ Stephen Ennis (2014/03/12) *Ukraine hits back at Russian TV onslaught*, BBC

「小綠人」事件作為俄羅斯於克里米亞事件中所下的第一步指導棋，2014 年一批身穿綠色制服及面罩並持有先進武器的軍隊進入克里米亞半島，圍繞於當地烏克蘭駐軍旁，該軍隊宣稱以保護當地群眾免於烏克蘭右翼勢力的攻擊名義進駐，因軍隊舉止有禮且未佩戴國徽辨識，被稱為「有禮的小綠人」(вежливые зеленые человечки)。多數烏克蘭媒體稱其為親俄派勢力入侵克里米亞，其中烏克蘭真理報(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稱其為「來自俄羅斯的入侵者」；烏克蘭國際電視台(TV channel Inter)則稱俄羅斯將「未知的武裝」勢力帶進克里米亞半島上。²⁷⁸此外美國人類學家 Alexei Yurchak 稱此軍事行動為「非佔領的政治技術」(The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non-occupation)的展現，該手段運行於沙皇及蘇聯時期，以領土上多數俄語人口及俄國人居住為由，作為收復失土合理的政理由。

Yurchak 另提及小綠人事件所反映出俄羅斯對於克里米亞「矛盾的雙重視野觀」(paradoxical double vision)，其中摻雜複雜歷史觀和政治抱負的背景下，Putin 政府視克里米亞同時為兩個不同的實體：一為烏克蘭主權國家的一部分，二則是境外的領土。但為了合法佔用或吞併而採取後者。它被一個非正規軍隊實體佔領但絲毫沒有減弱「小綠人」軍事力量的真實性，並有助於後續進行的克里米亞公投結果之推行。²⁷⁹

2014 年克里米亞舉行公投則為俄羅斯賦予併吞克里米亞正當性的行動手段，總投票率高達(83.1%)，其中多數民意(96.77%)選擇與俄羅斯重新統一的選項²⁸⁰。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Putin 則認為此行動之基礎點建構於宗教與文化共享的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546083>〉(accessed:2020/5/18).

²⁷⁸ Vitaly Shevchenko(2014/03/11)"Little green men" or "Russian invaders" ?,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532154>〉(accessed:2020/5/16).

²⁷⁹ ANTHROPOLITEIA(2017/03/31)Little green men: Russia, Ukraine and post-Soviet sovereignty
〈<https://anthropoliteia.net/2014/03/31/little-green-men-russia-ukraine-and-post-soviet-sovereignty/>〉
(accessed:2020/05/18).

²⁸⁰ Biersack, John&O'Lear, Shannon(2015)"The geopolitics of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narratives, identity, silences, and energy"*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 Vol. 55, No. 3, p.247–269.

歷史：²⁸¹「任何居住於克里米亞的居民，講述這段共同的歷史時，皆為此感到驕傲。一切的歷史的起源於克森尼索(Херсонес /Khersones)—過往 Vladimir 大公於該地受洗。他的精神順應東正教，成為涵蓋俄羅斯、白俄羅斯及烏克蘭人民，於文化、文明及人道精神層面之集大成所在。」Putin 觀點或許在克里米亞贏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但能否完全反映出於烏東地區其他烏克蘭人民的共同想法，仍有待商榷。

四、烏東「頓巴斯」地區衝突

從過往蘇聯的歷史脈絡探討，「頓巴斯」地區因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作為蘇聯時期不可或缺的工業重鎮之一。所處位置於頓涅茨盆地(Donets Basin)，佔地約 60,000 平方公里，佔烏克蘭領土的 9%。²⁸²以人口角度而言，2014 年約佔烏克蘭總人口的 16%，至今頓巴斯地區仍是烏克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佔該國 20%的城市居住區）。²⁸³經濟方面而言，該地區於 2014 年 GDP 佔烏克蘭的 8.4%。²⁸⁴此外因當地擁有較高比例的俄語人口，與俄羅斯具有相當緊密的聯繫。自 1991 年烏克蘭獨立以來，當地的人民對於頓巴斯認同勝過於烏克蘭，²⁸⁵進而也埋下日後與烏克蘭間的衝突與矛盾之問題。此外宗教方面，2017 年的調查顯示於頓涅斯克及盧干斯克的東正教比例分別為(48, 8%)及(53, 6%)，可見東正教會於以上兩區內佔有穩固之地位。（見下圖 4-2）

²⁸¹ Alexis Mrachek (2019/02/22) *How Putin Uses Russian Orthodoxy to Grow His Empir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commentary/how-putin-uses-russian-orthodoxy-grow-his-empire> > (accessed:2020/05/19).

²⁸² SWP Research Paper(2019/04) *The Donbas Conflict Opposing Interests and Narratives, Difficult Peace Process* <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9RP05_fhs.pdf > (accessed:2020/06/04).

²⁸³ Ibid.

²⁸⁴ “The Effect of Company Seizures and Trade Suspension in Donbas”, *Newsletter*, German Advisory Group Ukraine, no. 106 (August 2017), p.1.

²⁸⁵ Andrew Wilson, “The Donbas in 2014: Explaining Civil Conflict Perhaps, but not Civil War”,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8, No. 4, June 2016, p.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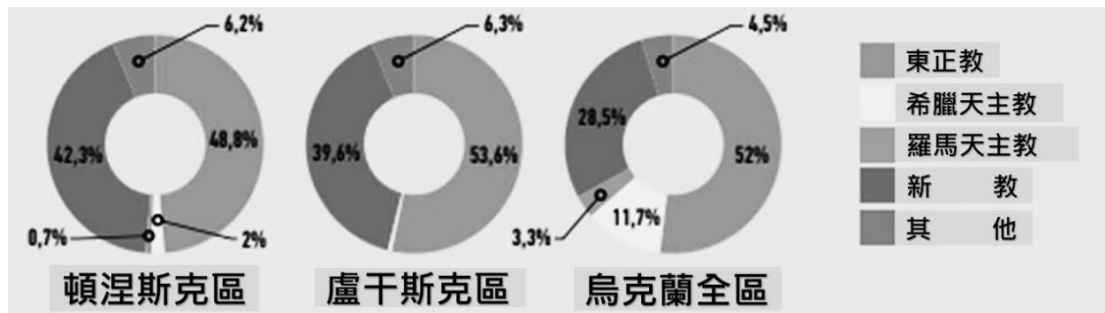


圖 4-2 頓巴斯地區與烏克蘭地區的東正教比例

資料來源: Donbas in Flames—Guide to the conflict zone, 2017, “Prometheus” NGO

〈https://prometheus.ngo/wpcontent/uploads/2017/04/Donbas_v_Ogni_ENG_web_1-4.pdf〉 (accessed: 2020/06/04).

頓巴斯地區是繼克里米亞吞併之後影響烏克蘭的第二個領土衝突的區域，2014 年 2 月 21 日自親歐獨立廣場事件後，烏東地區的七個省份效法克里米亞的模式進行分離主義的行動。同年 5 月 11 日於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地區進行獨立公投，投票結果為超過 90% 人民認同建立人民共和國。²⁸⁶ 同年 8 月，俄軍於頓涅茨克旁的伊洛瓦維斯克(Ilovaisk)將烏軍擊潰，迫使其暫緩進攻行動。²⁸⁷ 事後國際調解促成第一次停火協議《明斯克協定》(Minsk Protocol)²⁸⁸ 的簽署。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²⁸⁶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 Jun.15, 2014, p.27.

²⁸⁷ Crisis Group(2014/12/18) *Eastern Ukraine: A Dangerous Winter* 〈<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eastern-europe/ukraine/eastern-ukraine-dangerous-winter>〉 (accessed: 2020/06/04).

²⁸⁸ 《明斯克議定書》(明斯克 1 號) 及其 2014 年 9 月的《明斯克備忘錄》(Minsk Memorandum) 和《實施明斯克協議的措施方案》(the Package of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sk Agreements) (明斯克 2 號) 是俄烏之間為解決烏克蘭烏東衝突而達成的協議。2014 年 9 月 5 日，烏克蘭三方接觸小組 TCG (Trilateral Contact Group on Ukraine) (俄羅斯、烏克蘭及歐安組織)，俄烏雙方代表於明斯克由歐安組織的主持下簽署明斯克 1 號的《明斯克議定書》。其中烏東代表頓涅茨克 (DNR) 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LNR) 也簽署該協議。隨後於 2014 年 9 月 19 日通過了一份補充備忘錄，其中詳細說明了停火的條件。該協議未能有效停戰，只維持短暫的和平，直到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再度開戰。2015 年 2 月 11 日，TCG 簽署第二份明斯克協議名為「實施明斯克協議的措施方案」(明斯克 2 號)，烏東兩個人民共和國代表也再次簽署協議。簽署協議之前，由烏、俄、法、德四國領導人舉行首腦會議，商討減輕頓巴斯戰爭的措施。資料來源: EuroMaidanPress 〈<http://euromaidanpress.com/minsk-agreements-faq/>〉 (accessed: 2020/06/04).

Human Rights :OHCHR) 報告中顯示 2014 年 4 月 14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期間，有 30,000 人受傷、13,000 人死亡於烏東衝突中。²⁸⁹儘管日後停火定期延長，仍只能維持短暫的和平，由於雙方都試圖取得利己的地位，進而改變談判的路線，因此現階段此地區地仍呈現詭譎多變的緊張關係。

頓巴斯衝突由當地名為「俄羅斯東正教軍隊」(The Russian Orthodox Army)的民兵組織領導，其不承認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連結，卻表明為與克里姆林宮當局同盟。²⁹⁰

烏克蘭政府與分離主義軍方之間存在著緩衝區(buffer zone)，其中教會的勢力也從中進行角力，教會試圖透過接觸軍方並於緩衝區彰顯其為愛國主義代表，最重要的目的則是提升於國家內部之地位。²⁹¹即便是克里米亞事件與頓巴斯事件，教會內部的人士也公開支持俄羅斯東正教會，及支持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世界」之理念。俄羅斯於烏東地區長期掌握一定的影響力，主要能凸顯在選舉方面，當地多數的俄語人口皆將選票投給親俄派的人士。²⁹²

2017 年 12 月俄羅斯東正教會大牧首 Kirill 與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Alexander Zakharchenko 與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 Leonid Pasechnik 會面，(圖 4-3)以及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 Onufry 的從中斡旋下，成功釋放 306 名囚犯以交換 74 人的換俘計畫，²⁹³此事件不僅有效彰顯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海外人

²⁸⁹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19/11/16-2020/02/15)“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p.8. (accessed:2020/07/26).

²⁹⁰ The Guardian(2014/06/19)*Ukraine Separatists Vow to Fight On as President Unveils Ceasefire Plan*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n/18/ukraine-president-ceasefire-plan-vladimir-putin> > (accessed:2020/05/22).

²⁹¹ Lucian N. Leustean & Vsevolod Samokhvalov “The Ukrainian National Church, Religious Diplomacy and the Conflict in Donbas”, *Journal of Orthodox Christian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2, 2019, p.208.

²⁹² Ibid, p.206.

²⁹³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epartment For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 (2017/12/25)*Patriarch Kirill meets with Zakharchenko, Pasechnik and Medvedchuk*

道救援軟實力的具體成果，也進而凸顯俄羅斯東正教會於頓巴斯地區重要的影響力。



圖 4-3 俄羅斯東正教會大牧首 Kirill 與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Alexander Zakharchenko 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 Leonid Pasechnik 三方會面

資料來源：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epartment For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2017/12/25)*Patriarch Kirill meets with Zakharchenko, Pasechnik and Medvedchuk* 〈<https://mospat.ru/en/2017/12/25/news155097/>〉 (accessed:2020/05/22).

第三節 烏克蘭內部的教會衝突

烏克蘭境內東正教派因爭奪教會自主權，進而長期形成分裂之局面。主要分為三股東正教勢力，分別為烏克蘭自治東正教會(UAOC)、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UOC-KP)以及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UOC-MP)。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因作為烏克蘭境內教區最多(見圖 4-4)、資源最為豐富的教派，與俄羅斯東正教會關係往來密切，成為烏克蘭境內唯一被普世東正教會所承認的教派，長期形成「一教獨大」之現象。2018 年 12 月 15 日，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與烏克蘭自治教會宣布解散，之後於基輔聯合教會決議上，因而產生 Epiphanius 作為烏克蘭正教會的領導人。2019 年 1 月，君士坦丁牧首將具有東正教自主權象徵意義的 TOMOS 交付於烏克蘭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承認其為境內另一個正式的東正教支派，²⁹⁴同年 12 月正式宣布烏克蘭自治教會與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停止運作，²⁹⁵開啟烏克蘭東正教會革命性的浪潮。

²⁹⁴ Interfax-Ukraine (2019/08/14)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ceases to exist* < <https://www.kyivpost.com/ukraine-politics/ukrainian-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ceases-to-exist.html> > (accessed:2020/05/19).

²⁹⁵ Tony Wesolowsky(2020/01/23) *Prayers Answered?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Marks One Year Of Independence From Moscow*,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 <https://www.rferl.org/a/ukrainian-orthodox-church-marks-one-year-of-independence-from-moscow/30393633.html> > (accessed:2020/0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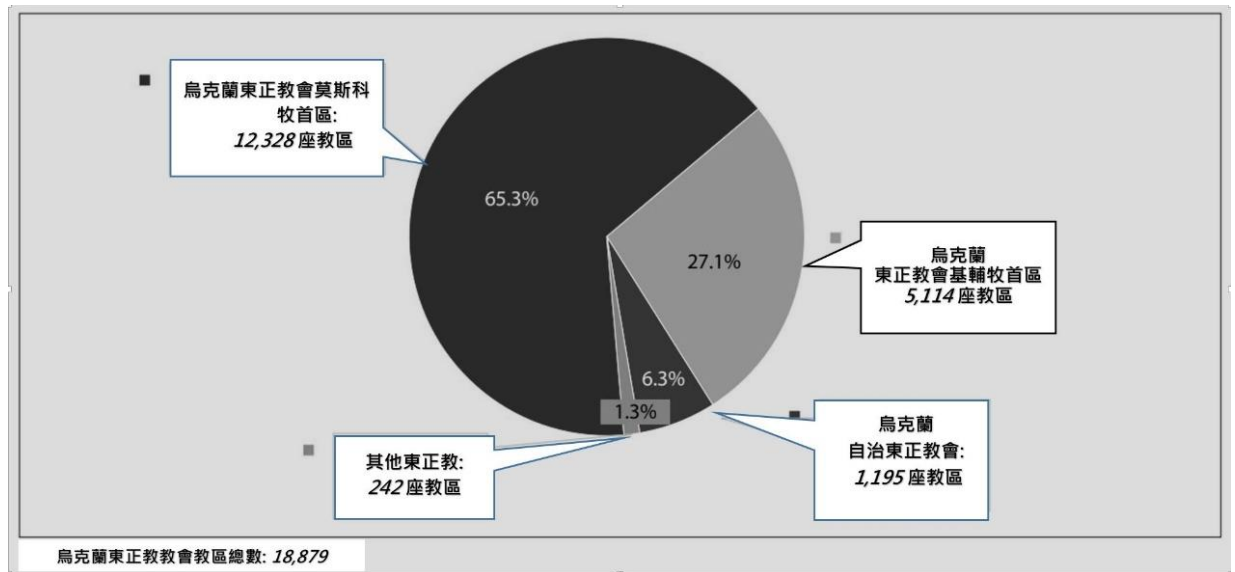


圖 4-4 2017 年烏克蘭教區總數分布圖

資料來源：Затверджено

Наказ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и України

від "29" березня 2017 р. № 260

〈 http://www.irs.in.u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29%3A1&catid=51%3Astats&Itemid=79&lang=ru 〉 (accessed:2020/06/01).

表 4-1 烏克蘭正教會歷史發展時間軸

表作者自製 資料來源：Naja Bentzen ,Ukraine: Religion and (geo-)politics

西元年代	重要教會事件
998	●基輔公國的領導人Vladimir 大公皈依東正教會 ●基輔公國教會隸屬君士坦丁堡牧首區(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管轄
1054	●基督教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split)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東正教會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與羅馬公教地位平起平坐
1325	●基輔公國受蒙古金帳汗國統治 ●基輔都主教Peter將教區遷至莫斯科
1686	●大牧首 Dionysius宣告TOMOS將基輔教區移至莫斯科並承認其自主性
1917 - 1990	●蘇聯時期東正教會長期受制政權迫害 ●1921年烏克蘭自治教會(The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 UAOC)成立 ●莫斯科神聖會議(The Russian Synod in Moscow)決議成立烏克蘭分支 ●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 UOC-MP)成立
1992 - 2016	●烏克蘭三位總統Leonid Kravchuk、Victor Yushchenko及Petro Poroshenko相繼向君士坦丁堡大牧首Bartholomew請示爭取烏克蘭教會自治權
2018. 4	●烏克蘭時任總統Poroshenko與烏克蘭議會正式向Bartholomew詢問烏克蘭教會自主TOMOS的相關事宜
2018. 12	●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與烏克蘭自治教會宣布解散 ●基輔聯合教會會議決議都主教Epiphanius作為烏克蘭正教會 (Unified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 OCU)的領導者
2019. 1	●Bartholomew簽署正式向烏克蘭正教會授予自主性(autocephaly)的TOMOS宣言

Orthodox split weakens Russia's influence, Feb.2019 ,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p.6.

一、 2014 年分裂前期之概況

當 998 年基輔接受東正教，並認定為東正教政體（Orthodox polity）後，也進而成為基輔公國內文化與宗教的中心，其歷史性的代表意義不言可喻。²⁹⁶1303 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給予加利希亞(Galicia)自身的教區(metropolitanate)，爾後演變為小羅斯教區(Little Rus' metropolitanate)。²⁹⁷1921 年召開主教會議(sobor)，正式確立烏克蘭東正教會獨立(the hierarchy of the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並成立最初的烏克蘭自治東正教會（UAOC）。該組織活動隨後於 1930 年解散。蘇聯 Joseph Stalin 時期，因當時教會與納粹勢力掛勾，宗教鎮壓行動極

²⁹⁶ James Sherr & Kaarel Kullamaa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Faith, Power And Conquest*, (Talli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se and Security,2019),p.9.

²⁹⁷ Ibid.

為慘烈。²⁹⁸1991 年烏克蘭獨立後，整合為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 Kyivan Patriarchate:OUC-KP)，部分來自烏克蘭自治東正教會(UAOC)的成員因基於正統性及俄羅斯國族主義等問題，認為該教會勢力摻雜 KGB 的勢力拒絕加入，因此仍留下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管轄內並改其名為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 Moscow Patriarchate:OUC-MP)。²⁹⁹

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最初採用兩種觀念基礎作為整合不同集團包容性的手段。其一「羅斯東正教歷史」(History of Orthodoxy in Rus')，以「兄弟民族」(fraternal peoples)的觀念，包含烏克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人同時擁有共同歷史、文化概念，所形成的連結作為基礎。其二則為「烏克蘭教會的歷史」(History of the Ukrainian Church)，來自於教會領袖使其更為偏向「烏克蘭化」之意圖。此觀念雖強調烏克蘭教會最初源頭來自 10 世紀 Vladimir 大公所創建而成，但對於俄羅斯東正教會整合及教會分離等敏感議題，採保留態度。2007 年至 2014 年期間時任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牧首 Vladimir，開啟與雙方教會對話機制，進而試圖降低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烏克蘭的影響力。³⁰⁰牧首 Vladimir 逝世後，2018 年由君士坦丁牧首承認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正統性，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為此大肆譴責其為教會分裂主義的行為，³⁰¹歷史延續下的紛爭更加明顯。

²⁹⁸ Marko Robert Stech (2013/05)*Ukrainian Vancouver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Ukraine features: The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revival of Ukrainian Orthodoxy in the 20th century* <<https://ukrainianvancouver.com/internet-encyclopedia-of-ukraine-features-the-ukrainian-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and-the-revival-of-ukrainian-orthodoxy-in-the-20th-century/>> (accessed:2020/05/28).

²⁹⁹ Andrew Wilson (2018/10/11)*Ukraine, and the battle for religi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ussia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orthodox_redox_russia_ukraine_and_the_battle_for_religion> (accessed:2020/05/16).

³⁰⁰ Elizabeth A. Clark & Dmytro Vovk:p.285-286.

³⁰¹ Ibid.

二、TOMOS 的問題

俄羅斯為實現「俄羅斯世界」的理念，拒絕出席 2016 年於希臘克里特島(Crete)上舉行的泛東正教會會議(Pan-Orthodox Council)，會議主軸為探討烏克蘭教會獨立之議題。³⁰²這也間接影響莫斯科牧首區與君士坦丁堡牧首區間的主導權競爭關係，君士坦丁堡大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決定藉由恢復烏克蘭教會獨立的機會作為復興其於東正教世界領導的地位。透過 TOMOS 的聲明，確立烏克蘭教會展現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會權力自主正當性(canonical authority)展現。³⁰³根據 2018 年 11 月大公理事會(Ecumenical Patriarchate Council)之決議，將基輔牧首區(Metropolis of Kyiv)，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區之管轄。³⁰⁴(基輔大主教區成立於 11 世紀，自 17 世紀以來由莫斯科牧首區管轄)。為使烏克蘭教會具有自治權(autocephaly)，召集三個教會的代表出席基輔聯合會議(Kyiv unification council)：其中集結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烏克蘭自治教會及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主教群參與其中。³⁰⁵

東正教會的體制的運作模式不同於羅馬天主教會階梯式的組織架構，而是類似大英國協的組織模式：教會彼此保持獨立運作，相互交流。此外於七件聖事³⁰⁶

³⁰² Alexis Bautzmann 著，嚴慧瑩、陳郁雯譯，《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新北市：野人文化，2019，頁 36-37。

³⁰³ Andrew Wilson：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orthodox_redox_russia_ukraine_and_the_battle_for_religion〉(accessed:2020/5/19)。

³⁰⁴ Tadeusz A. Olszański(2018/10/12)*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recogniz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rthodox metropolis of Kiev*,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8-10-12/ecumenical-patriarchate-recognises-independence-orthodox-metropolis>〉(accessed:2020/05/20)。

³⁰⁵ Tadeusz A. Olszański(2018/12/17) *Historic unification of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8-12-17/historic-unification-ukrainian-orthodox-church>〉(accessed:2020/05/20)。

³⁰⁶ 聖事(sacrament)一詞指耶穌基督在教會中的禮拜和祝聖性的象徵行動，其他基督宗教中的教會，如聖公會、東正教、路德會都相當重視聖洗和聖體；並視之為聖事。聖事雖有七件，但七件並非同樣重要，在成為基督徒上亦非擁有同等的價值。就傳統而言，教會常常把聖體和聖洗視為最重要的兩件聖事。原因為 1. 基督學上，這兩件聖事清楚地由耶穌所建立，也更圓滿地象徵

方面，兩者大同小異，差別於禮儀展現的形式：如洗禮時，東正教會採用浸水式，而天主教會則接受倒水式；東正教會主張嬰兒受洗後就有資格領聖體，而天主教會則認為應等到孩子明白事理時；舉行聖體禮時，東正教使用的是發酵餅，而天主教則使用的則是無酵餅；崇拜時，東正教堂裡一般不置坐椅，參加者皆站立，而天主教堂裡則放置長板凳，供祈禱者跪坐。³⁰⁷

烏克蘭教會自治權(autocephaly)對信徒最直接的影響在於—聖體禮(eucharistic communion)於他方教會進行與否。2018 年獲得自治權之前，對烏克蘭而言意味著國內只有一個教會具備與國際上其他東正教會的組織成員交流的身分，即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爭取自治權的意義則作為針對俄羅斯文化殖民的一種反制。³⁰⁸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政治影響力逐漸減少。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做為影響烏克蘭政局的唯一管道。在 2004 年橙色革命後，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與莫斯科保持距離，試圖證明其本土化教會的立場。新任牧首 Onufriy 上台後改變路線，與親俄派 Yanukovich 政權維持密切合作，反映與俄羅斯利益關係上的糾纏。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與俄羅斯當局關係更為緊密。³⁰⁹

2013 年獨立廣場事件後，考驗烏克蘭正教莫斯科牧首區面對愛國忠誠度，

了耶穌死亡與復活的奧蹟。2. 教會學上，傳統認為耶穌肋旁流出的血和水是聖體和聖洗兩件聖事的象徵，而教會也因此產生。東正教會的七件聖事分別為：聖洗(Baptism)、傳聖膏(Chrismation/Confirmation)、事奉聖體(Eucharist)、悔改禮(Confession/Penance)、聖秩(Ordination)、婚禮(Matrimony/sacramental marriage)、傳聖油(Anointing of the Sick)。參考資料：神學辭典 559 聖事 <<http://www.apostles.tw/dict/m/dict32m/T559.htm>> (參閱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³⁰⁷ 蕭永倫，〈什麼是東正教？〉，《見證雜誌》Vol. 45 No.444，2015 年 <http://verbiestfoundation.org/edcontent_d.php?lang=tw&tb=6&id=2394> (參閱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³⁰⁸ Alexander Ponomarev, "Ukrainian Church Autocephaly: The Redrawing of the Religious Borders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231, 25 January 2019, p.5.

³⁰⁹ Cyril Hovorun, (2018/05/18) *Why Ukraine needs a free and recognized Orthodox Church*, Euromaidan Press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8/05/18/hovorun-ukraine-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 (accessed:2020/05/22).

呈現兩難的局面，主要因為難以切割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緊密連結；以及多數親烏派及少數親俄派紛爭產生的問題。教會雖公開表態針對獨立廣場事件所保持中立的態度，但仍受到國內大眾輿論的責難。這也導致後續內部親烏派勢力的出走如 2014 年 12 月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牧首 Fliaret 表示，有 30 個教區轉向支持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³¹⁰ 此時的教會內部親烏派勢力藉著此事件之影響聲量高過於親俄派。此外在新任牧首的選舉上，俄羅斯於背後施加壓力，加上隨後接踵而來於烏東地區混合戰的發生，加劇民眾對於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反感態度。

2019 年 2 月 2 日烏克蘭正教會都主教 Epifaniy 接受歐洲自由之聲烏克蘭分部(RFE/RL's Ukrainian Service)採訪時表示，希望教區轉移至烏克蘭正教會過程應順利進行，並符合三項原則：「和平、平靜、自願」。³¹¹ 他警告當原屬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教堂或財產轉移至烏克蘭正教會的過程中，莫斯科意圖於烏克蘭製造對抗。莫斯科牧首作為在俄烏教會衝突的始作俑者。其強調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烏克蘭的教會勢力，做為 Putin「最後的前哨站」。³¹²

2019 年 10 月，烏克蘭正教會等待 332 年，正式從莫斯科牧首區獨立出來。此事件背後之推手為時任烏克蘭總統 Petro Poroshenko 以及君士坦丁堡牧首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俄羅斯東正教會表達抗議，並不承認其合法性，仍維持自身於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宗教管轄權。³¹³ 此次教會分裂進而升級為

³¹⁰ Religious information service of Ukraine(2014/12/08)30 Parishes of the UOC (MP) mov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Kyiv Patriarchate,Inter-Orthodox relations
〈https://risu.org.ua/en/index/all_news/confessional/orthodox_relations/58421/〉
(accessed:2020/05/20).

³¹¹ RFE/RL's Ukrainian Service (2019/02/03)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Enthrones Epifaniy As Leader 〈<https://www.rferl.org/a/ukrainian-orthodox-church-enthrones-epifaniy-as-leader/29748596.html>〉 (accessed:2020/0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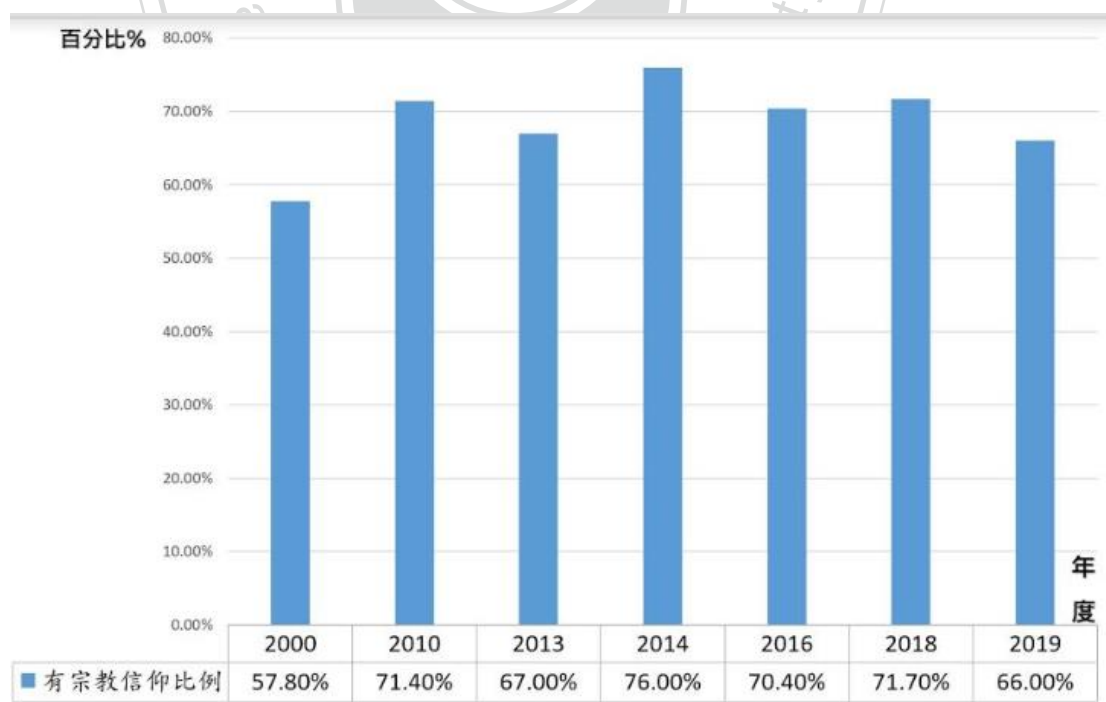
³¹² Ibid.

³¹³ Alexis Mrachek (2019/02/22) How Putin Uses Russian Orthodoxy to Grow His Empir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commentary/how-putin-uses-russian-orthodoxy-grow-his-empire>〉 (accessed:2020/05/19).

俄烏彼此間的政治情勢。Putin 譴責烏克蘭教會分裂為政治操作的結果，認為世俗政治干預教會事務運作，強調俄羅斯做為宗教自由的捍衛者不容質疑。³¹⁴

二、 烏克蘭人民對於教會的認同問題

根據烏克蘭智庫(Razumkov Centre)中針對烏克蘭人民宗教認同的調查中顯示，自 2010-2019 年有近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信徒，說明烏克蘭為高度信仰的國家。(見圖 4-5)針對民眾自身東正教會信仰屬性之問題調查顯示，2014-2019 年間，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受克里米亞事件影響，近五年教會認同人數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則聲勢看漲，2018 年合併為烏克蘭正教會後，絕大多數的支持者轉移至該教會。(見圖 4-6)此外以烏克蘭地形區分顯示，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支持度較集中於烏東地區(23.1%)，力壓其他烏克蘭教派。(見圖 4-7)



³¹⁴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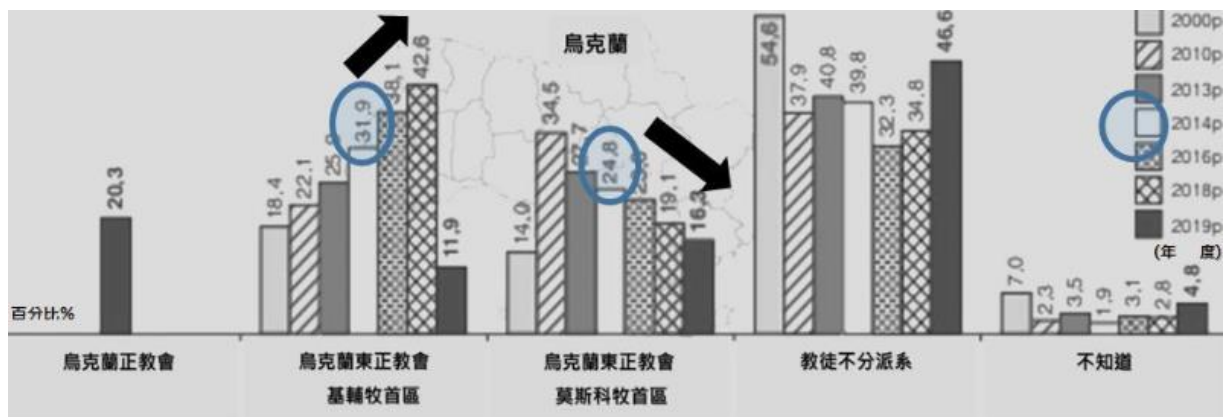
圖 4-5 烏克蘭歷年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Держава І Церква в Україні-2019:Підсумки Року І Перспективи

Розвитку Відносин ,Razumkovcentre

〈 http://razumkov.org.ua/uploads/article/2019_Religiya.pdf 〉,p.12.(accessed:2020/05/31).

圖 4-6 2000-2019 年烏克蘭東正教派認同比例圖



資料來源：Razumkov centre ,Держава І Церква в Україні-2019:Підсумки Року

ІПерспективи Розвитку Відносин,2019

〈 http://razumkov.org.ua/uploads/article/2019_Religiya.pdf 〉,p.16.(accessed:2020/0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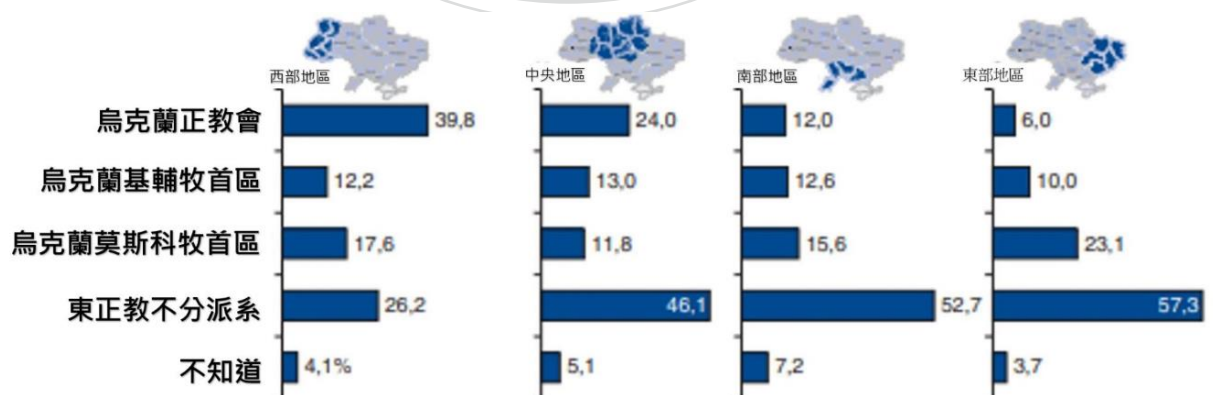


圖 4-7 烏克蘭東正教會各教派的支持度(以地理區分)

資料來源：Razumkov centre ,Держава І Церква в Україні-2019:Підсумки Року І
Перспективи Розвитку Відносин,2019

〈http://razumkov.org.ua/uploads/article/2019_Religiya.pdf〉 ,p.15.

(accessed:2020/05/31).

三、 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之地位

(一) 頓巴斯地區

2014 年 2 月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當地各基督教教派的宗教領袖及活動家（除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之外）於當地成立教會及宗教組織理事會，為解決衝突及建立民眾與地方當局之間的對話平台。³¹⁵同年 3 月 4 日該組織舉行跨教派的馬拉松活動，以「為烏克蘭祈禱」(Pray for Ukraine)之名，主張爭取團結、和平與和解；其中參與教派包括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東儀教會、羅馬天主教和各新教教派等。民眾則是自主集結至當地的憲法廣場(Constitutional Square)，每日進行祈福活動。³¹⁶同年 3 月 6 日，該組織宣傳和平理念，表達不滿俄羅斯政府挑起烏克蘭的戰爭和分裂的政治目的，強調即使有多樣性民族與語言特色結合的烏克蘭，仍然是一個團結的民族。同年 8 月，頓涅茲克當局嚴禁一切公共祈禱及馬拉松活動的進行，因此活動轉向地下化。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作為頓巴斯當局承認的主要宗教，選擇以不參與活動及其他教會的聯合倡議，但暗中大力支持由強大的頓巴斯軍隊(All-Powerful Don Army)及民兵組織俄羅斯東正教軍隊(Russian Orthodox Army)等其他俄羅斯東正教會組織所發起的反制運動。³¹⁷

³¹⁵ Elizabeth A. Clark & Dmytro Vovk :p.298-299.

³¹⁶ Ibid,299.

³¹⁷ Ibid.

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當局方面則表示，未經法定許可通過註冊的宗教團體皆為非法行為。2018 年 2 月經由盧干斯克人民委員會批准地方宗教法，該法律禁止所有非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申請許可。³¹⁸2019 年 12 月當地註冊的 195 個宗教組織中，有 188 個屬於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³¹⁹2020 年 2 月 4 日浸信會牧師 Serhii Moroz 接受論壇 18(Forum 18)採訪時表示，於 2019 年底，當局甚至威脅對其採取切斷電力和水利的供應來源。³²⁰以上兩個由克里姆林宮當局掌控的烏東分離主義勢力，所展現的宗教政策面相皆凸顯對非親俄教派的零容忍。

(二) 克里米亞地區

當地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修道院，長期接受來自俄羅斯政府的援助，亦為主要運作的資金來源。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於克里米亞半島上的教區勢力分為三個部分：辛菲洛普和克里米亞(Simferopol and Crimea)、迪贊高爾(Dzhankoy)以及費奧多西亞(Theodosia)。其中領導者為辛菲洛普和克里米亞的負責人都主教 Lazarus；俄羅斯東正教會利用這股勢力的延伸，作為烏克蘭教會勢力的一部分，進而干預克里米亞教會運作。2014 年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後，2015 年 10 月俄羅斯東正教會指派前任莫斯科主教 Egoriev 和牧首區文化委員會執行秘書（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Patriarchal Council for Culture）Tikhon，作為克里米亞共和國領導人旗下的專家諮詢委員會(The Expert Advisory Council under the Head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的成員。³²¹為打擊當地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的勢力發展，當局終止其教會租賃協議，撤銷擁有政府建築物財產契約；³²²克里米

³¹⁸ Felix Corley(2020/02/05)*Donbas: Luhansk: No gas, electricity, water for unregistered communities*, Forum 18 <http://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2540> (accessed:2020/06/07).

³¹⁹ Ibid.

³²⁰ Ibid.

³²¹ Elizabeth A. Clark&DmytroVovk:p.207.

³²² Евгений Солонина (2018/10/10)«Не аннексирован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Крыму, Крым. Реалии <<https://ru.krymr.com/a/neanneksirovannaya-tserkov-v-krymu/29535969.html>> (accessed:2020/06/03).

亞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的領導人 Kliment 表示，截至 2018 為止，原有運作的 15 個教區僅剩 9 個；³²³ 亦或是當局動用法律強制令，2016 年迫使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於辛菲洛普搬離原有具標誌性的聖徒弗拉基米爾大公和奧爾加大公夫人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Saints Prince Vladimir and Princess Olga)，³²⁴ 並迫使其教會活動轉向地下化等措施，皆凸顯俄羅斯當局為打擊當地親烏派勢力不遺餘力，也顯示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於克里米亞當地的勢力佔有絕對主宰的地位。



³²³ Elizabeth A. Clark&DmytroVovk:p.207.

³²⁴ Ibid.

第四節 小結

綜觀地理、歷史和文化層面上的視角探討，烏克蘭皆處於多方勢力相互角力的樞紐帶上，極大的程度上烏克蘭未來局勢變化將取決於各方勢力的消長所影響。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作所延伸出跨國界管理及神學歸屬的問題，成為當今教會爭議的主要來源。由於克里姆林宮當局及俄羅斯東正教會聯手進行「價值觀計劃」(values project)之拓展，因此將身份認同問題延伸自俄羅斯國界外³²⁵，展現如過往帝俄時期般的「同化政策」³²⁶，強化兩者間的民族認同感。此外俄羅斯也利用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及當地的反歐盟勢力，作為說服當地烏克蘭人民接受新歐亞主義的價值，未來俄羅斯世界觀之發展和教會展現的政治表態，將成為牽動烏克蘭政局變化的因素所在。

學者 John Biersack 和 Shannon O'Lear 認為宗教因素無法完全與地緣政治分離。³²⁷ 俄羅斯對烏克蘭政策中的宗教因素中，主要構成三點因素：身分的形成 (Identity-formation)，包含信仰、教會與國家，合法性 (legitimization)，如何合理化的介入政治事務及宗教分裂裡 (烏克蘭內部的教會衝突)；動員 (mobilization)，例如表達反對烏克蘭正教會獨立之態度；以及維持政治影響力之工具。克里姆林宮當局藉由俄羅斯東正教會，作為其介入烏克蘭內政以及保護國界上之重要利益

³²⁵ Elizabeth A. Clark & Dmytro Vovk: p.234.

³²⁶ 同化主義 (assimilationist)，即由“assimilation”一詞延伸而來。指一國以國族或主體民族的優勢文化強制弱勢民族或部族集團接受自己傳統文化的一種思想或理論。同化 (nationalization / assimilation) 政策，指一國或政府根據同化主義和文明輸出理論制定出一系列政策。

華人百科 <

<https://www.itsfun.com.tw/%E5%90%8C%E5%8C%96%E4%B8%BB%E7%BE%A9/wiki-7387917-8415796> > (參閱日期: 2020 年 7 月 8 日)。

³²⁷ John Biersack & Shannon O'Lear, “The geopolitics of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narratives, identity, silences, and energ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5 Vol. 55, No. 3, p.252.

(例如:烏東頓巴斯地區、克里米亞)。³²⁸透過混合戰及法理獲得正當性的形式,將侵占領土的行為合理化,未來克里姆林宮當局是否將此經驗複製於烏東地區,仍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之一。

此外烏克蘭新科總統 Vladimir Zelensky 上任後表示,將延續前朝建立的烏克蘭教會獨立性。於總統就職演說中表明,烏克蘭正教會的前任領導人 Filaret 在教會中扮演支持國家重要的角色,並指出教會未來的目標為鞏固親烏派的勢力於烏克蘭境內。³²⁹

隨後烏克蘭境內掀起一波反俄的轉型正義風潮,其中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甚至被烏克蘭議會要求更名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Ukraine),主要目的為將其從烏克蘭認同與國族意識的架構中分離出來,但教會內部對於認同烏克蘭國族的絕大多數族群為非俄羅斯族信徒,³³⁰這成為執行上的盲點,將使俄羅斯於施展宗教外交於烏克蘭境內更為窒礙難行。

烏克蘭宗教自主作為前任烏克蘭總統 Poroshenko 選前的重要承諾,批評者質疑對 Poroshenko 政府時期,針對繼續效忠烏克蘭正教莫斯科牧首區的牧師及信眾利用公權力施壓;2018 年 12 月透過烏克蘭安全局向烏克蘭正教莫斯科牧首區將數位神父以「叛國罪」和「煽動宗教仇恨」進行調查;³³¹12 月 3 日烏克蘭警方和情報人員進入烏克蘭北部城鎮 Ovruch 的主要東正教大教堂進行搜查。俄羅

³²⁸ Alicja Curanovic:p.179.

³²⁹ УНІАН (2019/04/27)Зеленський вибачився за те, що назвав томос «термосом» – патріарх Філарет, <<https://www.unian.ua/politics/10533015-zelenskiy-vibachiv-sya-za-te-shcho-nazvav-tomos-termosom-patriarh-filaret.html>> (accessed:2020/05/22).

³³⁰ Lucian N. Leustean,&Vsevolod Samokhvalov “The Ukrainian National Church, Religious Diplomacy and the Conflict in Donbas”, *Journal of Orthodox Christian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2, 2019, p.223.

³³¹ Sabraayres, Mansur Mirovalev,(2018/12/15)*Ukraine Orthodox leaders approve break with Russian church*,Los Angeles Times <<https://www.latimes.com/world/la-fg-ukraine-russia-orthodox-church-20181215-story.html>> (accessed:2020/05/22).

斯東正教會於烏克蘭發言人大主教 Kliment 表示，烏克蘭安全局迫使神職人員參加非法的理事會（指 12 月 15 日在聖索菲雅大教堂舉行的閉門會議，89 名忠於莫斯科牧首區的代表皆未出席）。³³²諷刺的是上述案例可以理解烏克蘭當局對待莫斯科牧首區的態度，與頓巴斯地區當地政府對待非烏克蘭莫斯科牧首區的強制舉動，如出一轍。烏克蘭未來教會的發展走向完全取決於當局反俄與否的政治傾向，雖然主張國族主義的烏克蘭正教會聲勢高漲，但短期仍難以輕易撼動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於烏東地區保持穩固之基礎。烏東地區的紛亂局面是否能有效整合，仍仰賴日後明斯克協定的後續的進展，仍是地緣政治問題難解的習題之一。



³³² Ibid.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宗旨欲透過探究俄羅斯公共外交中的宗教軟實力——俄羅斯東正教會在國際社會上的實踐以及與俄羅斯外交手段實施上的交互配合運用，兩者間所造成之影響，如何彰顯該區域內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並透過個案研究法探究俄羅斯東正教會於烏克蘭當地勢力的消長及影響力。

政教關係自俄羅斯沙皇時期即保持著緊密的合作模式，東正教信仰自始深植於人民心中。雖曾經過前蘇聯初期高唱無神論信仰，極度想將宗教根除於民心的階段。爾後政府體認出東正教會於社會的強大影響力而作罷，二戰期間更利用東正教會成為凝聚愛國主義及國家政令宣傳的有利工具。隨後 1960 年代掀起新一波的宗教鎮壓風潮，迫於政治因素教會處處受制，俄羅斯東正教會發展進入黑暗時期轉向地下發展。

直至 1980 年代 Gorbachev 的公開化政策的推波助燃下，開啟蘇聯各方面的改革風潮，宗教政策的束縛也逐步鬆綁，1990 年新版《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法》，成為宗教自由化的指標。惟此時期的宗教改革僅為階段性的開放，特定領域的權益，如宗教教育及宗教參與政治事務仍受限制。Yeltsin 時期雖接續前任宗教自由化的政策方針，但宗教自由化的方向傾向獨厚俄羅斯東正教會，頗有呈現「罷黜百家，獨尊東正教會」之態勢。此時期政教呈現「魚水互幫」的局面，也凸顯 Yeltsin 極須仰賴俄羅斯東正教勢力於相關政策上之支持，如：1994 年車臣戰爭、1997 年總統大選。克里姆林宮當局則是透過 1997 年宗教組織法的修憲，維護俄羅斯東正教會之各項權利。俄羅斯東正教會從此重新奠定在社會上的地位，更成為一股難以輕易撼動的社會勢力。

Putin 上任後首要面對課題為，蘇聯瓦解後意識形態留下的真空狀態，為此須鞏固國內的支持度；對外則須面對來自歐美勢力來犯的挑釁，採取類似二戰時期做法，藉由東正教會之影響，喚醒俄羅斯人民的國族意識，搭配以反美勢力為主張的俄羅斯例外論及自身形象的塑造，建立長期統治的正當性。此時期放大俄羅斯東正教會的角色定位，不僅扮演內政的扶助角色，也成為不可忽視的外交助力。

俄羅斯公共外交的發展策略，以官方與民間組織合作，形成主要之架構模式，其中推行的領域包含：媒體(RT、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網路、俄語教育(俄羅斯世界基金會)、宗教(俄羅斯東正教會)、藝文、體育等於全球佈局，目標為提升俄羅斯於國際社會的正面形象及消除西方媒體長期對俄羅斯產生之誤解。

在國際外交關係的實踐上，宗教軟實力的展現，透過俄羅斯東正教會於全球影響力，作為俄羅斯當局的海外意識形態的宣傳大使，凝聚全球保守的文明、反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東正教會信仰等力量。藉由區域國際紛爭調解任務(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道救援的任務(敘利亞及烏東地區)等作為，不僅為俄羅斯包裝美化外交形象，為改善正式外交活動奠下良好的基石。

基於烏克蘭在被視為大國於歐亞地緣政治角力下的棋子，本文第四章則以歷史、地緣政治、宗教及經濟視角，深入探討俄烏長期形成的糾結與紛爭。探討烏克蘭危機問題不外乎圍繞著宗教、民族以及語言等議題，而外部因素則為俄羅斯介入的程度。近年所引發的政局更迭事件(如：2013 年親歐獨立廣場起義、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烏東衝突等)，將加深兩造關係的裂縫。俄烏兩大教會的主導競爭也更為明顯，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作為親俄派勢力，俄羅斯則利用此

教會資源，進行宣傳 Putin 的俄羅斯世界之理念，藉此使烏克蘭人民接受 Putin 的新歐亞主義及新俄羅斯的觀點，不僅作為俄羅斯施展「同化主義」的依據所在，也促使俄羅斯國族身分認同於烏克蘭地區的延續，但自 2014 年後，不但整體東正教會的信眾逐年減少，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支持度銳減亦然，反映出烏克蘭國族主義勢力的逐漸抬頭；相對於烏克蘭正教會在國內的聲勢看漲，相形之下削弱俄羅斯的宗教外交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未來烏克蘭當局政權的政治傾向及教會政治表態，將成為俄烏關係牽動走向的實質關鍵因素。

Putin 曾表示：「蘇聯解體為 20 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這也為烏克蘭危機的發生埋下伏筆，為此提出新歐亞主義，以俄羅斯為主導重整的地緣政治上的秩序。新歐亞主義的領銜人物為前莫斯科國立大學教授 Alexander Dugin，他提倡多極化世界，認為以俄羅斯為首的歐亞勢力要捍衛集體主義等傳統價值，反對倡導自由主義為主西方勢力以「普世價值觀」所形成的霸權體系。然而在烏克蘭危機的催化下，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因欠缺烏克蘭的參與，使俄羅斯整合歐亞勢力道路上充滿變數。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Zbigniew Brzezinski 曾表示：「若無烏克蘭之存在，俄羅斯將不再是完整的歐亞帝國。」充分表達出烏克蘭於歐亞地位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按 John Biersack 和 Shannon O'Lear 認為宗教因素無法完全與地緣政治分離之論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外交手段藉宗教因素如身分認同(信仰、教會與國家)、合法介入政治事務(烏東頓巴斯地區、克里米亞)及宗教紛爭解決(烏克蘭內部的教會衝突)等理由，當局克里姆林宮當局藉由保民義舉的名義及混合戰形式，法理獲得正當性(克里米亞公投)，將侵佔領土的行為合理化，亦透過動員形式表達反對烏克蘭正教會獨立之態度。而未來俄羅斯是否將克里米亞經驗複製於烏東地區，亦成為影響俄烏關係發展的重要因子。

近年烏克蘭總統 Vladimir Zelensky 任內將承諾延續 Petro Poroshenko 時期所建立的烏克蘭教會獨立性，並大力支持本土派烏克蘭正教會勢力，作為鞏固親烏派勢力的來源。然而其任內是否將複製 Poroshenko 任內動用公權力向烏克蘭莫斯科牧首區反撲的行為至為關鍵。隨後於烏克蘭境內掀起一波反俄的轉型正義風潮下，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甚至被要求更名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此舉將激化教徒在俄烏國族認同問題上的對立，勢必將成為俄羅斯於烏克蘭施展宗教外交的情勢上更為艱難。烏克蘭當局對於俄羅斯的立場態度軟硬與否，將決定未來兩造教會紛爭火花的大小。雖然近期主張國族主義的烏克蘭正教會聲勢高漲，但短期仍難以輕易撼動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於烏東地區保持穩固之基礎。站在地緣視角而言，烏東地區作為當代版的「巴爾幹火藥庫」，明斯克協定的後續發展，視為烏東地區的紛亂局面是否能和平落幕的關鍵因素，Putin 的俄羅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在角色扮演上，能否帶給烏東地區實質的和平(мир)，相信仍是未來仍要努力的方向。

就本文的研究途徑中的公共外交理論，進而檢視現階段俄羅斯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其中 Henriskson 所提及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分別以協和、圍堵、滲透、擴張、轉型的方式進行。俄羅斯利用協和手段，喚醒俄烏民族情感的歷史連結(語言、宗教及民族)，透過圍堵形式:如 2014 年克里米亞及烏東衝突，形成對北約及歐盟所進行的反制作業，進而於國外建立穩定的信賴基礎，公私部門並行採取滲透的手段，運用國際廣播(RT)、教育與文化交流(俄羅斯世界基金會)、新型網路技術(資訊戰)，進而達成擴張階段任務，最終目的為宣傳意識形態(俄羅斯世界)。然而俄羅斯於擴張領域僅限意識形態層面，無法擴展至經濟(歐亞經濟聯盟成效有限)及其他層面，過於片斷化，無法有效串連。此外俄羅斯於轉型階段仍有極大改善的空間。尤其未來在俄烏衝突僵局的問題處理上，是否能在正式外交手段上搭配使用更為靈活的軟實力形式，進而達成維持和平發展的進程。若以更

為宏觀的數據及歷史視野來探究宗教軟實力在俄羅斯公共外交的角色扮演，不難發現有其發展限制如下：

一、宗教人口比例不足

根據統計顯示，將近 3 億的東正教會信仰人口僅佔世界人口 2%；相較於其他主流宗教如：天主教 23%、伊斯蘭教 18%，甚至低於 7% 的佛教人口，信徒比例明顯偏低，嚴格來說東正教會屬於少數宗教民族甚至被歸類為廣義基督教的分支。

二、民族教會

東正教會與其他主流宗教相比，雖同樣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為背景，但非難以輕易以政治或地理邊境將以區分，東正教會作為民族的延續，因此於發展上，呈現過度侷限某些特定區域及民族，宗教與民族的黏著性過於強烈。在國際社會施展宗教軟實力的過程中，無法有效突破該制約上的條件限制。

在外部條件的催化下，人們的信仰處於較為艱困的環境，如世界秩序的崩壞、資源分配不均、自然環境變遷、戰爭飢荒甚至國際景氣低迷等方面，將加深彼此相同民族間的連繫，此時信徒對宗教的連結將削弱政治對信徒的影響力。

三、宗教軟實力包裝硬實力

俄羅斯藉教會的名義行地緣政治外交目的時，不僅難以信服於國際社會，過度的使用教會手段來處理地緣政治問題，對東正教會的長期發展反而不利；另外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與烏克蘭正教會相互以政治角力削弱對方的存在，極易無形中形成惡性循環，破壞宗教本以奉和平為主旨的初衷，宗教原為外交形象

的加分項目，若執行過當則本末倒置。就宗教整體的角度而言，絕大部分宗教的目的為宣傳和平為宗旨做出發點，或許更能擴大國際外交上的話語權，但以宗教操作行非正當目的性的外交實踐，反而受到道德上的限制，尤其寄望影響力觸及全球有一定之難度，容易適得其反。

筆者認為現階段俄羅斯宗教外交對烏克蘭影響力逐漸式微，主因來自於 2013 年親歐獨立廣場事件中，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內部形成國家與教會認同的矛盾，反映對事件處理模擬兩可的態度，隨後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以及烏東衝突的爆發，促使烏克蘭人民產生不安定的亡國意識。2019 年烏克蘭教會獲得獨立事件的背後，由親烏派勢力將反俄情緒下的國族意識與教會獨立議題進行綑綁，進而導致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信仰人口逐年下降。進而說明人民對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不信任。

以外部整體的因素探討，當今外在環境因素仍持續維持艱困的情況時，人民相對增加宗教信仰的寄託層面，減少對政治與外交層面的關注度。在研究的過程中，少有文章談及東正教會於經濟議題著墨的部分，筆者認為往後俄羅斯東正教會若能加強經濟議題上之合作，利用俄羅斯深厚的歷史文化作為背景，激發宗教文化產業的觀光價值，並廣為宣傳海外。如金環(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地區的東正教教堂及歷史古城，結合當地傳統風情的文化之旅，形成旅遊及宗教聖地的結合，不僅能促進地方經濟產業的活絡，方可為俄羅斯公共外交層面開啟另一扇窗。此外本篇論文多以二手資料文獻佐證，實因時空因素之限制，若能增加田野調查方面的資料，獲得烏克蘭當地東正教會信徒的第一手資料，方能彌補本研究在此方面的缺失。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書籍

Bautzmann, Alexis 著，嚴慧瑩、陳郁雯譯，《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新北市：野人文化，2019，頁 36-37。

Brzezinski, Zbigniew 著，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Bulgakov, Sergei 著，徐風林譯，《東正教—教會學說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Gorbachev, Mikhail 著，陸宗璇 譯，《大翻修》，台北：黎明文化，1987 年。

Huntington, Samuel 著，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

Kumar, Ranjit 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研究方法：步驟學習指南》，台北：學富文化，2000 年。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允晨文化，2009 年 4 月。

胡逢瑛、吳飛，《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下普丁時代的再造》，台北：時報文化，2016 年 7 月。

陳志敏、肖佳靈、趙可金，《當代外交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張雅平，《東正教與俄羅斯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葉至誠、葉立誠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1999 年。

段昌國，《俄國史》，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與國家（191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楊翠紅，《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關係研究（9～18 世紀）》，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 年。

樂峰，《東正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二） 期刊

王崑義，〈非傳統安全與台灣軍事戰略的變革〉，《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 期（2010 年），頁 1-43。

王慶平，〈文明衝突視角下的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研究〉，《西伯利亞研究》，第 39 卷 第 6 期（2012 年 12 月），頁 36-41。

李英玉，〈歐亞空間視域下的俄羅斯文化特徵〉，《學術交流》，第 4 期（2010 年 4 月），頁 199-202。

沈影，〈試析東正教在俄羅斯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西伯利亞研究》，第 1 期 36 卷（2009 年 2 月），頁 17-19。

周甘逢，〈歷史研究法〉，《教育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第 4 期（1995）：頁 79-94。

林精華，〈無處不在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分析〉，《俄羅斯研究》第 165 卷第 5 期（2010），頁 108-127。

徐以驊，〈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國際問題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

(2010)，頁 44-49。

涂怡超、趙可金，〈宗教外交及其運行機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

(2009)，頁 48-56。

張百春，〈俄羅斯東正教經濟的特點及其問題〉，《世界宗教文化》第 4 期

2010 年，頁 1。

趙鴻燕、劉超，〈俄羅斯公共外交的傳播瓶頸與未來發展路徑〉，《國際問題

研究》，第 4 期(2013 年)，113-127 頁。

劉中民，〈國際關係理論變革視野下的宗教與外交〉，《國際觀察》第 72 卷

第 4 期(2017)，頁 72-86。

魏百谷，〈烏克蘭與俄羅斯經貿關係的變遷與展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8 卷 第 3 期(2012 年)，頁 99-117。

魏熊生、汪寧，〈俄羅斯對敘利亞政策中的東正教因素〉，《俄羅斯研究》，

第 1 期(2020 年)，頁 63-88。

(三) 網路資料

三十年戰爭，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history/9a4q9j.html>〉(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國家教育研究院》

2000 年 12 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1235/>〉(參閱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同化政策〈

<https://www.itsfun.com.tw/%E5%90%8C%E5%8C%96%E4%B8%BB%E7%B%E%A9/wiki-7387917-8415796>〉(參閱日期:2020 年 7 月 8 日)。

列寧:〈社會主義和宗教〉〈

<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ChinaReligiousPolicy/LeninSocialismNReligion.htm>> (參閱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俄羅斯文化戰略評析，汪寧、韋進深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81135270-1.htm>> (參閱日期:2020 年 5 月 26 日)。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http://big5.sputniknews.cn/>> (參閱日期:2020 年 5 月 23 日)。

神學辭典，559 聖事

<<http://www.apostles.tw/dict/m/dict32m/T559.htm>> (參閱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烏克蘭危機歷史背景解讀：三大問題影響俄烏關係，2015 年 2 月 9 日，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world/b4g4xm.html>> (參閱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楊凱，〈國際關係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環球每日頭條》2016 年 6 月 6 日，<<https://kknews.cc/world/anpzav.html>> (參閱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蕭永倫，〈什麼是東正教？〉，《見證雜誌》Vol. 45 No.444，2015 年
<http://verbiestfoundation.org/edcontent_d.php?lang=tw&tb=6&id=2394> (參閱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BBC，羅馬教宗與俄國東正教宗主教歷史會晤，2016 年 2 月 12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2/160212_pope_russian_patriarch_meet> (參閱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四) 學位論文

荊喜雙，《史達林時期蘇聯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關係問題之初探(1924-1953年)》，(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06年)。

黃雅芳，《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前後政教關係之探討(1985年至1997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1998年)。

(五) 報紙

胡逢瑛，〈俄公共外交為何受青睞〉，2015年8月17日，《國際金融報》，
<http://paper.people.com.cn/gjrb/html/2015/8/17/content_1599523.htm>。
(參閱日期:2019年12月30日)

三、 英文部分：

(一) 專書

Anderson, John, *Religion state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uccessor stat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Clark, Elizabeth & Vovk, Dmytro, *Religion During the Russian Ukrainian Conflict*, (New York:Routledge,2020).

Curanovic, Alicja, *Religious factor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Routledge,2012).

Fox, Jonathan and Sandler, Shmuel, *Br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Hayes, Jarrod ,*Constructing National Security: U.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Henrikson ,Alan K, *What can Public Diplomacy Achieve ?* ,(Nederland: Desiree Davidse,2006).

Jowett, G. S., & O'Donnell, V,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5th ed.)*, (CA: Sage,2012).

M Thomas, Scott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

Melville, Andrei & W. Lapidus , Gail , *The Glasnost Paper: Voices on Reform from Moscow*, (Oxford: Westview Press,1990).

Nye, Joseph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4).

Ryall, David,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 Transnational Acto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Sherr ,James & Kullamaa, Kaarel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Faith, Power And Conquest*, (Talli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2019).

Torrón, Javier Martínez & Durham ,W. Cole, Jr ,*Religion and the Secular State*,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w and Religion Studie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2010).

W. Said ,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93).

Gorbachev, Mikhail, *Perestroika -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ll,1987).

Wijermars, Mariëlle ,*Memor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Television , cinema and the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2019).

(二) 期刊

- Blank ,Stephen(2013)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as Domestic Counterinsurgency”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ume 35, Issue 1,pp.31-44.
- Biersack ,John & O’Lear, Shannon(2015)” The Geopolitics of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narratives, identity, silences, and energ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 Vol. 55, No. 3, pp.247–269.
- Bogomolov ,Alexander & Lytvynenko ,Oleksandr (2012)“A Ghost in the Mirror: Russian Soft Power in Ukrain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pp.1-16.
- B. Çevik ,Senem(2018)“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Public Diplomacy of Rising and Regional Powers”,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ume 3, Issue 3,pp.7-15.
- B. Payne, Keith & S. Foster ,John (2017)” Russian strategy Expansion, crisis and conflict”,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6 No.1,pp.1-89.
- Curanovic, Alicja (2019)“Russia’s Mission in the World-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ume 66, Issue 4,pp. 253-267.
- Ćwiek-Karpowicz, Jarosław(2012)“Limits to R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Post-Soviet Area“, *DGAP analyze* ,July N° 8,pp.1-11.
- Eisenhardt, Kathleen M.(1989)“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4 ,pp.532-550.
- Goskova , Marina(2004)“The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ussia“, *JSRI*,No.7,pp.111-122.
- Hesli, Vickil &Erdem, Ebru & Resinger, William & Miller , Arthur (1998)“The

Patriarch and the President: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pp.42-72.

Hudson, Victoria (2018) “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as a potential 'tool' of the Russian soft power in the wake of Ukraine’s 2013 Euromaidan ” *Europe-Asia Studies*, Vol.70, No.9, pp. 1355-1380.

Humphreys ,Brendan (2016) “Russian Exceptional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Vol. 12, No. 1,24, pp.9-20.

Keir, Giles(2016) “Russia’s ‘New’ Tools for Confronting the West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Moscow’s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pp.1-73.

Kragh ,Martin (2017) “Russia’s strategy for influence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and active measures: the Swedish cas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ume 40, Issue 6, pp. 773-816.

Laruelle, Marlene(2012) “Larger, Higher, Farther North ... Geographical Meta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in Russi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3, No. 5, pp.557–574.

Leustean, Lucian N. & Samokhvalov, Vsevolod(2019) “The Ukrainian National Church, Religious Diplomacy and the Conflict in Donbas”, *Journal of Orthodox Christian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2, pp.199-224.

Lutsevych ,Orysia(2016) “Agents of the Russian World Proxy Groups in the Contested Neighborhood”, *Chatham House*, pp.1-45.

Mitrokhin, Nikolay(2009)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76, No.1, pp.289-319.

O’Loughlina, John, Toalb, Gerard and Kolosovc, Vladimir(2016) ” The rise and fall of "Novorossiia": examining support for a separatist geopolitical imaginary in southeast Ukrain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pp1-.31.

O. Slobodchikoff , Michael & Davis ,G. Douglas(2017) “Roots of Russian Soft Power :Rethinking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Russia*, Vol.8 No.2,pp.19-36.

Ponomariov , Alexander (2019)“Ukrainian Church Autocephaly: The Redrawing of the Religious Borders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231,pp.1-19.

Rutland, Peter & Kazantsev, Andrei(2016)“The limits of Russia’s ‘soft power’,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ume 9 ,pp.395-413.

Simons, Greg (2014)“Russia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Structure, means and message” *Elsevier*, 40,pp.440-449.

Swidler,Ann (1986)“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51,pp.273-286.

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12)“Challenging America: How Russia,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Use Public Diplomacy to Compete with the U.S.”, *BackGrounder*,pp.1-15.

Wilson , Andrew (2016)“The Donbas in 2014: Explaining Civil Conflict Perhaps, but not Civil War”,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8, No. 4, pp. 631–652.

(2017)“The Effect of Company Seizures and Trade Suspension in Donbas”, *Newsletter*, German Advisory Group Ukraine , No. 106 ,pp.1-2.

(三) 官方文件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Ukraine: Religion and (geo-)politics Orthodox split weakens Russia's influence“,Feb.2019,pp.1-8.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Nov 16 2019 to Feb 15 2020,pp.1-46.

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 Jun 15, 2014,pp.1-58.

(四) 研討會文章

Galina Petrenko,“Influenc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n Russia’s Foreign Policy”4th ECP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Bremen : Bremen ,4-6 July 2012) ,pp.1-17.

(五) 網路資料

Amid Russia Tensions, Ukraine Moves Toward Separate Church

〈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5/world/europe/russia-ukraine-orthodox-church.html> 〉 (accessed:2020/05/22).

As more Ukrainians choose Kyiv Patriarchate, push intensifies for unified national Orthodox church 〈 <https://www.kyivpost.com/article/content/ukraine-politics/divided-by-politics-orthodox-church-fails-to-unite-ukrainian-people-417077.html> 〉 (accessed:2019/01/04).

Boris Yeltsin buried after Orthodox Christian Service.

〈 <https://www.nytimes.com/2007/04/25/world/europe/25iht-yeltsin.4.5436531.html> 〉 (accessed:2020/03/08).

Catholicos

〈 <https://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Katolikos> 〉

(accessed:2020/05/26).

Church diplomacy: Kyiv between Moscow and Constantinople

〈 <https://uacrisis.org/en/68128-kirchen-diplomatie> 〉 (accessed:2020/05/21).

Crescent Under the Cross: Shamil Basaev 's Orthodox Enemy, Andrew

McGregor, North 〈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rescent-under-the-cross-shamil-basaevs-orthodox-enemy-2> 〉 (accessed:2020/03/12).

Cuba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share values and a longing for justice

〈 <http://en.granma.cu/mundo/2019-10-30/cuba-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share-values-and-a-longing-for-justice> 〉 (accessed:2020/07/13).

Digital diplomacy: Threat or opportunity?

〈 https://www.rbth.com/international/2013/03/14/digital_diplomacy_threat_or_opportunity_23865.html 〉 (accessed:2020/05/23).

Donbas in Flames—Guide to the conflict zone

〈 https://prometheus.ngo/wpcontent/uploads/2017/04/Donbas_v_Ogni_ENG_web_1-4.pdf 〉 (accessed:2020/06/04).

Donbas: Luhansk: No gas, electricity, water for unregistered communities

〈 http://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2540 〉

(accessed:2020/06/07).

Eastern Ukraine: A Dangerous Winter

〈 <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eastern-europe/ukraine/eastern-ukraine-dangerous-winter> 〉 (accessed:2020/06/04).

Everyth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Minsk peace deal, but were afraid to ask

〈 <http://euromaidanpress.com/minsk-agreements-faq/> 〉 (accessed:2020/06/04).

Evidence Grows of Russian Orthodox Clergy's Aiding Ukraine Rebels

〈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07/world/europe/evidence-grows-of->

russian-orthodox-clergys-aiding-ukraine-rebels.html?_r=0 〉

(accessed:2020/05/26).

Evolving Expectations :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 <https://www.iwm.at/transit-online/evolving-expectations/> 〉

(accessed:2020/06/19).

Expressions of “Russian exceptionalism”: a historical continuity?, Doing History in Public 〉 <https://doinghistoryinpublic.org/2018/04/03/expressions-of-russian-exceptionalism-a-historical-continuity/> 〉 (accessed:2020/03/19).

Fact Sheet: What i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 <https://www.evnreport.com/understanding-the-region/fact-sheet-what-is-the-eurasian-economic-union> 〉 (accessed:2020/06/02).

Historic unification of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8-12-17/historic-unification-ukrainian-orthodox-church> 〉 (accessed:2020/05/20).

How Moscow hijacked the history of Kyivan Rus

〉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4/05/14/how-moscow-hijacked-the-history-of-kyivan-rus/> 〉 (accessed:2020/05/28).

How Putin Uses Russian Orthodoxy to Grow His Empire

〉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commentary/how-putin-uses-russian-orthodoxy-grow-his-empire> 〉 (accessed:2020/05/19).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Ukraine features: The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revival of Ukrainian Orthodoxy in the 20th century

〉 <https://ukrainianvancouver.com/internet-encyclopedia-of-ukraine-features-the-ukrainian-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and-the-revival-of-ukrainian-orthodoxy-in-the-20th-century/> 〉 (accessed:2020/05/28).

Invigorating Russia's Foreign Policy

〈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invigorating-russias-foreign-policy/> 〉
(accessed:2020/05/23).

Irking U.S., Yeltsin Signs Law Protecting Orthodox Church.

〈 <https://www.nytimes.com/1997/09/27/world/irking-us-yeltsin-signs-law-protecting-orthodox-church.html> 〉 (accessed:2020/02/22).

Ivan Ilyin: A Fashionable Fascist.

〈 <https://www.ridl.io/en/ivan-ilyin-a-fashionable-fascist/> 〉
(accessed:2020/07/29).

Keston News Service No. 277

〈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54183/rec/1> 〉 (accessed:2020/02/17).

Keston News Service No.289

〈 <http://digitalcollections.baylor.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keston/id/54493/rec/1> 〉 (accessed:2020/02/18).

Ketchum

〈 <https://prcouncil.net/firm/ketchum/> 〉 (accessed:2020/05/15).

Ky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http://www.kiis.com.ua/?lang=eng&cat=reports&id=678&page=1> 〉
(accessed:2020/12/20).

Language law comes into force in Ukraine

〈 <https://www.kyivpost.com/article/content/language-bill/language-law-comes-into-force-in-ukraine-311340.html> 〉 (accessed:2020/05/18).

Leaders Discuss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Kerry Expresses 'Strong Concern'

〈 <https://www.rferl.org/a/nagorno-karabakh-/26567727.html> 〉
(accessed:2020/06/12).

"Little green men" or "Russian invaders"?

〈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532154> 〉 (accessed:2020/05/16).

Majority of Orthodox believers in Ukraine identify with Ukrainian church, new

poll shows 〈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9/02/03/majority-of-orthodox-](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9/02/03/majority-of-orthodox-believers-in-ukraine-identify-with-ukrainian-church-new-poll-shows/)

[believers-in-ukraine-identify-with-ukrainian-church-new-poll-shows/](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9/02/03/majority-of-orthodox-believers-in-ukraine-identify-with-ukrainian-church-new-poll-shows/) 〉

(accessed:2020/05/24).

Moscow Draws a Religious Line in the Sand in Ukraine

〈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moscow-draws-a-religious-line-in-the-sand-in-ukraine/#.U_AYEFYk_1p 〉 (accessed:2020/05/16).

National PACE Association

〈 <https://www.npaonline.org/pace-you> 〉 (accessed:2020/05/24).

Nord Stream 2: Go-ahead for Russian gas pipeline angers Ukraine

〈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247793> 〉 (accessed:2020/06/07).

'Novorossiya,' the latest historical concept to worry about in Ukraine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4/18/understan-
ding-novorossiya-the-latest-historical-concept-to-get-worried-about-in-
ukraine/](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4/18/understanding-novorossiya-the-latest-historical-concept-to-get-worried-about-in-ukraine/) 〉 (accessed:2020/06/10).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receives Tomos of Autocephaly

〈 [https://ucc.ca/2019/01/06/orthodox-church-of-ukraine-receives-tomos-of-
autocephaly/](https://ucc.ca/2019/01/06/orthodox-church-of-ukraine-receives-tomos-of-autocephaly/) 〉 (accessed:2020/01/03).

Patriarch Kirill meets with Zakharchenko, Pasechnik and Medvedchuk

〈 <https://mospat.ru/en/2017/12/25/news155097/> 〉 (accessed:2020/05/22).

Perestroika: Reform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1733045> 〉 (accessed:2020/02/17).

Plausible Deniability

〈 <https://politicaldictionary.com/words/plausible-deniability/> 〉

(accessed:2020/05/04).

Prayers Answered?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Marks One Year Of Independence From Moscow

〈 <https://www.rferl.org/a/ukrainian-orthodox-church-marks-one-year-of-independence-from-moscow/30393633.html> 〉 (accessed:2020/08/07).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 <https://www.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public-diplomacy-gullion-evolution-phrase> 〉 (accessed:2020/05/15).

Putin Revives Russian Exceptionalism

〈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3/09/26/putin-revives-russian-exceptionalism-a28048> 〉 (accessed:2020/08/04).

Putin's Approval Rating

〈 <https://www.levada.ru/en/ratings/> 〉 (accessed:2020/05/23).

Putin's "Greater Novorossiia" – The Dismemberment of Ukraine

〈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4/05/putins-greater-novorossiia-the-dismemberment-of-ukraine/> 〉 (accessed:2020/05/20).

Religion in Pyongyang

〈 https://www.koreakonsult.com/Attraction_Pyongyang_religion_eng.html 〉 (accessed:2020/07/28).

RT watched more than other major international news channels in major U.S. cities

〈 <https://www.rt.com/about-us/press-releases/rt-watched-major-international-news-channels-major-u-s-cities/> 〉 (accessed:2020/05/14).

Russia: How the battle with "religious extremism" began

〈 http://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1287 〉 (accessed:2020/03/26).

Russia: Information on the law "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us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act on religious minorities

〈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ab968.html> 〉 (accessed:2020/03/20).

Russia investing in soft power

〈 https://www.upi.com/Top_News/Special/2013/07/25/Russia-investing-in-soft-power/57361374760438/ 〉 (accessed:2020/04/16).

Russia is Weaponizing culture in CEE by creating a traditionalist “counter-

culture” 〈 <https://www.stopfake.org/en/russia-is-weaponizing-culture-in-cee-by-creating-a-traditionalist-counter-culture/> 〉 (accessed:2020/06/05).

Russia To Embrace Soft Power

〈 <https://www.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russia-embrace-soft-power> 〉
(assessed:2020/03/31).

Russia, Ukraine leaders sing church praises

〈 http://news.bbc.co.uk/2/hi/world/monitoring/media_reports/1462322.stm 〉
(accessed:2020/05/31).

Russian Orthodoxy and Politics in the Putin Era

〈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2/09/russian-orthodoxy-and-politics-in-putin-era-pub-67959> 〉 (accessed:2020/02/17).

Russian Soft Power Under Construction

〈 <https://www.e-ir.info/2013/02/14/russian-soft-power-under-construction/> 〉
(accessed:2020/05/23).

Russian's Foreign Polic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russias-foreign-policy-in-a-historical-perspective-2/> 〉 (accessed:2020/05/24).

Sheik-ul-Islam 〈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ot-sheik-ul-islam.htm> 〉 (accessed:2020/05/24).

Split between Ukrainian, Russian churches shows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1/14/split-between-ukrainian-russian-churches-shows-political-importance-of-orthodox-christianity/>〉
(accessed:2020/12/ 28).

The Donbas Conflict Opposing Interests and Narratives, Difficult Peace Process
〈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9RP05_fhs.pdf〉 (accessed:2020/06/04).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recogniz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rthodox metropolis of Kiev 〈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8-10-12/ecumenical-patriarchate-recognises-independence-orthodox-metropolis>〉
(accessed:2020/05/20).

The Geopolitics of faith : Religious soft power in Russian and U.S. foreign policy
〈 <https://berkleycenter.georgetown.edu/posts/the-geopolitics-of-faith-religious-soft-power-in-russian-and-u-s-foreign-policy>〉 (accessed:2020/01/01).

The Orthodox Churches and the 'Church War' in Ukraine
〈 <https://raamoprusland.nl/studenten/scripties/987-the-orthodox-churches-and-the-church-war-in-ukraine>〉 (accessed:2019/11/09).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olitical-role-russian-orthodox-church-97647>〉 (accessed:2020/02/27).

The Religious Diploma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ifrirnr12curanovicreligiousdiplomacyjune2012.pdf>〉 (accessed:2020/01/03).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Values In Russian Politics: The Case Of Hybrid Warfare
〈 <https://berkleycenter.georgetown.edu/posts/the-geopolitics-of-faith-religious-soft-power-in-russian-and-u-s-foreign-policy>〉 (accessed:2020/01/01).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epartment For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

〈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 〉 (accessed:2020/05/24).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Georgia, Armenia, Ukraine and Moldova

〈 <https://fpc.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10/1707.pdf> 〉 (accessed:2020/01/03).

Treaty of Jassy

〈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Treaty-of-Jassy> 〉 (accessed:2020/08/10).

Ukraine hits back at Russian TV onslaught

〈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546083> 〉 (accessed:2020/05/18).

Ukraine Orthodox leaders approve break with Russian church

〈 <https://www.latimes.com/world/la-fg-ukraine-russia-orthodox-church-20181215-story.html> 〉 (accessed:2020/05/22).

Ukraine Separatists Vow to Fight On as President Unveils

Ceasefire Plan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n/18/ukraine-president-ceasefire-plan-vladimir-putin> 〉 (accessed:2020/05/22).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ceases to exist

〈 <https://www.kyivpost.com/ukraine-politics/ukrainian-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ceases-to-exist.html> 〉 (accessed:2020/05/19).

“Ukrainian Orthodox Christians Formally Break From Russia”

〈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06/world/europe/orthodox-church-ukraine-russia.html> 〉 (accessed:2020/01/03).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Enthrones Epifaniy As Leader

〈 <https://www.rferl.org/a/ukrainian-orthodox-church-enthrones-epifaniy-as-leader/29748596.html> 〉 (accessed:2020/05/31).

(Un)Holy Alliance: Vladimir Put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Exceptionalism

〈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coyer/2015/05/21/unholy-alliance-vladimir-putin-and-the-russian-orthodox-church/#5d3b65ca27d5> 〉 (accessed:2020/01/03).

Unpacking Russia'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packing-russia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 (accessed:2020/05/15).

What is the “symphonia of powers”?

〈 <https://katehon.com/article/what-symphonia-powers> 〉 (accessed:2020/05/03).

Why Ukraine needs a free and recognized Orthodox Church

〈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8/05/18/hovorun-ukraine-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 〉 (accessed:2020/05/22).

Why Russia thinks it's exceptional

〈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russia-thinks-its-exceptional-85240> 〉
(accessed:2020/03/05).

Why Russia's soft power is too soft?

〈 <http://eng.globalaffairs.ru/redcol/Why-Russias-Soft-Power-Is-TooSoft-15845> 〉
(accessed:2020/05/15).

Works of Karl Marx 1843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critique-hpr/intro.htm> 〉
(accessed:2020/03/23).

30 Parishes of the UOC (MP) mov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Kyiv Patriarchate

〈 https://risu.org.ua/en/index/all_news/confessional/orthodox_relations/58421/ 〉
(accessed:2020/05/20).

四、 俄文部分：

(一) 書目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Бесы》 –Москва-Берлин: Директ-медия,2005.

(二) 網路資料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http://p2.patriarchia.ru/2016/02/02/1238671510/doklad_AS_2016.docx 〉

(accessed: 2020/03/28).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Клинский Лонгин вручил Президенту Исландии орден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http://mospat.ru/archive/2005/02/25795/> 〉 (accessed:2020/05/24).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етил кафедральный собор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в болгарской столице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352042.html> 〉 (accessed:2020/05/25).

Власти Мадрида передадут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участок земли под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храма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72660.html> 〉 (accessed:2020/05/25).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 <https://fom.ru/TSennosti/11587> 〉 (accessed:2020/05/10).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открытии III Ассамбле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928446.html> 〉 (accessed:2020/05/24).

*Доклад Местоблюстителя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Престола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и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Кирилла на Поместн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41724.html> 〉 (accessed: 2020/03/28).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на
Под Петербургом установили памятник Путину в образе рим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 <https://www.rbc.ru/rbcfreenews/55588fde9a794724dab003e3> 〉 (accessed:
2020/03/27).

Ереван предлагает Азербайджану и Карабаху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перемирие

〈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orthodoxy/?act=archive&div=8464> 〉
(accessed:2020/05/24).

*Запад вошёл в конфликт с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природой человека»: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в интервью RT*

〈 <https://russian.rt.com/russia/article/334313-patriarh-kirill-intervyu-rt> 〉
(accessed:2020/05/10).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ППО)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77177.html> 〉 (accessed:2020/05/26).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http://www.ng.ru/dipkurer/2013-03-04/9_concept.html 〉 (accessed:2020/12/20).

Межрелигиозный Совет СНГ

〈 <http://interreligious.ru/interreligious-council/> 〉 (accessed:2020/05/25).

«Не аннексирован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Крыму

〈 <https://ru.krymr.com/a/neanneksirovannaya-tserkov-v-krymu/29535969.html> 〉
(accessed:2020/06/03).

О влиянии РПЦ на разные сферы жизни страны

〈 <https://fom.ru/TSennosti/14371> 〉 (accessed:2020/05/10).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сири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 <https://www.ippo.ru/humanitarian/article/ot-rossiyskogo-naroda---siriyskomu-narodu-307312> 〉 (accessed:2020/05/25).

Открытие Всемирного саммита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Лиде

〈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682> 〉 (accessed:2020/05/25).

Портрет электоратов Ющенко и Януковича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3101945/http://www.analitik.org.ua/researches/archives/3dee44d0/41ecef0cad01e/> 〉 (accessed:2020/06/07).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у Украины Виктору Ющенко

〈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158> 〉 (accessed:2020/05/20).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В.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ников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во главе со Святейшим Патриархом Алексием

〈 <https://mospat.ru/archive/2004/10/7845/> 〉 (accessed:2020/05/25).

Президент утвердил новую редакцию Военной доктрины

〈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47334> 〉 (accessed:2020/05/27).

Протоиерей Андрей Новиков: «Если мы не остановим войну на Украине, она придет в Россию»

〈 <https://orthoview.ru/protoierej-andrej-novikov-esli-my-ne-ostanovim-voynu-na-ukraine-ona-pridet-v-rossiyu/> 〉 (accessed:2020/05/16).

"Ромир": РАН и РПЦ обогнал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в рейтинге доверия россиян

〈 <http://www.rosinform.ru/society/336224-vedomosti-ran-i-rpts-obognali-prezidenta-v-reytinge-doveriya-rossiyan/> 〉 (accessed: 2020/03/03).

РПЦ передала более \$1,3 млн дл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в Сирии

〈 <https://ria.ru/20130807/954925269.html> 〉 (accessed:2020/05/10).

Святейший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Кубы Мигелем Диас-Канелем Бермудесом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522340.html> 〉 (accessed:2020/08/06).

Совещание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
〈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902> 〉 (accessed:2020/05/10).

Состоялось XXIII заседание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МИД России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301181.html> 〉 (accessed:2020/05/25).

Состоялась трехсторонняя встреча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Духо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мусульман Кавказа шейх-уль-ислама Аллахишукюра Паши-заде и Католикоса всех армян Гарегина II
〈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148316.html> 〉 (accessed:2020/05/24).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5.12.2016 г. № 646
〈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60> 〉 (accessed:2020/05/27).

Утвержден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51129> 〉 (accessed:2020/05/27).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http://www.levada.ru/2016/02/19/tserkov-i-gosudarstvo-2/> 〉 (accessed: 2020/03/03).

Церковь и политики готов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в Карабахе
〈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buddhism/?act=archive&div=10059> 〉 (accessed:2020/05/24).

1 октября 1990 года № 1689-1

Союз С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закон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 <http://www.r-komitet.ru/vera/26.htm> 〉 (accessed: 2020/03/10).

四、烏克蘭文部分：

(一) 網路資料

Держава І Церква в Україні-2019: Підсумки Року І Перспективи Розвитку

Відносин 〈 http://razumkov.org.ua/uploads/article/2019_Religiya.pdf 〉

(accessed:2020/05/31).

Затверджено Наказ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и України від "29" березня 2017 р.

№ 260

〈 http://www.irs.in.u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829%3A1&catid=51%3Astats&Itemid=79&lang=ru 〉 (accessed:2020/06/01).

Зеленський вибачився за те, що назвав томос «термосом» – патріарх

Філарет

〈 <https://www.unian.ua/politics/10533015-zelenskiy-vibachivsya-za-te-shcho-nazvav-tomos-termosom-patriarh-filaret.html> 〉 (accessed:2020/05/22).